



名家小說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 名家小說目錄

## 上卷

雙杯記……………爛柯山人

西泠異簡記……………寂寞程生

孤雲傳……………白虛

## 中卷

說元室述聞……………茲

目錄

二

啁啾漫記……………匏夫

俠女記……………匏夫

下卷

絳紗記……………鸞

焚劍記……………鸞

女賊記……………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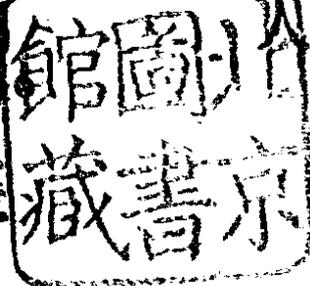
白絲巾……………談

孝感記……………談

雙秤記

# 雙枰記

爛柯山



叙一

何郎弱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枯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此予辛亥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章之一也。存者爲爛柯山人。歿者爲何靡施。今予不知何故。忽來江戶。爛柯山人持所造雙枰記來令予敘。作書者及此書主人。皆在予詩中。作詩之人亦復陷入書中。予讀既竟。國家社會過

去未來之無限悲傷。一一湧現於腦裏。今不具陳。人將謂予小題大做也。

十年前中國國民黨之零丁孤苦。豈不更甚於今日。當年咸以脆薄自傷。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如趙伯先、楊篤生、吳孟俠、陳星臺、何廉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雖奔走國事者遍海內外。吾輩迂儒之隱憂。得未少減。趙楊吳陳。不惜自戕。以勵薄俗。恐國人已忘其教訓。卽予亦墮落不堪。愧對亡友矣。靡施之死。殉情

邪。憤世邪。蓋未可偏執一見。其出於高尚之犧牲精神。非卑劣弱蟲所可議。其是非可斷言也。夫自殺者非必爲至高無上之行。惟求之吾貧劣庸懦之民。實屬難能而可貴。卽靡施之死。純爲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之用情者。旣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民族衰弱之徵。予讀雙杯記。固不獨爲亡友悲也。

泥城公校。固革命精神所充滿者也。靡施爲之魁。旋以內訌外患交逼而仆。其凌亂可憐之狀。不啻爲今日民黨寫一小

影靡施以一死解脫其無窮悲憤。誠無聊之極思。使靡施尙在其悲憤恐更甚於當年。豈復有解脫之善計。具此觀念而讀雙杯記。欲自制其同情之淚。末由也矣。

書中人之懷抱與境遇。既如上文所陳。而作書者之懷抱與境遇。亦欲以略告讀者。爛柯山人嘗以純白書生自勵。予亦以此許之。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

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爛柯山人之作此書。非標榜此義者也。而於此義有關係存焉。作書緣起。乃以代倭市之簫鬻於某氏擬設之。大江日報。功未竣而歐行。在歐復爲飢驅。大江報亦未出版。作者遂改鬻其稿於宛平某報。以前受某氏貲故。別造他文以易之。夫寒士賣文爲生。已爲天下至苦之境。而作者且以此因緣招天下無窮之謗。益可憐矣。悠悠之口。不必與較。所最悲者。與作者十餘載志同道合之楊篤生。亦因此以不想。

之辭加於作者。致爲他人所藉口。此作者之所痛心者歟。篤生性摯量狹。殷憂亂神。急不擇語。今日而提論及此。祇增作者懷舊之悲。他復何語。使褊狹社會。復因此推波助瀾。以造成專橫政治之結果。恐亦篤生之所痛心者歟。作者稱此書爲不祥之書。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敘此不祥之書。獻於不祥之社會。書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會不祥之痛苦。予不獲盡情痛哭道之者也。嗚呼。

民國三年九月日獨秀山民識於日本江戶

叙二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願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艷。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烟。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

鎮。翡。翠。以。爲。床。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  
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黎。花。雲。夢。燕。子。庵。中。淚。眼。  
更。誰。愁。似。我。小。剪。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  
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甲寅七月七日

爛柯山人曰。余記此事。乃不能詳其究竟。書中要人。或中道暴折。  
或莫知所終。今所得刺取入吾書者。僅於身歷耳聞而止。然小說  
者。人生之鏡也。使其鏡忠於寫照。則卽留人間一片影。此片影要  
有真價。吾書所記。直吾國婚制新舊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爲忠

實之鏡與否。一任讀者評之。

一日亭午。予在上海某新聞社之編輯室。與同社友獨秀山民。當窗理雜報。聞鈴聲。掣之。得郵筒一事。蓋此編輯室位於上階。排印室下階。上階窗沿有繩垂而下。繩之末端繫以竹囊。囊身綴一小銅鈴。不及於地者尺許。兩室稿件往還。卽以此囊爲遞役。時或郵書至者。僕人紀順性懶。或適紀順不在門。書落印書傭手。並恒納之囊。掣鈴相送。此時郵筒卽遵此法而得者也。書緘封甚固。無郵局捺印。知爲遺伴齎來。書致予友何靡施。字畫頗端秀。一望審爲。

女郎手跡書先入予手。獨秀瞥見之。嘆曰。吾見此種書東致靡施者屢矣。欲叩之。未得隙也。彼邇來顛顛殊異。曩昔吾早審其有關涉婦女之事。吾輩與彼厚。奚可不有以規之。余當時固不省獨秀何重視此事。顧曰。靡施何在。則頓憶其早膳後已他出矣。書既不獲遞。卽欲審所自來。而書面無朕兆。可驗閱。乃掣鈴呼紀順。將詢之來人。紀順言來人固柔復簡。比以何先生外出。無從得復。已令之歸矣。至書自何所來。未暇叩問。然此致書人來此頗矣。前約略聞之。若自榮平術也者。紀順言已自去。此件殊難驟得端兆。獨秀

卽以原書置之。柵加鍵焉。予二人治事如故。此癸卯冬間事也。何靡施者。余同學友。時擬渡日本習陸軍未就。余暫招之同寓者也。是乃吾書主人。理當鄭重敘其生平。且今以無端之艷束。予讀者疑團。尤不得不將前此所知於靡施者。一一紀之。以告讀者。靡施者閩產。銳穎絕逾恆輩。聞其幼時不樂塾課。喜隨市兒跳盪。以此軀幹發展。較學業有加久之。凡超距搏躍之術。靡所不習。膂力尤絕人。余與之同學。在上海泥城公校。是歲本校與同地某私塾約爲競技會。靡施以兩手反擊鐵槓。腰橫於空。首與足如衡之平。

此所需於臂力者甚鉅。而靡施更齒銜白巾。一同校生握巾而懸焉。如是者約十分鐘許。觀者舌撝。兩校生並皆失色。願靡施多力。宜粗鹵。不爲女子所好。而貌殊儁潔。望而知爲深於情者。兩膀絕闊。筋肉彌豐。而面龐清減。雅不與其體力相稱。凡聞靡施之聲者。及見之。輒謂不似。彼早歲去閩。曾一入天津水師學堂。修業綦三年。拳匪之亂。水師學生當編以備戰。未及發。而天津陷。同學星竄。靡施匿廁中。飛彈透壁。掠頂而過。然卒得出。走上海。尋入南洋公學。南洋公學者。彼時研求近世科學。規模宏闊之校也。靡施在天

津。治普通學久。操英語尤流達。入公學時。魁其曹。顧靡施姿高。不  
耐學。有時課績亦或疵劣。靡施良不措意。蓋其務外。自少小已然  
也。居頃之。公學解散。釁起於一墨水壺。此事於吾書爲支流之支。  
不贅錄。旋此中最高材者數人。發議創設學校。自教自育。靡施與  
焉。前公學監起居常州吳紫暉及總教浙江蔡民父。皆夙學通儒。  
雅得學生之望。至此亦欲舍去公學。寄示同情。靡施尤與此二君  
愜。遂從中斡旋。卒得二君提攜。所謂泥城公校者以立。退學在辛  
丑之冬。公學成立。則逾年之秋也。其間奔走庶務。號召同志。靡施

之力最多。靡施軀健神完。其才復能綜理微密。與人交必出肝膈。相示。而人亦樂以示之。是時也。人醉於共和論。願實行之者。厥惟此校。校中無監學無師無弟子之稱。共編校中人爲若干聯。每聯若干人。聯各置長。聯長由票舉。三月一更選。號曰聯法。教員由校中上級生自充。上級生則別就傳他校。不足亦復求益於外焉。方言理數之類。校中多素養深者。外益之師。如吳紫軍之學國文。蔡民父之教倫理。蘇州王肖堅之言名數。杭州章炎叔之講政治。皆妙絕一時。四方學者日益衆。翌年春。余亦自南京來會。震於其所。

聞也。初至。吳紫暉謂曰。此流氓會館。胡辱君來。余遜謝。且相視而笑。聞之者亦各笑。中有欹牆而立者一人。獨突予視線。身服玄色單衫。編髮如故。惟周遭淺者未薙。叢長寸許。知邇時風趨最尙削髮。否則付之不薙。薙且爲人笑。卽亦不怪。濃眉前橫。與朱唇相掩映。風采俊拔。予心儀之。退而詢知爲靡施。卽與納交。傾談甚曠。此人言不掩行。予亟許爲國士。此予識靡施之始也。願此後浸淫共和。權界漫滅。校友間恒有意見衝突之事。益以外間逼撥。愈不可支。其後有聖人遊歐洲著遊記。評議此校。謂學生服粗野而行暴。

亂。革命成。且爲法蘭西山岳黨。當時受禍。此種議論。是否亦與有力。今並不暇推校。惟粗野暴亂之詞。以加靡施。余決不承。余於此時。別從友人之招。與靡施誌別而去。亡何。蔡民父謀走德。吳紫暉走英。高材數輩。走日本。此校竟至潰散。靡施與紫暉厚。紫暉之渡英也。送之香港。瀕行約予及同學子數人。至其船執別。述及本校之不終。各爲泣然。靡施爲色絕沉滯。如負重憂。余隱揣之。彼當不祇爲校事。及別紫暉欷歔者。因注視之。靡施覺。急爲余言他事。並謂能自刻苦。乃進德宗要之圖。紫暉此行。資斧至乏。且至英更作

計畫。彼言居日本時。月得日幣八金。卽足膳讀之用云云。時諸子皆困乏。其言蓋以作東行者之氣也。是夜光景絕慘淡。無歡而別。久之靡施自香港歸。一度訪余。言將返閩。請資於家。爲游學計。不日行矣。後靡施復來自閩。余方經營某新聞社。卽約與同居。此距獲柬時僅一月有奇耳。獨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亦靡施劇談之友。靡施資已足。行且東發。凡吾所悉於靡施者。彼時不過爾爾。

余既獲此東。卽時時盼靡施歸。而彼是夜歸良晚。殆近一句鐘矣。余與獨秀尙未寢。蓋新聞脫版。速亦無前於十二句者。脫版後必更閱全稿。防有誤字。此役余與獨秀遞爲之。然一人爲之。餘一人恆與相守。不獨往寢。故余與獨秀同逾十二句不睡以爲常。此次余爲值。獨秀就旁案。遙譯俄小說。俱將歲事。則聞履聲橐橐。而靡施歸矣。未暇致問。彼卽滔滔爲余輩言。汪笑儂演黨人碑一劇。儘有未洽。靡施固解音律。而爲秦聲尤佳。有時曼聲長歌。其慷慨處。雅不與平日體態相稱。余與獨秀皆不能歌。而頗嗜劇。故靡施

每樂爲余輩談及此道。今夜之歸。必觀某劇而有所批評也。獨秀以急有所自。不待其詞畢。出書於柅。笑謂曰。今有函致子。何所自至。吾不知之。然審爲士女投報之事。吾輩固萬不能侵人通信之權。特見子心旌憧憧。曠爽殊不似曩日。是必有難離之倩影。擾攘君身。吾輩義合忠謀。然無以相詞。必不見告。今子欲陳其實者。此函在此。否則未可得也。寄書處靡施似已瞭然。聞言卽亦不驚。從容曰。諾。卽從獨秀手擎函。展而讀之。讀時亦無異態。時吾三人方向爐。爐爲美國式。靡施讀既。卽以鈴啓爐關。將投之火。獨秀急曰。

前言之謂何。靡施笑曰。與子觀之。亦無不可。特無益取悶耳。必欲之者。吾又何吝。卽舉函付獨秀。余攢頭同讀。書詞甚簡。中有曰。妾四致書而君不答。妾料書必無誤投。何君薄行如是。何時有暇。卽來妾所。以慰渴懷。並作長計。不妾聽者。妾恐君所屬望之地。行爲邱墟。餘詞不復更憶。然亦無多。且非關要。書末未署名。獨秀置書於膝。急搔其首曰。靡施吾更墮雲霧中矣。玆何事者。靡施慨然曰。余生二十四年矣。挾書走江海。自謂人情世態。亦頗諳習。何至爲此牝所陷。須知易近而難遠。此女子恒態。奚足怪者。但……總之

吾將決去此邦。吾今日往虹口詢東洋郵船。則有名平羅者。於下週啓旋。更得東京友人寄字。則謂陸軍某校。速往可望編入。天畀吾以身手。彎強壓駿之骨。寧可以酖毒壞之。吾行當大袒高驥。以排遣情懷。更數年歸者。與吾子游。或當以武夫見屏矣。言已作乾笑。狀至可怖。余揣其隱痛至深。特難言喻。殊不知所以慰之。因念靡施者。活潑潑地人也。胡偶有拂意。其狀乃甚於殷憂之士。吾鄉有許菩叔者。其人之活潑。且甚於靡施。而憂患之來。竟於數日之間。自戕其生。特其憂患非婦女之關係耳。今靡施之有此態。恐非

佳。朕思至此。毛骨爲悚。見獨秀方張口作態。如有所待。而靡施恨  
恨之色。仍浮於面。余急曰。今夕勿復談此。旋亂以他語。遂各就寢。  
翌日。靡施早起外出。爲摒擋旅具也。余與獨秀仍治事於編輯室。  
獨秀曰。昨日之書。子何所見。余曰。未得覈要。獨秀曰。審其詞氣。決  
非出於閨秀之手。余曰。是未可知。獨秀曰。倘屬蕩婦。以靡施情懷  
磊落。果何由入此溷渠矣。有英人婦。見其夫與貓接吻。曰。人生嗜  
好。非可知者。靡施之謂也。余曰。是殊難料。此女有失望語。意靡施  
必有所不屑。顧何以與靡施成此轆轤。則夾縫中之文章。非經驗

不能告余。不觀其最後突兀之語。明明有挾以相要乎。昔者英國詩人擺倫。有婢絕醜。自以與擺倫萬無通殷勤理。乃挾其畢生詩稿付爐火以要之。擺倫竟至以此近醜婢。此女之惡聲。卽醜婢之故智也。特其所挾。或不爲竊詩稿之類耳。正論及此。而紀順報伍天奇至。

無錫伍天奇者。謹愿人也。亦泥城學友。與靡施會同研於南洋公學。二人交至厚。彼旣訪靡施不遇。余接之於客室。談及靡施神情彷彿。若有心疾。頗相欵獻。天奇言彼亦見及。特叩之無朕兆。未識

所以爲謀也。余乃徐徐以獲柬事告之。並問曰。子與靡施相處久。曾不聞彼有關涉婦人之事乎。天笥沈吟久之。卽曰。何嘗無也。前歲與靡施同游曹家渡。曾遇一絕世名姝。吾料靡施萬不能忍置。然余審靡施且不識彼姝姓氏。突如之情。柬胡自而來。且此種猥褻之詞。萬不出自美人之口。余聞天笥言。喜極曰。天下事之真相。恒在理想之外。是固未可知也。今且不論與此書有無關係。然以余得聞靡施驚豔之事。大是佳致。天笥爲余言之可乎。天笥曰。可。余固未嘗以此事告人。審子非不能與聞靡施秘密者。敢爲言之。

當吾輩既出公學。爲暇絕多。靡施頗愛天然之美。市中張徐各園。桑濮之地。意殊不屑。曹家渡較靜僻。邱壑之勝。冠絕滬上。靡施月必二三至以爲恆。曹家渡有園曰小蘭亭。中植花木甚盛。園中有樹。兩偏皆室。室內几案配置。殊楚楚有致。游人例至此品茶。並置棋枰。任客就奕。一日傍晚。余與靡施遊此園。且卽左偏之室。相與彈棋。余棋少劣。然亦不易接應。以故鏖戰甚酣。右偏一室。余來時固闌無一人。不審何時有一女郎偕一媼入。亦相與對奕。俄而胡兇二輩。亦以游覽至此。樹目左右視。瞰室中之並有人也。徘徊久

之。已而闌入女室。女驚甚。仍按杯強自鎮制。與媪着子不輟。意闌入者頃之將自去。正不必自擾以取窘也。而彼人互爲啁哳。不知所操何詞。卽有其一。立近女案。對杯而哆。爲狀至可醜。女急。乃推杯起。彼卽勢手撩女肩。爲媪所格。不達。女此時思奪門奔者。前有二兇橫阻。無幸越理。視後戶不掩者。近寸。女乃奔之。略一審顧。卽更前行。媪從焉。此兩偏室前後戶皆相逐開者。出右室之後。中經堂身。卽至左室。女計往外爲狀逾險。倘據左偏室而閉其前後戶者。碧眼胡兒當或消阻。時予室後戶正未閉。遂衝而入。忽見予與

靡施者在紅上梨渦。莫可爲計。繼念可得同國人之扶掖。中心轉  
慰。惟余二人以正爭一子。刻思良苦。一枰以外。殊無所覺。故斗室  
中增此春豔。雖逆料爲時未久。而欲定其入門之晷刻。正自不能。  
吾輩所據之棋枰。卽鑄於几石者。几面以檀木爲之。中嵌此石。爲  
狀殊歷落。女室之枰。亦正如是。此予事後留意而得者。此几位於  
室之中央。吾輩占上下隅。吾面窗。靡施背焉。女郎自後戶來。適當  
予背。宜吾不能見。而靡施心志專致。亦迄未一舉首。女郎旣怯室  
外之強暴。更慙無端屢入人室。將與素未相識之男子周旋。而此

男子更未識兒無妄之災。迄不見顧。閉戶有所未安。反奔爲其所  
惴。呼助更不知所出。芳心自警。進退莫可。正自焦悚。而前撩女肩  
者已躡蹤至。女郎幾欲抗聲而呼。仍忽咽住。急出予之背。繞几而  
前。危立於靡施之後。媪更後女郎焉。氣息全默。羞懼莫狀。西僮竟  
近余几。以手越靡施之膊。求侵女靨。方女郎危立之頃。余旣見之。  
絕驚詫。欲引吭而未發。而彼僮之掌。則已摩靡施肩而過。其影卽  
於杯上。收入靡施眼簾。靡施始覺有異。昂首驟見胡兒狎褻狀。更  
一迴眸。則亭亭者忽焉在後。一髮之際。情勢瞭然。義俠憤興。拳勇

來格。祇一伸掌。則彼獠已倒退十步外。觸牆踣矣。此方女郎早離立。數武。眼光波動。含有無窮驚懼。與其感謝之情。非此世間語言文字所能描寫。且眉黛櫻唇之際。倉卒間似見其噓氣而顰也者。媼則口禮佛號。合十至額。靡施此時乃聲言曰。請女郎恕僕無狀。此獠護敗。勢殊未了。此局僕請當之。女郎其速行。女方不知所答。媼如遇赦狀。抗聲曰。小姐馬車亦候久矣。其速行。靡施曰。馬車良便。十分鐘以內。吾決不許此獠跨越此室。女時慙感交迸。紅潮過耳。欲低聲作一謝辭。終不可得。余當靡施手擊西僮。卽已旁立。夙

稔靡施多力。馭此當亦匪難。此時殊不自審。髣髴愛神示予。此靡施命宮。義當爲彼導之出險。乃信足行。示先導意。媪捧女郎隨之。女及門。忽回首內顧。靡施時儼然以護美神將自居。又見予爲前導。意氣似舒。亦方目注女郎倩影。四眸相屬。如電之翕。靡施則急收視。私念吾輩落落丈夫。不當於瀕危之域。逼視一弱女子。其時狀極踉蹌。幸別一胡兒聞變。繼入。謾罵之聲。起於此際。靡施之精神。尙得由此救脫。窘鄉而女郎之羞怩。尤不可爲地。意謂男兒相救。在禮宜申謝款。特兒此視。不過迴視難局。萬非固弄柔情。倘誤

以爲有意之凝眸。則殊辱人無上。此頃兩方設想。正自不同。在慧  
眼者觀之。以爲心電之通。此其焦點。凡此種思想起伏於佳人奇  
士之胸。如電影之飄忽。爲刻至迅。雖描寫極肖。而究嫌滯拙。且局  
境倉皇。所爭悉在秒忽。更不容吾爲之觀縷。女郎正在羞怯。而媪  
早聞西嚮之聲。彌形警悚。緊捉女郎之臂。曳之外奔。予亦不自制  
其足。未失導引。俄而女郎撥媪手脫立。纖纖出巾。自拭額液。蓋已  
香喘微聞矣。予方作力前進。一回首。則吾已去女郎近十武。幾自  
失笑。以爲果何心者。將使美人與健兒競走。乃趣女前。言曰。幸恕

僕鹵莽女郎不怯步否。女嫣然答曰。否。甚謝先生。音響清麗。有如春鶯。子試思之。以意境不慘如予。一旦於無意中。得見絕世麗姝。倩然展吻。其意又甚殷勤周至。此生如何可忘。此女之體態。約略可憶者。則修容白面。頗擅天然之美。年事約十七八以來。其人之孤高傲俗。可於引眸而得。是日服裝澹絕。裙青色。褶疊片片。爲風欺舞。履襪皆新式。挽髻入時。冪以蟬翼之紗。髮氈氈覆額。風致清豔入骨。吾方自忖。此行與靡施俱。乃令能者獨當危局。而吾乘機飽餐秀色。揆之於理。不可謂平。已而馬車在望。乃令媪謹侍女郎。

入幃。已遠立以俟之。女則再理前言。向余道謝。更欲發吻。默爾遽止。余乃答其意曰。以吾友之勇。荒儉二輩。良不足盡其技。女郎幸勿爲慮。女聞言頓慰。略爲禮而行。余旣觀其登車。覺此女舉止恬靜。立審爲大家閨秀。忽憶及桃花三月。曾於龍華道上遇一女郎。微步柳陰。輕盈彌妙。以爲游觀以來所未覩。以此方之。直浮葩耳。俄而蹄聲得得。馬已離園馳去。余頓憶靡施在內。受困不知何等。余貪與美人酬答。竟棄良朋。是寧可尙。乃絕足反奔。垂及榭。則靡施揚長出矣。余迎問狀。彼坦然曰。是無事也。女郎如何者。余曰。安

然行矣。靡施曰：善。然彼女受驚，當非小者。余曰：是未可料。靡施曰：余待彼回復驚態。余責始卸。余曰：此誠男子之言也。彼胡奴果以何術了之。靡施曰：彼見余能操英語，大有羞色。余旋責以背棄人道。如此凌弱暴寡之舉，萬萬不能施之本國。今乃試於吾徒。吾甚願爾此次遇余，從受一有益之教訓。彼知理力舉無所用，漸至相與寒暄。卒乃爲禮而別。余行時，彼受擊者粗能舉步也。靡施與余且言且行，亦忘其去圍幾許。偶舉目視，則赫然前陳，油壁鬆然者，乃女郎之車也。御者手轡，緩極欲停車爲篷式。篷臥不張，遠見女

郎與媼附耳作語。俄而媼下。余佯訝曰。汝家小姐。固未行乎。媼曰。小姐以貽累官人。殊抱不安。特令媼將意致謝。且欲知胡奴果作何狀。媼言時。移目注靡施。靡施簡舉其詞以告。媼抱頭去。靡施爲態絕矜。遲似有大問題待決者。時余二人。傍小樹叢而立。余手摘野葩。欲覓一語。以廣靡施意。迄不可得。則爲言西人橫行於中國。何日可了。靡施初不審。已而豁然。滔滔言中國民德民力。長此不進。欲求禦侮。憂憂其難。國家之昏頑。社會之窳敗。乃使弱女子供其犧牲。豈不可痛。語未終而媼更亟。請靡施里居姓字。靡施決然

曰。是何需者。今日之事。爲機至偶。天相麗質。鄙人何有。寄語小姐。殷殷之意。感受良多。若此番未受驚懼。則下懷已慰。萍水姓字。無取相知也。媪領言去。尋復來。固申前請。謂否者。小姐將責其製詞未善。靡施不言。媪無計。乃奔告女。女知此着將終無當。更附媪作數語。車隆隆發矣。車行既遠。隱約中猶見女回眸相矚。斜陽適反射其面。覆額之髮。受風微動。猶能辨識。余因念此女堅欲得靡施姓字。而不一垂問及已。平情論之。此局良非余力所能了處。凡人身懷一技。必食一報。則美人之青睞。法當加及吾友。顧吾二人同

行。又何必強分軒輊。如以前導爲可錄之勞。則卽以傾注吾友之  
餘瀝。浸潤及我。良亦匪薄。涉心如此。亦不自辨爲妒爲癡。繼念靡  
施力出佳人於強暴之手。而此佳人不眷及彼。而厚一旁觀袖手  
之人。在理似又必無之事。是吾友之獲此。乃正當之權利。吾果何  
力與爭此。一問之榮。倘欲此者。胡奴早在吾側。何不飽以老拳。則  
此時之冷落。實爲無能者應受之慘報。至此心氣頓平。不覺自笑。  
靡施視女行後。仍忽忽若有所思。聞予笑。亟問故。予漫應之曰。此  
女回顧時。夕陽被面。好一幀。冶春圖畫。倘燕子山僧在此。又與之

以美人標本矣。吾輩更爲緘色。歸以告之。彼必頓足不迭。恨其未見。吾豫想其愁態。是以失笑。靡施聞言良信。曰。是必不可告之。妨爲人黑白。致辱閨秀。予曰。是何待言。頃間之言。偶然浮想及之耳。子堅不告女姓字。其意何屬。靡施慨然曰。以吾輩身世學問。皆非可爲情。繡染者。浮花浪蕊。吾又何屑。倘女屬巨家。則自有矩範。在勢不宜以情自種荆棘。若由男子以術誘致。則男子爲可誅。故予立意。凡遇此種關頭。皆當力爲避去。一姓字之酬答。似亦不足輕重。然畢生之魔障。安知不由此而生。凡人事後皆智。迨萬丈懸崖。

兩俱墜落。而推原禍始。實不外口耳出入之間。悔恨又當何極。人亦孰無情者。撥予心至於深坎。且欲先自陳說。况又重以柔情款接乎。特理欲交鬩。利害接觸。吾最後之把持。竟足空滿前之障翳。天苛。今吾心中爲態至舒。卽此可見制慾之樂。吾至願長此不忘今日之勝利。予聞言自服。靡施持義之正。以彼平日果力證之。良亦不難辦此。但靡施情種也。其立論高絕。處正用情痴絕。處所謂不忘今日之勝利者。寧能深爲保證乎。因曰。好自爲之。吾亦至願子勿墜此情網也。言已。卽覓車歸寓。自後公校事。端緒至紛。靡施

勞極。無暇談及前事。卽予亦久已忘懷。今以子言根觸。遂滔滔及此。子得毋惡其詞費乎。予曰。是何言者。旋自念由天苛所述。以如此美妙之人。何因出此種佻健悍妬之簡。此中疑竇。殊費窺探。予思至此。頓憶書中最後一語。與此容有關合。彼書明明爲妬而發。更非兩女同時轆轤。此語無自而萌。由是推勘。驪珠當不難得。但以吾忠於爲人。而行爲至與偵探相近。殊失友道。少一沈思。而好奇之心。旋復偪塞。更詢天苛曰。子其別無餘聞乎。天苛恍然曰。予幾忘之。予貪紱當時之邂逅。致腦筋爲之滯澀。此後不曾一遇之。

於張園乎。予大喜過望。曰。趣爲我言之。天苛出時辰表示之。曰。諾。惟更十五分鐘。友人約食之期已屆。涂間需晷刻亦不少。吾有暇者。明日更來。予無奈。遂起送之。且堅約明日之期。

明日天苛不至。逾日始至。彼何以失約。予浸忘之。然不必苦憶矣。天苛既至。卽磨續言曰。黃龍公會每月公開演說於張園。子所知也。予曰。然。猶憶此會初起。紫暉在公校評議室內。發問此會果政治革命之結集乎。抑教育革命之結集乎。與民父相持頗急。天苛曰。此演說會既有聲。聽者彌衆。女子亦有聞聲至者。張園之安壇。

第頗宏敞。爲會恆割左方一角。編次女座。一日予憶爲三月上旬。天氣清新。黃龍公會遵例爲演說。是日至者尤衆。女座亦填咽無餘次。演臺高出平地三尺許。臺左右側有板斜次及地。爲級如梯。此級非會中執事及演員次補者。例不得登。時予爲執事。故屢拾級上下。男女坐次。高下相齊。男座之眼光。不能平視。達於女座。惟予所居之地。壇中全景。可以矚目無餘。女座又適當演台左次。尤爲呈露。予於無意中。覺座中有一似曾相識之女郎。漾吾眼光。令吾不敢正視。凝思至再。始復憶及。更一展睇。予幾越級而顛。私念

此女。胡因至此。去歲名園邂逅。爲時幾及一載。予輩雖或忘懷。而女子製情沈摯。安知別後相思。不息息以追尋所慕爲事。彼才識超凡。必熟審今時風會日新。所有英才秀士。走集於黃龍旗下者。尤多。如有所探稽。彼中集會之場。萬難滑過。則彼美此番莅會。良非無因。今第一着。當詳察其態度何若。此時更矚女郎。則方與鄰坐。一女寒暄。爲態安詳已極。較之昔年相晤於警惕之餘者。又是。一番風味。是日適衣白袷。通體素潔。所御之裙。依然舊製。然美人身段。施此最宜。予旣痴念移時。防爲觀者覺察。徐步而下。則場中。

聲浪極雜。頗聞人竊竊私語。謂來者如此之多。皆吳紫暉懸牌爲餌。蓋紫暉演說。最能深入顯出。識者自服其明達。卽在婦孺。有時亦立徹中邊。故凡演說會。聽者無紫暉不樂。俄而鈴聲動。登場者數輩。以次遞演。聽衆如觀戲目。視前數齣。毫不在意。已見輩中一人閃立。衆動色相語。謂吳紫暉至矣。紫暉體貌魁梧。善爲姿勢。以佐其說。更聲如洪鐘。振動屋瓦。及演至一句鐘以外。詞尤洶湧。不絕。每一頓挫。必聞掌聲。語竟。尤滿堂雷動矣。例紫暉演後。最難爲繼。時立於台左右級者。各有戒心。遲遲不發。靡施以關於校事有

所陳述。遂排諸人而前。靡施音響不敵紫暉。始尤徐徐作勢。衆咸易之。逾數分鐘。妙緒始如雲而起。聽者方改容傾耳。而靡施則更作力以博衆歡。若以此番演說。關係畢生。故不惜悉舉所有識力。併爲一席議論也者。靡施素不以演說著稱。予至此亦暗爲驚奇。謂似此詞鋒。甯有餘子。何靡施竟懷此技。而予相習弗知。忽憶此女。今殆已見靡施。爲態奚似者。因游視場內。以次及女。則見彼凝神靜聽。時時躡目及於台上。又恐若人眸與之遇。旋復收視。爲狀似極欣動。又極踧踖。倘靡施倏忽覩此。詞鋒當立時頓折。更窺靡

施則滔滔汨汨。正得文章妙處。墨無旁藩。似未爲所見者。昔英倫有議員。與其妻同赴議院。妻登車時。手指爲車門所壓幾斷。俟其夫出院。始以示夫。夫遂以當日演詞。聲震全國。今此女能使靡施視而無覩。亦實大有造於靡施。聯想及此。亦不計儼人不倫。由今思之。可笑甚也。予憶靡施此議。在闡明校義。要人贊同。雖就一校立詞。語及關係。且及於政治社會各面。語語透關。聞者慷慨奮迅。舒忱未遑。卽不以此義爲然。亦幾欲引身歸社。靡施平日詞令固佳。而演說之惹人狂讚者。則以此番爲第一。靡施語訖。鼓掌之聲。

填然徹耳。予更竊視女郎。則似爲態極舒。悉領解靡施所言。而力表同意也者。靡施任校事夥。匆匆返校。予職司周察。頗聞座間竊議。謂靡施辯才無礙。何亞紫暉。有不知者。展轉相詢。答者每舉靡施名以對。此種聲浪。女座亦或聞之。女似已得演者主名。目左右。覷如鼠之索食。見刺刺談靡施者。屬耳至專。予窺其笑。靨微開。殆深自慰其昨年問訊之勞。無可自制。又恐爲女伴所覺。時強作嗽聲。以素手出白巾。拭其香唾。爲態至娟巧。時行且閉場。與會者以次散。女郎與一女伴相扶而行。予並目之登車。名園晚景。髣髴當。

年。佳。人。之。回。顧。則。負。乎。不。可。復。矣。予。念。予。頻。往。來。會。場。理。當。識。予。至。審。胡。竟。熟。視。無。覩。時。予。且。思。且。行。校。距。張。園。至。近。正。欲。抽。繹。其。故。舉。手。已。垂。及。校。門。予。亟。入。事。務。室。覓。靡。施。語。之。靡。施。驚。甚。似。不。能。信。然。亦。無。餘。語。語。予。自。後。予。或。以。彼。女。消。息。詢。之。靡。施。每。含。糊。作。答。泥。城。散。後。予。與。靡。施。睽。離。至。此。數。月。間。之。歷。史。吾。當。轉。以。詢。子。矣。予。曰。獲。柬。之。外。予。殊。無。所。覺。卽。有。亦。不。足。取。証。此。事。天。笥。曰。傷。哉。靡。施。也。畢。生。之。煩。惱。似。兆。端。於。彼。女。之。重。逢。矣。然。愚。哉。靡。施。玲。瓏。如。彼。似。不。審。効。媚。於。女。子。徒。自。取。悶。予。笑。曰。子。言。果。真。知。靡。

施者乎。天苛作自信狀。言次更爲他語。已而天苛行。

天苛去後。予細繹相逢之終始。卽決定靡施與彼女別有情史。爲天苛所不及知。且天苛理解尋常。有時透頂絕壁之談。靡施決不彼告。果欲知之徹底。非得當局者口道。殆不可能。願用情之事。寧可宣之局外。若可宣者。寧復謂情。雖然。予知情者也。語言特鞭影耳。靡施容或以此諒予。不吝予告。且明日卽爲平羅出航之期。予與靡施同處。祇此一夕。風雲變態。一日萬千。別後蒼茫。更不知爲會何日。今夕不談。將更何待。遂決計直詢之靡施。獨秀者熱心於

靡施之事者也。天苛語予各節。予既爲獨秀轉述之。遂同危坐。以待靡施之歸。時夜已逾午矣。靡施果歸。予從容卽而詢之。靡施聞言坦然。有如臨終待讖。竟欲盡情爲予傾吐。而轉恐詞之不赴。予覩狀大爲蹀躞。深悔發問之誤。而靡施則已滔汨而下。是夜景絕沉澹。而靡施發聲較之平時尤低。時予方向火。足踏爐弦。支肱於膝。以掌承腮。僵視靡施而諦聽焉。獨秀情直。至悲涼處。輒以手擊案。予因自覺。幾不復辨爲人境。予固多身世之悲者。靡施言下感傷。令予揮涕。靡施殊未盡其詞。而言外之意。予儘能領解。靡施每

下。一。義。予。祇。能。以。涕。淚。酬。之。無。敢。曰。然。亦。無。敢。曰。否。惟。念。靡。施。以。如。許。年。華。而。至。情。堅。定。有。如。老。衲。抑。何。其。不。肖。白。雲。在。天。微。霜。渡。河。此。夕。之。情。話。纏。綿。大。似。舍。此。一。宵。將。終。身。無。有。傾。膽。瀝。肝。之。日。明。朝。南。浦。生。離。耶。抑。死。別。耶。友。生。如。此。靜。女。何。堪。嗚。呼。自。吾。聞。此。長。夜。之。談。更。越。十。四。句。鐘。而。靡。施。東。矣。

今茲吾書當歷敘靡施之言矣。靡施曰。黃身毒子所知也。當日予演說歸校後。旋得一柬。來自彼人。意極駭怪。謂雖曾與身毒同會場。通姓名。寄書則從來所無。且此人素有醜聲。今果何事。以簡賈

予者發函讀之。則謂有沈棋卿女士。傾慕足下久矣。審妾與足下有同社之雅。乞爲先容。妾居雖陋。尙自閑靜。可以傾談。沈女士今夕必來妾許。晚間七句鐘。賁臨爲望。書雖寥寥數語。而沈棋卿三字。經其珍重介紹。直印入予之腦蒂。終身無復漫漶。至棋卿何人者。証以天笥告予之言。不難運思卽得。此女之用情久而不渝。頗令人感服無地。惟樂與身毒往還。是果何故。身毒之爲人。大不直於清議。倘此女與彼厚暱。吾亦何樂親之。然天笥恆爲予言。女郎倏然出塵。平生未見其兩。律以彼婦之不德。似又萬萬殊途。吾正

可利用此招。窮其究竟。然吾以青年無偶。深夜入人閨闥。設屬垣有耳。此衷胡以自明。似此蕩婦之居。萬無往訪理。且閨秀託人媒致男子。此甯禮法所宜。此女年事太稚。或未能籌思及此。吾則何人。豈可不以良家女爲念。瓜田之約。萬不可踐。更一轉念。則以棋卿擊意。萬無可却。且以欲得其消息。熾念所至。禮防之想頓捐。遂決計如約而往。

靡施曰。吾言至此。當略序棋卿身世。使子想見其爲人。然後吾言較爲周澈。凡此皆吾於晤棋卿後得之。今顛倒敘述如此。此吾立

言自由。想爲吾子所許也。棋卿家於浙。爲望族。祖父某。曾作河帥。父名彞。雅好古學。未嘗仕進。以家居著書爲樂。所生子女各一。子曰琴甫。爲長。女卽棋卿也。二人長侍父側。薰染極多。惟其父所見。以爲子女積學。良非佳兆。以故詔導棋卿。不如琴甫。琴甫更從浙中名師游。文譽隆起。棋卿雖瞠居兄後。而出其鑽研所得。已足冠絕輩流矣。丁戊之間。學風乍轉。嗜古者流。亦漸覺徒讀父書之無益。是時琴甫卽得父命。與其中表弟曰桂兒者。同游滬濱。入西人所設聖約翰書院。久之。琴甫學益進。桂兒雖放蕩。而校課亦殊能。

升級時上海風化浸開。女學校亦漸興起。琴甫乃詳陳方略。要妹來遊。父卒許之。母與棋卿偕至滬。母殊戀女。女如入校。母卽卜居於滬。此壬寅夏事也。與予彈棋相遇之時。卽棋卿來滬未久之日。蓋女郎生長名勝之區。流連山水。爲其性癖。琴甫之校。旣傍梵曹二渡。卽時約其妹相與園遊。而中表桂兒者。戀棋卿切。恆覓罅近之。不堪其擾。琴甫亦厭惡之。如與妹晤。必不與俱。是日卽圖避桂兒。以致後時。而棋卿則遲兒不至。以致不辱於強暴之手者。其間不能以寸。得予力禦二暴。五中感切。當亦有之。其後棋卿屢與兒

談及此事。兄雖義之。要不識其妹蓄意何所。妹亦不能相告。尋入法蘭西女學校。且寄宿。母氏賃屋虹橋平安里居之。安息日前一夜。例就母氏與談校中事。或誦習校課。娛母以爲常。而棋卿以未得予消息。心終不釋。且又萬不可告母。恐禁其游覽。則訪取之道。更自無由。適有以張園演說事告者。此安息日。棋卿得母命。偕一同學友與會。至是棋卿竟刺得予名。則微詢同席何君何人。時有隔座自承與予相識者。棋卿喜甚。遂移座與語。其人標榜予甚至。卽身毒也。夫喜談男子性行。幾爲女學生之慣風。身毒之言。果御

此慣風而行。抑或窺取棋卿意。有意渲染。皆不可知。惟身毒詞令便巧。致棋卿爲之傾倒。幾欲盡白其隱。環視坐間。耳目太多。強自支厲。遂約卽時相訪而別。是夜棋卿至。身毒許。意氣兩極傾曠。棋卿旣爲傾瀝。一切身毒銳身爲之畫策。棋卿初謂以簡招余。不合禮法。身毒一爲譬說。旋卽霍然。是時棋卿感身毒至於極地。以爲熱腸古道。當今無輩也。是夕身毒留棋卿晚膳。卽揮簡招余。余旣決心赴約。心志殊恂恂。時出時辰表視之。若恐其時之或屆也者。余爲校中幹事。校規不得夜出。余此行且冒不韙。心尤惴惴。身毒

居榮平街。街去校不遠。至時。余陰出校。躡足以行。計程十分鐘可達。余以六點五十分行。比入街。則余表上長針。尙指在十一也。因徘徊街側。則見有軒恰對街門。窗櫺百葉。光自隙中透出。掩映高垣。如黃昏中層虹壓海。殊熠燿奪目。意或身毒之室與。計五分鐘已過。近戶微叩。有婢門焉。若預知客之將臨者。婢旋導登右階。階上爲夾室。大約一爲書齋。或客室。一卽身毒寢室。前軒外向。卽余來時閃灼之光所自出也。婢往敲寢室門。余訝婢何引客入此室處。然此意一瞥卽過。惟見室內陳設皆歐風。精潔無匹。牀以白獸。

骨爲之四柱。飾以精銅。衾帳絕白。此外冪榻之衣。布壁之紙。皆淡絕。珠燈數事。懸自藻井。更有籠紗新炬。分列左右。几身入其中。如驟遇廬山之瀑。白光奕奕。無敢逼觀。壁間懸蘇格蘭名后瑪尼像。娟美無倫。餘則名畫數幀。清幽欲絕。而室中溫煖特甚。且時有軟香。微通鼻觀。右方設一小圓几。身毒坐下。隅棋卿上焉。婢旣導予入。身毒先起立。棋卿隨之。予一一鞠躬爲禮。身毒殊坦然而棋卿色大頰。身顛欲仆。以兩指索几足支之。几上紗燈微震。有聲。棋卿色故白。今以頰緋紅如桃。觀美人於華燈之下。光豔尤傾一世。身

毒姿首亦不惡。特與棋卿等量齊觀。則有仙凡之別。身毒旋禮余坐。已與棋卿坐次無改。時滿室皆光而聲響全寂。三人者皆不知所以爲語。既身毒與余寒暄。語多不復記憶。惟論蔡民父辦女校規則過嚴。爲彼用力之處。尙未去懷。久之。身毒提及曹家渡事。示意棋卿。棋卿媿不可仰。已復自定。出言謝予。予曰。此何足道。彼時吾與一友彈棋。凝思至專。徒覺西人向己惡作劇。故以拳揮之。此予自衛。殊不知其爲女郎來也。棋卿云。此事關兒至大。如此卑謙。究安可者。試思荒園以內。一弱女子驟遇強暴。自非辱死。百計豈

能自救。兒非遇先生者。今且不知作何狀矣。此而不謝。良心其復許乎。予曰。吾昂藏七尺。見女子阨於暴夫之手。竟不能衛之出險。亦復成何丈夫。吾生多力。見有不愜於懷者。吾技卽癢。客氣所至。或不暇辨晰。理之是非。以此僨人事而害及己身者。往往而有。己亦且怨彼蒼。賦我力能。徒滋多事。自爲女郎故。拳踣彼僮。則予爲念稍異。以爲以力與人事。不必皆爲過。有時亦自爲功。二者雖不必相準。而功則確有補過之日。爲德之報。稱卽在爲德之中。舍此他求。終不免俗人之投報也已。棋卿曰。君論至當。實則予所謂謝。

特宣之於言爲謝其在予心不過先生之所謂德而兒覺之而已。其名爲謝而有所不肖則語言之咎須知人間儘有感覺無能名之者也。予聞言大駭以爲女子安有此哲想。卽答之曰。卽使情感中有此一境。最好置之天空之中。使爲風鼓盪。以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爲其歸宿。若必相與沾滯。則一墮科網。舉人世所有之煩惱困苦。乘之無窮矣。棋卿曰。究亦安能免此。天生慧種。恒帶孽根。諸凡糾繞。固皆無可如何之事。予曰。亦未始無洗除淨盡之道。予言至此。頓覺所論過深。以相逢之始。而作如斯密切之語。於禮未

可。則語態大是躊躇。而棋卿以予之矜遲。亦似晤其爲言之逾量。面大頰。身毒眼光靈活。雖不必渙然了解。而頗悉此中正賴渠綺合之力。則急以他語亂之。久之。聲響稍寂。予幾欲覓一語而不可得。則曰。法蘭西女學堂教法何似者。棋卿曰。亦自不惡。教習皆西人。予在校專治英文。終日不見祖國文字。凡入此種學校者。大都是年少基薄之輩。予意以爲因此成材者。固自有人。而大勢所趨。多使迂謹者喪其所守。浮薄者益奔放無所閑制。此等弊端。想男女校皆不能免。予曰。大抵如此。實則本國教育之乏根柢。當咎中小

學之未興。此輩早年失學。今所學者。又不足養其德性。源不清矣。流胡不濁。而源清者。又復閉拒。恥言歐化。今日言吸取西方文明。誠非易事也。棋卿曰。是非有國學巨子。更殫精西籍。力以溝通東西文化。自任不可。予亦不欲久居此校。惟以家居略習文史。竊不自揣。欲由此探取西人理想。相與參稽。從吾所志。兒亦無尙專門名家。特文字之好。根自性天。卽送此浮生。亦舍此無以自慰。予聞言大服。急曰。此不世之偉業。舉世男子。能語此者。果有幾人。今出自女郎。鄙人感慰之忱。百詞無以自達。倘餘生不爲戎馬所踐。得

一日親侍女郎。捧書研墨。卽奄然長逝。猶有餘欣。語至此。大以爲立言失體。截然咽住。更舉眸竊察棋卿。幸彼爲態尙平。似祇覺其出語之誠。未於言外有所猜度。余乃續言曰。國事傾危如此。鄙人獨居深念。竊以爲非可優游文學之時。故雖以觀書弄翰。性癖所存。而兩膊相權。亦殊欲以武力自奮。在女郎觀之。得毋惡其不文乎。棋卿遲疑久之。答曰。兒惡敢爲是想者。大凡才長者足以用世。而不爲世用。若女子之身。則局限彌苦耳。……爛柯山人曰。棋卿名門淑女。其自然之文彩。傳自種性。復潤之以心靈。濟之以講誦。

高尙優美四字。洵當之無媿。蓋天然文學之才也。靡施滿身精力。雖才高意廣。不屑屑尋行數墨。而出其餘技。亦足以絕倒時流。倘此時盡棄其野心。委懷繙譯。與棋卿雙雙遠蹈。卜宅於佳山美水之間。朝焚香以修史。夕踏月以聯吟。不可謂非占盡人間幸福矣。此雖想像之詞。而以棋卿之美才。爲之夫壻者。亦誠必得風流韻士。然後爲美滿姻緣。則如靡施旁出武門。殊非佳壻。願靡施之才。本無施不可。徒以國家多難。世論崇尙軍國民教育。亦遂自撫髀肉。恥爲坐談。此良不失英雄概略。當棋卿初聞靡施之論。當亦以

與已異趣。不滿於懷。繼思上馬殺賊。橫刀草檄。良文人所有事。更思及昨年受窘。以爲天下不平之事。亦惟武力足以平之。瞬息之間。思想變換。且謂靡施所當從事者。舍軍人無自。讀者當知有崇信人。或感激人。至於極地者。則其人之單詞。隻語。恆足溶解其平生之持挾。而有餘。棋卿此時正與此類。故答言如此。可見其傾倒靡施極矣。予曰。鄙人甯足當此。更欲覓詞相語。則見身毒手據胡椅之腕。旋其螺絲之樞。左右支轉。狀極弗甯。予亟與之敷衍。身毒詞猥鄙不足舉。隨與棋卿亦作他談。驟出表視之。則爲時已

晏乃立起興辭。棋卿無言。身毒殷勤爲後約。予漫應之。各爲禮而  
出。近梯次。回視可憐之書齋。沈寂如故。似告余曰。是中主人亦固  
有夜游之樂。未得歸也。

自是棋卿與身毒浸習。予與爲會於身毒室者。可二三次。意氣之  
相許。無可言說。其中情狀。無待縷陳。惟棋卿之母。以女故。卜居於  
滬。此時爲狀奚若者。想子亟欲知之也。蓋棋卿之母。巽弱無類。最  
易爲人言所動。在彼恆性。如伴女遊學等事。斷不爲之。徒以琴甫  
之勸誘。且習聞人言朝令維新。女子無學。且不得嫁。則決從時尙。

襪被來申。既來此間。所見女流。大都脫盡閨閫氣習。亦良有放縱逾分者。此在老年人見之。自以爲節節不中程式。卽如身毒棋。卿引之爲友。間一偕歸其家。此老接之。深爲鄙恥。且屢次敦戒棋。卿以後不可更伍此輩。棋。卿不能改。其兄琴甫。亦敦篤有父風。雖與西人相習久。而絕無夷場少年之態。且其行事。恆不依風潮爲動。止。此時海上志士。持論殊急激。琴甫獨謂其持之無物。不可久長。同時諸女學生。氣燄亦寢張。言論服束。悉違恆軌。爲琴甫所不喜。且琴甫不主張自由結婚。謂此種原理。無可非難。惟施之。今時男。

女則猶黃口小兒。僅能繞床行。乃使之與健者競步。亦足未舉而先踣耳。琴甫既抱此念。其與切膚相親。惟恐或蹈是弊者。外惟中表桂兒。內則棋卿是也。桂兒者。性浮滑無血誠。不審愛國爲何物。故雖置之革命派之盤渦中。至慮其如當時少年之感情橫決。則殊不必。故琴甫之當勸桂兒者。亦惟進德修業。不爲浮蕩子耳。棋卿氣息深穩。似不至爲惡習所染。然習慣可以制成天性。故向後遠矚。琴甫之隱憂其妹。爲意正長。一日琴甫以省母歸。談及上海風氣惡劣。殊易誤人子女。與母意絕合。此老素愛重其子。已有所

見。恆待琴甫決之。至男女風紀問題。其母持論之嚴。尤過琴甫。則得琴甫一言。宜更堅其壁壘。棋卿者。琴甫招之外出者也。倘有所失。將以重己之過。則言下之所以慙動其母者。自然深至。彼此問答之詞。余避煩不敘。惟見其母於琴甫言後。殊爲其女悲嘆。亟思覓法爲之有家。琴甫之不主張自由結婚。未嘗於語中涉及。蓋此種語言。陳之老母。殊屬多事。以卽有意主張。且遭其拒斥也。余言至此。在余事中。有一致命之傷。不得不珍重敘及。凡余所言。皆先後得之於人。亦或聞於棋卿。今吾爲之穿插聯綴。以便言有

片段。想爲吾子所許。蓋母氏商量棋卿姻事時。又頗聞語及桂兒。桂兒者。余雖屢舉其名。而迄未詳其身世。其何以與余事有關。子亦未知。今爲補述於此。桂兒胡姓。其母卽琴甫之姑。亦浙中聞家。殷實尤逾於沈。先是琴甫之父。與桂兒之母。兄妹間情愛綦篤。桂兒生一年。棋卿呱呱以啼。桂兒母甯家。曾撫桂兒。指棋卿言於兄。曰。兩家姻好。賴此以綿。兄意謂何。棋卿父察其言誠。無可爲却。卽漫應之。其母歸。更實其言於桂兒父。亦得其畫諾。乃未及聘。而桂兒母先卒。兩氏遂置此事不議。桂兒寢長。頗聞昔年指婚事。更以

棋。卿。亭。亭。玉。立。尤。中。所。懷。乃。以。意。哀。其。父。父。果。爲。請。踵。約。於。沈。沈。父。母。皆。不。欲。以。桂。兒。不。足。婿。也。然。以。有。約。故。未。卽。峻。拒。胡。卽。亦。不。更。請。以。沈。父。方。嚴。持。之。急。且。至。破。裂。也。桂。兒。雖。游。惰。然。欲。交。歡。沈。氏。亦。頗。歛。抑。渠。本。良。家。子。氣。宇。亦。自。雋。拔。且。善。爲。僞。言。詐。行。以。欺。長。者。而。周。旋。婦。女。之。間。尤。爲。殷。勤。久。之。沈。父。恆。以。少。年。跡。弛。爲。其。甥。解。免。而。沈。母。則。譽。其。善。解。人。意。惟。琴。甫。與。棋。卿。始。終。鄙。之。以。爲。此。人。滑。稽。終。無。進。德。之。望。沈。氏。雖。閨。範。嚴。而。桂。兒。至。戚。且。自。幼。習。居。外。家。出。入。閨。闈。自。不。能。免。且。欲。貢。媚。棋。卿。則。往。來。尤。頻。棋。卿。雅。

不善其人。以婚議故。尤遠嫌避之。而以桂兒有意尾隨。竟至不堪其擾。沈父母亦不謂然。以爲無論婚事成否。皆有所不宜也。桂兒之隨琴甫遊學也。頗出於沈父之意。一以使與棋卿相遠。一以此子非無可造。且視此行學業若何。再決婚計。桂兒至滬。亦已數年。中間雖或返浙。而爲時至暫。且以久別故。爲跡不期而疏。而年事增多。禮尤不便。故於棋卿。乃至僅得接見。桂兒智計方無所出。而琴甫適有招妹之舉。棋卿着滬後。桂兒有暇。卽來相守。天下至有禮法之家。旅居時亦從權變。且風會適轉。桂兒更得假新名義與

爲委蛇。而棋卿漠視桂兒。近且益甚。琴甫亦然。惟兄妹之趣意。究亦有殊。棋卿之鄙桂兒也。至於一文不值。萬萬不屑回顧。而琴甫則謂桂兒固非快婿。而以海上時流較之。亦正如二五之與一十。且棋卿之爲心。固別有鍾愛蒔情之餘地。倘非以舊俗囿之。不難絕足而馳。而琴甫則謂婚姻。至於自由。在今日之中國。實爲狂悖。是日與母縱談。所上桂兒評語。故非絕不中程。母聞言。乃謂擇婿果難其人。卽以桂兒遷就之何如。姻姻相續。無待訪查家世。亦是佳事。琴甫篤愛其妹者也。以爲得婿如桂兒。是良有憾。然驟舍此。

亦絕無上計。故答語異常模糊。而母氏非得琴甫言。亦不能即決。所談遂無要領而罷。其餘語多。余暫不錄。吾子當憶棋卿琴甫皆寄宿於校。今琴甫之歸也。乃在安息日。則棋卿應亦同在母室。至是日。棋卿何在者。當不費思。即得。蓋此母子間一席之話。與身毒室中纏綿悱惻之談。約占同一之時間。遙相映合。棋卿反面。則其兄先數刻方離母闈也。

余既言與棋卿爲會。可數次矣。至余製思何若者。想子亦樂聞之。余每夕歸。自密約。思想如潮起落。整夜無能貼席。余性非絕不恢

廓。又周閱世故。果何至過爲女兒痴態。園中驅除難以來。雖美人小影。久藏腦中。而念及艱難身世。卽已瞥若浮雲。不復置意。余家亦中資。以年事論之。得一鄉人女。成禮於家。爲秩至順。家人欲之。顧余以爲不可。積年以來。奔走在外。歸省之日絕少。家有老父。差足自膳。幼弟一。且入塾。母早故矣。余欲於家中多求貲。此必不能。且余父性迂古。恒不以余所爲爲然。余出入風潮之中。已浸有煩言矣。故余之拒婚。父雖不能過強。而倘以自由爲幟。與一己家絕無瓜葛之女。漫相結合。一爲所聞。不難斥爲敗厥家聲。與余相絕。

則並其僅少之貲。所恃以供旅學之費者。立爲烏有。余又素乏資  
生之術。且必欲自食其力。以余爲性。似非所堪。則糊口且難。更何  
挾以覆其所愛。且其時愛國之論。獷然如狂。萬無以室家自累理。  
且彼女不過春光一洩。何物狂徒。乃敢妄以婚姻之事期之。女郎  
身價無倫。倘以汝之故。使之肝腸惱亂。蹤跡詭密。循至失歡。所親  
萬事瓦裂。爾牛衣一襲。旣無福消。受坐看金枝之子。隨風萎化。則  
担其責者。又自何人。使非爾者。彼且得倚其家世。平視東床。優樂  
從容。以雙修其福慧。爾果何物。乃有此巨膽。戮人子女。剷滅人間。

幸福。至於此者。凡此種種。皆余平日積算於胸。介然自克。以至身  
毒投簡之日。無有變遷。得簡之際。異想忽然麻起。以爲事已逾年。  
而彼美猶眷不相忘。殆可謂得一知己。夫人有一知己。而致相失。  
無異虛生。以吾落拓不偶之身。而忽爲美人折柬相邀。是猶老年  
肥遯之士。忽被徵車。雖無意出山。而恩意之來。不容不赴。闕相答。  
由校中移詣身毒。途中皆爲狂想填塞。明知身毒身世。安有千金  
閨秀。可密會於蕩婦之居。顧轉念之來。一瞥卽逝。且若謂無論死  
生成敗。終身之事。良在茲行。迨旣與接談。覺彼人器識學問。無一

不居己上。平居挾持意氣。狎觀女子。今則頓生漢文不及之思。來時尤想像幽期之女。終乏高騫之趣。而咫尺相對。覺爲態莊嚴絕。世如禮觀音。反觀及己。則直俗物之尤。血管中滿裝糞滓。美人香澤。寧容爾親。若存妄念。祇益罪惡。予至此自克之念復生。然美人者。每精風鑒。彼慧眼所及。決不有誤。則吾亦何必妄自菲薄。惟彼女家世。吾未之悉。審其風範。必爲巨家。則今夜之事。或一漏聞。必且無幸。而吾家老父。亦且未易陳情。倘同墮情科。則所嘗之煩苦。將無紀極。此可見愛人良非易事。願余年少氣盛。雖能燭照難處。

而一戀及新生希望。則復邁往無前。私衷自計。如彼女真能愛予者。予誓與美人同其死。生思潮至於極點。而從前克己之念。又復覺至。後余與棋卿漸稔。復證以人言。稍得其家狀。然未出余之所料。故於余之情感。無所影響。大約予每赴棋卿之約。乃痴想驅之而行。迨予歸來。則復大悔不應。多種荆棘。自害害人。此種安息之夜。余心之不甯。遠逾平時。卽事生情。因情動欲。由欲反理。以理觀事。本事制愛爲思。廻環起伏。至於疲極。始得熟睡。予憶一夕反側最甚。髣髴間見棋卿自身毒室出。余緊隨之。棋卿不知也。時已入

深夜。而馬路行人如織。棋卿御四輪馬車。眼灼灼撩人。人各春光被面。且若盡解佳人意趣。特發舒一種吉祥之氣以相迎者。是夜棋卿玉容春藹。律以平日貞閑之態。一見卽知其異。車入虹橋地。較偏靜。兩面高垣。輪聲答響。街燈欺予。照美人乃不朗朗。車行雖速。予乃不解何故相隨未失。比及衙門。而棋卿下矣。予亦竟隨之入。與之面母。其母則以是日與琴甫議微不合。沈憂之態。織以煩惱之絲。染以龍鍾之色。極可憐怖。棋卿跨入其室。與道歸來遲。其母卽凝睇棋卿不已。棋卿廢然無能更聲。斯時二人著點正同。而

所懷各異。因之發態相射。兩兩矜持。棋卿靈犀一動。卽亦了解。急  
沉斂其色。移坐近母。與瑣瑣言街頭景物。冀以是消釋其憂。母狀  
若弗聞。久之。問曰。汝歸自身毒許乎。曰。然。去時不曾爲母言乎。母  
曰。然。然。吾望汝以後弗更交身毒。身毒良足誑汝以惡。棋卿聞言  
大震。竭力自支。幸不爲母覺。已而其母促棋卿歸寢。已亦起往後  
室。棋卿目送之。見其手觸扉幃。猶依稀作嘆聲也。棋卿復竅然久  
之。旋起。余方默念。棋卿果以何事開罪於母。見棋卿起。卽復隨之。  
棋卿至一室。方牽帷。卽有溫柔之香。來撲予鼻。若告予曰。此香闈

也。予乃大詫。今日予有何權。乃敢與佳人同歸臥室。顧此念之生。轉瞬卽逝。惟見老媪方折疊衾枕。望棋卿入口。與寒暄而不爲禮。棋卿不暇他語。急卽媪問母狀。媪膝席床沿。且事事曰。今日少爺歸。與夫人談久。時正作勢理衾角。氣息復不續。棋卿急曰。談何事者。媪則下床。駢兩指痛搔其髮。作醜態。若甚艱於言者。棋卿罵之。媪頑笑。且徐徐續其言曰。少爺說上海風氣不好。近且益壞。少年男女都不規矩。小姐居此亦非所宜。夫人彷彿以少爺之語爲然。小姐汝欲歸乎。媪則不欲。上海繁華百倍於浙。居此胡不樂人家。

閑事。焉用管者。祇要自家規矩好。人家不規矩。也不得不規矩。到我們頭上。棋卿止之曰。毋多言。夫人果謂何者。媪曰。夫人言以游學來。小姐不畢業。似乎無名。棋卿則氣若稍舒。媪更曰。夫人且詢少爺。桂少爺學業何似者。謂小姐與彼曾有指婚事。異日或且歸之。復曰。毋怪媪言無狀。夫人殊弗細思。桂少爺胡足偶小姐者。天鵝至爲雀食。寧復有理。小姐行否。余自不問。但必以余爲媵。余決不承。幸而少爺不以爲然。媪嗷嗷之聲未已。棋卿已絕倒於椅。伏案嗚咽。而不成聲。余乃大驚。手足靡措。久之彷彿有物。出自棋卿。

之腔。招予告之曰。兒今與汝別矣。兒初識君子。未敢以彼事奉告。歎恨多矣。然事良確。初幸吾父母不守信誓。得以從容擇其所天。今吾母之言胡來者。其果以彼其之子。成人將有德耶。抑爲小人之殷勤所餌耶。抑以擇婿太難。謂聞家如彼。重以舊姻。卽非快婿。亦抱衾往耶。此種思想。索之予懷。何以無有。究之如彼輕薄小兒。誰則顧之。彼邇更纏繞吾身。然一度向兒諂笑。卽一度增兒厭惡。平居涉念。以爲社會之惡。滿兒慧心。世俗之網。層層縛兒。兒唯卽時成佛。庶了此債。乃無意之中。竟與君子相遇。在法男女乍見。奚

有百年相託之思。特兒不解何故。名園一睇。恩愛之液。種於眼波。自爾以來。兒惘惘如有所失。彼兒一入吾眼。更且狗矢弗如。數夕之談。頗以爲人間美滿之事。無逾於此。且自幸兒能得此。已不慮生。然仍當恃父母之愛。以格彼氏之約。更自奮勵。借學問之力。從容以申其自由。事或有幸耳。此想甫萌。卽爲橫風摧折。倘媪言確者。則彼氏不久當來取婚。而兒且卽時返浙。嗚呼。兒去年果死於西僮之手。亦大佳事。胡乃彼蒼戲弄君子。出而救兒。兒得君而生。此身甯復自有。賜談數夕。恩愛之深。已同山海。嗚呼。今生已矣。然

兒雖無福事。君生天之後。猶當以柔魂一縷。默繞君側。並呵護君身。勿以兒故。妄自戕賊。嗚呼。靡施吾夫。……棋卿至是。突然出聲。媼卽前連呼小姐。遂乃頓醒。謂媼曰。吾睡幾時者。得毋夢耶。媼曰。小姐未睡。夢何自至。余見小姐以首伏几。以爲有所思也。余又以唐突得罪。未敢煩瀆。而小姐乃驟發聲。彷彿道梅子二字。媼乃前來招呼。其實棋卿自暈而出神。而醒。本不過兩分鐘。故媼不以爲異。且瑣瑣問何以思及梅子。曰。吾等離浙久。後園中小姐所種之梅。或枯而死矣。棋卿長歎。轉以驚媼。媼曰。夜深矣。小姐幸速寢。媼卽

爲卸去所飾。棋卿復歎。扶媪行至床沿。又復痴坐。几上胡燈籠。以巨罩作慘綠色。媪立床前。華髮交頤。面青白如鳩盤茶。狀殊可怖。時室中光景絕淒黯。惟聞媪更聲曰。小姐速寢。夜果深矣。棋卿乃下左帳。媪爲落其右幅。反閉後室戶而去。是時室內萬籟皆寂。其有不息之機。盪予耳膜者。亦惟床頭嗽聲與壁間鐘聲而已。予旣前聞棋卿之語。中心悲梗。至無可喻。桂兒之說。余向未聞知。今由美人之口雪涕述之。理無有誤。則念棋卿愛余之篤。酸感之情。尤無可忍。亟欲製詞相答。而以老媪在室。未便爲此。且棋卿似未覺。

余在其室。余尤自賊。然余又自幸。彼未覺余。轉獲安寢。余伺棋。卿睡久。寂無可奈。悲尤莫勝。計與溫語。無逾斯時。余亦不憶。胆何自至。竟乃躡足。近榻。微掀其帳。則見棋。卿首向外。偏睡似熟。左手拊腮。而右手加於被上。褻衣短袂。不掩其臂。被綠色。雪膚之澤。乃類石脂。更移觀其面。則淚痕一線。宛然可尋。美豔不減平日。而微嫌瘦損。余頓憶與棋。卿別數時耳。胡憂能傷人。一至於此。憐歎愛歎。罪惡歎。不復自審。惟覺余膝屈於踏臺。以口就棋。卿吻微接之。棋卿未覺。余復接之。祝曰。棋卿。余與爾誓之矣。棋卿仍未覺。余則歎。

息。陡聞鐘機一軋。余驚甚。一轉瞬間。乃舉室如漆。渺無所見。惟樓窗與街燈相射。作光泥城術中一二履聲。橐橐能辨。認爲余校中之第十四室而已。是乃一夢。

予夢中既略識桂兒之事。急欲取人言證之。計身毒往來棋卿家。或棋卿別有所言於彼。擬明日卽往訪之。身毒者。熱心於予與棋卿之介者也。顧何以爲此。以予粗歷世故。初且爲所蒙。今子以所獲之柬證之。亦不難立晤矣。予爲約身毒許。有時予或早至。則亦與之閒談。而通常且任予與棋卿坐語。彼乃避去。故身毒何求於

予。予尙未曉。然身毒浪蕊也。予早審之。使予一人造訪。爲勢絕險。願欲得桂兒消息。卽亦不顧。翌日。予果乘機往瞰身毒。首詢以此。身毒曰。良確。身毒者。非必樂予事之成者也。然不使趨於成。則立失其所以相要之具。最好別有羈縻之術。而已以西廂爲陷阱。桂兒之事。其術之一助也。則爲予詳舉其顛末。身毒本善詞令。語尤滔滔不絕。曰。論以才貌心情。足下與棋卿實天然良匹。特桂兒風貌亦殊不惡。吾在棋卿家曾一見之。其風流處。人或特別見賞。亦未可料。且以舊姻而兼夙約。爲勢至順。相提以較。則此方之爲至。

逆似不待論。吾若爲棋卿。摒擋姻事。則二者孰可。亦至難定之權。衡何先生。吾非欲阻撓足下者。男女相悅。本天下之至情。矧若二人。節節相當。尤爲人世難逢之偶。惟天下事須預計結果。然後所下不爲虛著。棋卿生於守禮嚴正之家。兒女之外歡。何由陳請於堂上。妾意風聲一漏。危害且立。及棋卿彼其之子。旣夙爲棋卿所不屑。今得新知如子。當視彼更不值一錢。夫好女子。至逼嫁於一錢不值之人。而其女子又復激烈。爲道絕險。而逼嫁之事。又無可逃。先生智慮極周。此種情態。當已思及。夫天下用情。斷無自利其

身。而。不。爲。所。愛。之。人。護。惜。者。倘。棋。卿。以。君。故。瀕。於。死。君。果。何。恃。以。脫。美。人。於。難。金。屋。之。貯。訴。之。足。下。財。力。既。有。所。不。能。卽。相。挾。偕。亡。而。到。處。皆。強。頑。昏。濁。之。巢。寧。容。名。士。美。人。私。來。點。綴。以。足。下。青。年。有。望。立。身。一。敗。社。會。卽。被。以。惡。名。出。世。尋。途。動。皆。荆。棘。而。棋。卿。以。名。門。之。子。服。用。素。極。清。華。今。以。下。嫁。寒。生。且。爲。奔。女。縱。不。致。牛。衣。對。泣。而。一。舉。手。一。投。足。寸。寸。不。能。自。如。子。前。此。所。擲。之。榮。譽。及。所。嘗。之。艱。苦。至。是。舉。無。以。相。償。而。後。來。之。發。展。又。復。無。望。則。懊。悔。當。作。何。狀。倘。婦。德。稍。虧。或。且。交。謫。前。日。之。愛。情。勢。難。作。證。縱。尊。夫。人。

茹貧無懟。然嫩枝軟葉。經風摧折。吾子視之。又復何忍。嗚呼。天下情愛之絲。絲不絕。亦賴有物以副之耳。所副之物。不備行。且由愛生悔。由悔成恨。由恨致死。則一夕之良緣。足釀終身之惡果。此烏可不慎者。凡此吾皆透節言之。以吾所揣。並此亦難自致。其家防衛極周。而桂兒耿耿欲得之心。且夕無能自遏。決其大勢。不久卽將盡室過歸。逼嫁一層。萬難解免。則押衙之役。果屬何人。何先生。吾平心立論。倘棋卿非有君置之心坎者。桂兒之婚。或且勉爲畫諾。初時縱有悵惘。而以桂兒殷殷將護。久且恩愛稠生。君須知自。

由婚姻希望最富。惟其太富。亦易失望。一至失望。苦乃草狀。人爲惡姻。早委運命。一線恩情。引爲慰藉。苦中之樂。樂乃逾分。兩兩相較。寧取後者。若棋卿先與子訂盟。相死生。則殊未能望此。君當知女子爲情。絕無屈曲。癡之所至。舉一切利害而悉空之。故此種關頭。必恃爲男子者。不妄壟斷其愛。且善爲解導。使之走於和平。倘棋卿此時。依然待字。則卽爲堂上所不欲。而紅娘之說。尙非絕不可行。顧今日情勢。乃不類此。故吾忠告君。卽欲使君知棋卿爲人。聘妻。君與之接。不可過於濃密。致彼爲情所苦。至於無生。君若以。

愛。爲。言。則。此。等。云。謂。或。亦。在。愛。字。界。說。以。內。蓋。自。料。無。能。享。有。其。  
人。同。時。爲。之。犧。牲。他。方。幸。福。其。罪。比。之。殺。妻。且。應。加。等。君。得。毋。以。  
吾。論。爲。過。酷。凡。人。籌。畫。一。事。何。可。不。盡。將。前。後。左。右。審。晰。一。通。凡。  
吾。所。言。皆。欲。爲。君。計。出。萬。全。之。助。君。果。有。此。計。者。凡。吾。所。能。爲。力。  
願。悉。奉。之。君。謂。何。者。身。毒。滔。滔。言。此。至。於。終。篇。如。演。講。義。未。嘗。間。  
歇。予。無。隙。進。一。辭。然。亦。無。一。辭。可。進。覺。身。毒。一。字。一。針。鑽。予。心。孔。  
予。幾。欲。跪。捧。其。足。親。其。靴。鼻。蓋。予。服。身。毒。至。於。極。地。所。言。如。以。巨。  
鉗。洞。吾。臟。腑。提。予。肺。肝。以。出。吾。平。時。亦。有。此。想。然。百。計。陳。之。亦。終。

不肖。且谿刻之文字。往往爲愛魔所不許。故利害之想。偶一發端。萬萬不欲鞭辟近裏。身毒女流。何由具此鑄鑠造化之手段。涉念及此。毛骨爲竦。計此婦一席議論。當驅予於地球之外矣。卽應曰。君言甚當。特吾意亦不必欲得其人爲妻。身毒曰。誰非人妻。茲亦何害。特吾以棋卿大家閨秀。法當特眼相看。若吾輩者。直無施而不可耳。言時以手掠其右鬢。且作笑睨予。爲狀絕慵。予大懼。不知所答。立悟身毒持論之鵠。大與予異趣。予少留此。禍且莫擇。乃立起。興辭。身毒引予裾。予不顧。絕足奔回。

予歸校。復卽身毒言思之。以爲確有至理。於是層理其說。製爲數問自詰。

一曰。棋卿果愛予否。如不愛予。則本文立時完卷。無可言說。據身毒言。彼似愛予。且予自證亦確如是。

一曰。予果能有其人否。自由婚姻之的能達否。身毒曰。是或未能。予亦謂阻力絕重。

一曰。予得其人。予果能保持一安樂之家否。身毒曰。是或未能。予滋亦莫信。

一曰。棋卿舍予而外。別無所愛否。卽無所愛。果別無術以發生其愛。從容以送生涯否。身毒曰。是或有然。予亦不敢謂否。由是觀之。則棋卿雖愛予。倘予遵身毒訓。不更挑撥其情感。使之潛復其舊。復得身毒所預計之佳處。則予卽枯槁以終。亦所至願。然最後一問曰。倘棋卿立志嫁予。否且死。則予如何。予涉問至此。頓入昨夜夢境。彷彿棋卿臥予肘側。香澤微聞。予胸大震。乃不能作思。計往商身毒。或得長計。然有所懾。未敢卽行。時校事麻起。幸有他事捉予腦去。乃暫置此問不答。

章炎叔大家也。在予校講政治。病學生不中程。責各撰國文一首。以其精窳。分爲兩班。而講程以異。學生不悅。與炎叔齟齬。而羣樂與吳紫暉。循致章吳大鬩。而學生中分子複雜。同僚屢屢傾軋。予爲調人。日不暇給。而炎叔與廣東康素甫。辨論革命。致爲政府所忌。檄滬道捕之。詞連校中多人。校遂解散。予爲棋卿事。惱亂之時。卽在校事紛擾之頃。予連日困極。未嘗苦憶棋卿。然暇則棋卿二字。浮於腦際。應接室中。有美人畫兩幅。彷彿注名之字。乃作棋卿。鄰壁懸拿破崙像。注字亦類是。予因大異。一日偶暇。予計訪身毒。

非法。乃作函候之。兼詢棋卿狀。詞意殊慙。恐彼或不見告也。是日憶爲安息六日。別棋卿正爲一週。俾去不久。卽持復歸。言棋卿安好。其家尙無異狀。惟前番頗遭母譴。明日棋卿或未能出也。予雖以不得見棋卿爲恨。而消息不惡。尙不絕惱。而紫暉以逮捕急。謀卽日走英。同學建議。予當伴送香港。予無可辭。憶是夜之半。予輦與子話別於龍門船上矣。

予自香港歸上海。黨事益糜爛。同人星竄。或且入獄。而身毒室主亦以風潮故。杜門不出。予焦甚。然無術晤身毒。卽投函亦莫可。而

吾旅囊至無一錢。在滬不能一日居。乃又匆匆返閩。謀貲於家。以東渡爲辭。得錢尙裕。此次由閩來。卽寓子處。予不聞棋卿風息。亦已月餘。焦灼莫奈。幸身毒處主人。冶游如故。予乃冒險一訪身毒。所得關於棋卿者有數事。

一、棋卿自與吾最後一晤後。其母不許之出。故棋卿自爾未嘗至身毒許。

一、其家畏黨禍。圖返浙。早令棋卿退校。琴甫桂兒聞並卒業於聖約翰書院。母女兄妹並桂兒已於一月前行矣。

一、身毒比來曾一至棋卿家。未得晤。且爲其母所斥。

一、棋卿轉浙後。未嘗有書致身毒。

一、棋卿與予之關係。其母彷彿聞之。以所斥身毒語足以證之也。

予得狀頓癡。不知所爲。身毒頗憐予。慰予並至。此次審予煩惱。未嘗擾予。予料商量無益。亦未就彼問計。而特以詞色假之。防後來或有棋卿信息落彼手也。是後身再與身毒通函。彼仍別無所聞。近有人告余。身毒室主審予往來其家。將問予罪。予思此至無謂。

且身毒似未能協助予事。乃絕足不往。而身毒殊不憚此。友人言身毒鬧此種笑話。不止一次。故彼致予書如故。余悉置莫答。而彼煩言興矣。其實借廂之事。已成弩末。然予有畏彼處。則惟彼能造作言語。中傷棋卿。故近仍敷衍之。然欲壑無法可填也。

其實身毒所告余者。皆予意料所及。故以之輔證前設最後問題。甚非切實根據。然吾棋卿。天人也。謂其甘從輕薄兒。吾決不信。卽有是事矣。吾仍不信。卽爲吾前日所摯愛之人爲之。故予解決最後問題。乃不可避之事。所謂古押衙者。吾爲之有餘。然予舍去家

族。貧。無。立。錐。置。美。人。於。鹽。豉。之。中。愛。之。卽。所。以。戕。之。吾。亦。不。欲。果。不。欲。者。則。美。人。之。死。或。更。數。日。而。知。進。退。皆。是。死。谷。吾。子。之。智。如。環。亦。有。法。脫。此。否。予。之。東。行。意。良。不。忍。然。吾。異。常。躁。急。更。留。數。日。或。先。索。我。於。枯。魚。之。肆。故。予。亦。惟。望。羣。魔。效。力。領。會。身。毒。致。祝。棋。卿。之。詞。而。予。幸。得。以。枯。臘。之。身。飛。渡。東。海。而。已。

靡。施。言。罷。神。氣。蕭。索。蓋。詞。冗。而。唇。焦。尙。無。可。異。予。因。以。茗。進。之。惟。靡。施。今。夕。爲。態。殊。平。不。似。邇。日。之。煩。急。若。已。胸。有。成。竹。者。予。與。獨。秀。腦。中。悉。爲。靡。施。之。言。灌。滿。更。無。餘。地。可。以。運。思。當。時。亦。各。有。若。

干語。以答靡施。究竟果爲設策。抑屬慰藉。乃不能憶。可憶者。則詞極拙滯。毫不中律令耳。明日平羅行。靡施早九時當上舟。予與獨秀起。與靡施同膳。靡施談笑不改常態。予殷殷以通信之勤相屬。且任爲訪查棋卿返浙後情形。靡施喜。紀順隨報馬車至。予三人乘之赴虹橋。至石步則安徽蒯樞父在焉。樞父者。與予善。夙與靡施以公校捐款事不協。以予故交歡焉。後且相視莫逆。棋卿之事。或且與聞。亦未可料。是日以送靡施。故先候於此。余四人乃共登舟。未一刻。伍天奇至。時將啓旋。甲板上人聲鼎沸。語不相聞。在此

數分鐘內。亦殊難擇語。而有煩憂者。當尤不知爲詞。故斯時五人全無聲響。獨秀以手作勢向樞父。予未辨所語云何。天苛尤瑟縮不可奈。適舟人速送客者登岸。余等乃各與靡施握別。靡施沈靜之態。立爲悲酸。作謝一聲。幾於出淚。余等亦各道珍重。無歡而返。舟行既遠。予猶見靡施濃眉依稀可辨也。

靡施行後。予與獨秀無日不談及之。渴望一書至。乃久不可得。予雖得一郵件寄自長崎。而中僅入日本地圖綢巾一方。乃無靡施一字。予謂必彼登陸。偶見此巾。卽購以寄予。初無暇作字也。顧越

一週。予在某報紀事欄。見新聞一則。謂有憤懣生者。趁平羅號渡日本。舟未及神戶。約數英里。乘黑夜蹈海死。有與生同舟者。言生蓋效屈平憤世自沈云。予大駭。呼獨秀曰。此必靡施也。獨秀亦謂然。則相與流涕。然猶冀其非確。明日某報登有憤懣生傳。並指證其姓字。詳言其性行。而皆與靡施相去萬里。予與獨秀皆不以此爲靡施不死之據。尋審死者確爲靡施。憤懣生之號。胡白而來。予乃莫知。卽亦不問。但哭曰。吾靡施死矣。爛柯山人曰。此靡施最後問題之答案也。靡施初無意與棋卿結婚。後以棋卿情摯。相與誓。

之誓之即願爲之死而死之法有遲速順逆之不同則靡施未能驟決夫棋卿人之聘妻也而靡施復爲寡人其未婚前之障礙與既婚後之艱困皆在靡施燭照數計之中以靡施之脫略伉爽未能甘此未能甘此而別無法以通其志於是靡施死矣靡施者愛棋卿者也既不欲以艱苦戕之則或有他道可免其艱若靡施亦願爲犧牲供之然愛字反面乃爲妬字則坐見鍾愛之人爲人擯去行險僥倖既所不欲不出於自戕其道奚由於是靡施死矣矧棋卿者靡施之安琪兒也謂或不貞不可思議則以最後問題刻

刻相繩。非舍生不足以償之。於是靡施死矣。

靡施死兆頗多。東行前數日。曾填詞一闋寄廣東薛氏美洲。署名  
霖死。屬予爲之登報。靡施素不能詞。而忽爲此。署名尤可怪。予當  
時亦未以爲異。今苦惱之餘。不能舉其詞。是可惜也。余與獨秀皆  
以詩哭之。獨秀且有棋卿今尙在。得否此心同之句。余大責其孟  
浪。獨秀曰。何孟浪也。余欲說明其故。乃沈思莫得。得之亦復不當。  
一笑而罷。至棋卿後來胡似。余輩未能道一字。惟靡施所贈綢巾。  
逾年予有事返長沙。藏之行篋。老父見而愛之。予遂以獻。至今尙

無恙也。

雙  
林  
圖

三  
三

西冷異簡記

# 西冷異簡記

寂寞程生

## 第一章

寂寞程生曰。今小說之著甚多。而於言情言愛爲尤夥。有識者咸引爲大憂。謂風俗之敗壞。青年之墮落。皆緣是之媒。其厲者且欲禁之。然予以爲此非探本溯原之籌議。特支見偶及。而不知實有一大劣因之所誘致。固不在此而在彼也。果言情小說之效力有

足以激我少年民族純潔之血氣。能鍾於情。殉於情。吾方且祝之。尸之。善夫吾友獨秀君之序爛柯山人之雙杵記曰。『靡施之死。純爲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用情者既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

民族衰弱之徵。』昔王夷甫亦曰。『聖人忘情。』

忘情者非無情。正言其用情之大。殉情之真也。

孔不煖席墨不黔。灶釋迦願度盡有情。耶蘇示死十字架。皆情之鍾也。

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斯皆透邊刊中之極談。實有無量之宏詣存在。匪直嫉俗憤世云云。夫情之所鍾。其爲體至不一。而用焉則可以通陰陽。可以達精誠。順逆致感。中外相應。

鄭康成禮運注曰。情以通陰陽。又問喪注曰。人情之中外相應。

詩以成禮。以作

詩三百篇大抵緣情之作  
禮則聖人因乎人情而制

蓋無往而不可施。然要推其所歸宿。則莫非

由此一大性善之所宣化耳。禮經曰：『反情以和其志。』又曰：『情深而文明。』劉歆七略曰：『情者性之符也。』班固白虎通德論曰：『情所以輔性。』是故情用之於父母也則曰孝。於昆弟也則曰悌。於朋友之交也則曰忠信。於男女之悅也則曰愛情。推而大之。至於人羣。加乎庶物。則曰仁。曰義。由此觀之。情之所被。其不貞大。惟茲罷民。德不足以弼其性。情亦無以守其真。但嗜夫財。貪夫權。沉溺乎官爵。桀者。迺復欲逞其專制之毒。橫戾之政。賊夫共

和。範圍社會。挾持人心。聚意復其帝王獨夫之儀式。弱者既無克  
自振。刮去貪鄙。則又祇有逢桀者之惡。服盜賊之服。行妾婦之行。  
竊其殘食。假其餘威。雖遭屈辱。猶力作其一官誇人之態。聒不爲  
恥。於是一國之內。貴賤分焉。一家之內。勢利存焉。詭詐奸險。虛僞  
巧媚。習爲恆俗。罔不登極。而欲求所謂天賦本然之性。性發至善  
之情。情鍾如實之地。純而不駁。誠而不誣。宵不可得矣。然後家庭  
之內。難言孝悌。交際之間。難言忠信。男女之愛。亦難言貞潔。何者。  
所趨者賤。則所歸者自污耳。故中國今日之民族。卽男女之愛悅。

亦難有鍾情者。況殉情者乎。要知夫能殉男女愛悅之情者。卽足

以盡孝於父母。

古初之冒火伏棺見東觀漢記曹娥之沉江。覓戶見後漢書皆殉於父母之情者也。

致信於朋友。

伯牙之碎琴斷絃見說苑范式之以身代死見世說皆殉於朋友之情者也。

殺身以成仁。引死以就義。用真摯之

情之所至。固爲同相。非異非二也。然惟今之著言情小說者。亦多

不能就斯義而闡發之力導之。乃大都涂抹任筆。結撰肆意。有女

皆賈氏。無男不王昌。藻飾也。則濫語濃辭。本事也。則任意放蕩。或

目成而心卽許。或慾侈而身卽離。斯則又皆執筆述事者。緣罷民

之心理。搆穢亂之行爲。不識糾正其情愛之所止。變本加厲之過

耳。而言情小說固可任其咎乎。此吾西冷異簡記之所以作也。

## 第二章

琴香公子語其摯友秋影居士曰。甲寅仲春。予寓居西冷之鷗波小榭。一日午睡初興。鬢絲掠肩。春衫微縐。意緒極其適然。一無所繫。執起倚闌干畔坐之。攜卷頻翻。日時時注湖上。且領略此波光雲影。山色鐘聲之妙空色相也。有僮子名錦子者。時以清窰白磁甌貯龍井茶進。且呈一簡曰。頃有一蒼頭遞此書至。問是處非琴

香公子之寓廬乎。兒出應。比詢其來自何地。彼唯喏而已。若不能置答。交訖。卽匆匆去矣。予聞僮言甚訝之。亟釋手中書卷。執簡視之。簡爲藕色生絹製。鮮艷奪目。一望而審非市造品。簡面句書。句……玉蝶惠展……字跡絕秀。予覩此。神經不禁大震。手頓顫。簡幾墮地。予面及唇。血色盡失。儼如紙白。吾友。君知予爾時覩簡。何以卽受有如是驚懼之激刺耶。蓋人之喜怒哀懼。自其外境而承受者。中心不極端與之相應。猶足拊制其情感。不使顯現。苟中心已蒙其機。外境偶觸。則正如火燎泉達。無論如何強自抵禦。亦莫

可禁止其揚露厲發矣。此簡所書之名，殆卽予六載前與一燕下名姝秘密通信所署之名也。餘外實無第二人知之。卽友愛如君，予亦未嘗以此名對。維此名姝死已五年，乃更有何人書此秘密之名以簡予，而其最足以震予者，尤在此書簡之字跡亦絕與彼姝之筆相逼肖。故此簡一撲予眼簾，予卽悲恐震駭，若蹶落千丈寒冰之窟而不能起者。彼時錦子緊扶予腕，亦駭絕不知予所以。連呼曰：公子何似？僕人柳二於廳外正料予衣事，忽聞錦子呼聲，乃捷步入室，覩予狀亦大惶惑，急助錦子奉予至榻次。柳二固一

老於世事之人。侍予有年。從事甚忠。見予手執一簡。彼知予之驚顛者。必關是物。卽近予。將就予手中掣去。予此時復似有力。堅握簡不釋。以目叱彼。彼乃退立。與錦子互作細語。予時極力調呼吸。自求鎮攝己之神意。不暇辨彼二人奚云。幾經五分鐘。予始舉簡示啓。乃緘封奇固。不可暫闕。予猛欲知簡中究有何言。書究屬何人所致。其不可剖。則將裂封而啓。錦子頗機敏。逆識予意。走覓書檯。上象牙小紙刀。進予。輕撥緘口。簡開得一潔白玉版。筭展之長六寸。廣不及四寸。反復諦視。竟了無隻字。吾友。予斯時真若行雲。

霧中更無心力以審此疑團。惟念伊何人斯。故撰此冷劇以虐我。意將棄去此箋。然良又不能。因復作力。引箋至光線足處觀之。斯忽間見有極淡紅之點。七如芙蓉之凝露。暈現於箋之端末。而爲色殊未慘敗。烏呼。斯貞姬之血痕耶。情女之淚痕耶。抑幽閨妝罷脂粉澆污之痕耶。豈非奇離幻異之徵。予殊不能測此簡之朕兆矣。雖然。予病由茲浸深。羞饌弗進。藥石罔效。歷夏徂冬。今忽忽春光又至。草長江南。雜花吐芳。而予之新愁舊恨。亦以逐時增長。如蕉之展綠。蠶之藝繭。一葉轉一葉。一絲縛一絲。正復無已。吾友君

爲達者。將何以解我。幸毋吝教。予尙憶君有春夜之斷句云。莫怪  
杜鵑啼盡血。傷春人亦淚痕多。可謂曲盡愁人當春之滋味。予日  
誦之。秋影居士既聽琴香公子一席情話。乃喟然作微歎曰。悲哉  
琴香。予之纏綿幽隱之思。竟一至如斯耶。東風幾許。流鶯易老。人  
生於愛。何以遣茲。吾固多身世之感者。但年來心依寂照。略涉唯  
識之論。意業境成。漸覺虛妄。自體熏習。知屬無明。是以煩惱萬端。  
尙堪告釋。若謂達者。誠非敢任。且吾子此時愁緒。恰如一江春水。  
孰能止其東流。不慧卽具俚辨。恐子亦終難入聽。以凡說人者。必

識其人性分思慮之所在。然後言之斯應。感而可通。若距其性分。思慮而言。是成兩鏡。背立其光。能互相領納而攝受乎。今不慧敢有請者。子獲此簡。已達週年矣。亦曾一設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否。吾意此簡。必具有無限精神。無限聲色。當神聖注視。不可蔑如。使有所浸毀漫滅。倘此中隱秘。可一一洞悉。則不慧自應有慰子之機耳。琴香公子聆秋影居士之語已。內激於衷。不勝泣然。遽離座。趨秋影居士前。執其手而親之。曰。謝君深慨。予行年已二十二。然秉性孱弱。習成驕惰。未從學問。罔接通人。冗於紈綺。長於僕婢。

而生復不辰。十歲喪母。十七喪父。兼無昆弟之倫。單子熒獨。孤苦  
仃伶。誠盡歷人生之極慘。雖得伯父母善爲庇護。每一念至。終自  
悲苦。近歲已還。更墜情障。憂思哀趣。動輒現前。惛惛病軀。長此無  
奈。固已寡樂生之心。況復欲直超真常之境。君信能識我性分思  
慮之所在矣。君謂此簡必具有無限精神。無限聲色。詢我曾否設  
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君誠有心人哉。予獲此簡。旣已拆閱。當卽  
戒柳二。攜數騎。走湖上。分途物色。蕭寺筠庵。茶寮旅館。幾處處覓  
徧。殆至十日。猶杳無行影可稽。雪泥鴻爪。偶然著跡。龜毛兔角。本

自難尋。彼等已馬倦人疲。予病亦以大作。伯父又累函相招。予遂  
決意去杭。時屆春半。薄陰未霽。行次曉風吹面。細雨沾衣。惻惻離  
懷。誰與爲念。予乃不得不別西子而返歛浦。及至晚秋。予病稍愈。  
因復促柳二至都門探視。歸取消息。乃更有使予悲者。而此簡之  
所致。終莫能明。吾友君將何以一一洞悉此中之隱秘。然後始有  
所見慰於我耶。秋影居士見琴香公子之感傷如斯。面立現一種  
極矜閔之色。起撫公子之背。嬰其就坐。良久乃曰。琴香子良苦矣。  
吾懷滋痛。吾之總角友。爲瑤庭仲琪暨子耳。仲琪已物化。瑤亭自

其家難作後。八年來音書斷絕。竟莫知流轉何所。今存者惟子。子齒又稚於吾。吾固以弱弟視子。子亦惟吾是昵。子既抱有深悲。吾能不引爲己痛。其間果有需於吾者。吾要當竭我之力以助子。子於此簡。究未能索其底蘊。是爲一種問題。但以愚意度之。此簡必仍與彼名姝者。有密切之關涉。蓋彼名姝之玉折。子固未親儀面。別必於事後。乃始獲知。琴香公子曰。然。予於其歿之兩月。始得噩耗。遙泣長天。心祭而已。秋影居士曰。若如是。則子能將彼名姝之家世。及與子情感之交締。一詳其顛末。以告我否。琴香公子曰。可。

惟此時予五內縈回。七情淪渙。其極酸至楚之小史。實不堪再紉。爲申道之耳。秋影居士曰。子既不吝。予以見告。吾私深幸。唾玉之期。請俟諸來朝可爾。且今夕不慧尙有客。召飲於醉甌。約在七時。因回顧壁上時計鐘。見針杪已達六點三十分。曰。此時吾行將去矣。復按鈴招僕。囑駕車。且謂琴香公子曰。願子稍怡情抱。明日逾午。不慧來當聆子演述此一段哀艷之情事耳。琴香公子時容猶黯澹。無所擇言。謹答曰。諾。遂與秋影居士握手。互道晚安而別。

第三章

予造此記。於琴香公子之獲簡。竟闢空而寘之於開章。要非故予  
讀者以射覆探鈎之筆。特以此記文勢之結構。有不得不如是耳。  
此記之主人之爲琴香公子。諒讀者已能揣測之。是則琴香公子  
之生平家世。予今當先此一一述之。然琴香公子之獲簡。若非得  
秋影居士爲之推索。竭力以翼其稽察。則此簡之所致。或終莫能  
白。而此記亦固無幽曲之趣。奇麗之情之可述矣。然則秋影居士  
雖爲此記之賓。而實主中之主也。故秋影居士之生平家世。予亦  
當先此一一敷說之。

琴香公子。固旗籍。長白人也。伯父某。於清之晚季。嘗爲某省巡撫。父諱某。以軍機章京。歷官至禮科給事中。爲人清介。光緒間。以言事忤。孝欽后旨。奪職。遂放居天津。卒於旅邸。公子幼失怙恃。依伯父母教養。及長。姿容儁美。舉止閒雅。顧多病。體羸弱。俯仰若不勝衣。年八歲時。給事公嘗攜之游京師陶然亭。座中有宗室盛希白。祭酒者。海內名賢也。見而異之。曰。此兒濯如春柳。逸若秋雲。眞崑山之片玉。所惜眉目含情太盛。恐不克永其年耳。公子性純潔。無膏粱文繡之習。雅好天然之美。居常喜讀楚詞漢賦。慕屈平宋玉。

之爲人。數製哀文弔之。屬辭華妙。摛藻悲涼。儼同班馬。又覓名畫師。圖屈平宋玉賈誼三賢之像。顏曰三君。時以名花清酒祀之。而其所最愛玩弄者。則爲美玉。謂玉之爲物。勿假雕飾。自然潤美。微瑕罕容。纖埃莫蔽。其狀無論長狹方圓。皆能委宛合度。若使琢之成器。雖狀其本體。而質終溫如。故古之君子行必佩之。無故不去。祭祀薦焉。朝會秉焉。酬答贈焉。每對賓客。言論及此。則神會理解。纍纍如數家珍。欣然忘倦。故公子之居處什物。多以美玉爲飾。其品之高下真贋。觸目輒辨。不可相混。賈玉者咸服之。又能別其出

土之近遠。考其收藏散失之原流。皆歷歷可據。其嗜好之雅博高潔。有如此。非性與天成。皎然塵外者乎。公子不妄納交。其年已二十二。猶未一涉足社會。嘗曰。今之社會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其動作云爲。皆足有以損予本然之性。是不如閉門絕游。尙友古之賢哲。我猶得自養也。而其所往還稱最冥契者。則惟秋影居士。秋影居士與公子本共硯席之友也。幼皆讀於天津傅氏。傅氏爲滿洲貴族。有世子曰瑤庭。生而俊爽。妙解音律。宮商切響。絲竹協則。咸能按聲而正。通其精微。年十八歲。納蕪城歌妓凌波。凌波最善新

曲。合。登。之。夕。曾。製。詞。云。阿。妹。重。郎。心。阿。妹。重。郎。面。郎。面。有。時。衰。郎。心。有。時。變。儂。惟。嫁。明。月。終。古。長。相。戀。一。時。傳。誦。殆。徧。北。里。瑤。庭。每。當。佳。會。輒。倚。笛。奏。絃。命。凌。波。抗。喉。清。唱。揚。哇。激。楚。哀。音。遏。雲。聞。者。流。涕。低。徊。腸。斷。咸。謂。爲。不。祥。後。其。家。果。敗。又。有。蕭。仲。琪。者。中。州。大。家。子。也。父。某。爲。直。隸。觀。察。使。仲。琪。姿。性。沈。靜。神。彩。瑩。徹。喜。畫。山。水。取。境。布。局。雖。無。師。法。而。意。趣。則。自。然。幽。澹。又。工。小。楷。遠。摩。鍾。王。近。習。率。更。揮。運。轉。落。勁。媚。無。倫。時。亦。就。學。於。傅。氏。蓋。傅。氏。有。別。業。在。天。津。河。北。園。擅。花。木。臺。池。之。勝。瑤。庭。嚴。父。時。方。以。散。秩。大。臣。乞。假。

養疴天津。遂攜家居之。雅愛瑤庭。欲其成學。每延南中名士。爲之主講。故公子及秋影居士蕭仲琪。皆以通家子弟而得與焉。當此之際。人皆錦瑟。事咸風流。入則賦詩接席。出則攬勝聯騎。春花秋月。誠不識其樂之可盡也。因自號爲雲霞四友。此則公子交游之大略也。其後公子侍伯父官南方。仲琪先死。傅氏以罪敗。凌波天折。瑤庭落魄。公子又以內哀外感。傷其情懷。蓋隨地乃莫非悲端矣。

秋影居士者。江南產也。先世以文德著。至清咸同間。祖父輩乃有

武功於國。一時拜將軍者數人。父某。少以名家子。給事李文恭公。遣介左右。動徹機要。甲午中東之役。嘗爲偏帥。率萬人救高麗。和議成。罷歸。遂留居天津。性豪邁。喜聲伎。蓄女樂數部。常以自隨。又好結納。喜相名馬。燕冀大俠多嚮之。廐中白駒鬃駒。亦時不乏也。惜年未四十卒。居士幼有父風。兼慕遠西擺倫修黎之爲人。顧性文弱。丰儀秀逸。體力俱不足以舉其所志。因一以託之吟詠。有侍姬名麗珠者。越女也。幽閒窈窕。慧艷絕世。居士昵甚。著藐姑仙人賦以美之。琴香公子有驚鴻羞華二賦。亦爲麗珠作也。結褵之年。

居士歲方十七。麗珠纔長一齡耳。荳蔻梢頭。鴛鴦池畔。畫眉照影。看月題詩。分明夢裏。消受了幾許深情。而居士乃忽染以天行之症。頻危幾死。麗珠哀泣婉轉。不知所向。夜叩上帝。求以自代。廢寢食者數日。亦被傳其毒。迨居士興。而麗珠已香消南國矣。季倫未死。綠珠先墜層樓。鸚鵡猶存。琵琶竟沉碧海。此固居士弔麗珠之詞也。後居士又著梅窗憶事八十則。燕郎恨餘記四十章。以演其韻跡。香痕。然終以不樂。忽忽若神失。自謂其生命已俱麗珠埋黃土中。今所存者特虛軀耳。因去金陵。從石碓楊樂珊先生。講求出

世法。遂卜庵焉。蔣山時以琴香公子多憂思。不能自解。特來黃浦。一存視。悲於友誼。慨彼鍾情。乃力贊其探索。此簡不嫌煩阻。籌設種種。而委曲之情。終以畢露。間復同公子至燕北。尋視瑤庭之病。走洛陽弔仲琪之墳。使人足增意氣之感焉。

#### 第四章

十里洋場。風光清漾。電火乍明。車麟麟往徠不已。士女翩躚。釵光帽影。大都從味蕪園漫游而歸者。此非靜安寺路之晚景耶。路左

有巨宅。長垣環繞。朱門半啓。樹色葱蘢。層樓高聳。時聞鳥聲喧噪。殆倦飛而爭栖於林。遇以相語。共道其覓食之苦耳。入門右轉。傍樹東渡。曲徑數折。填以白石。行抵盡處。見有小樓兩楹。轟然南向。前臨廣場。大幾三畝。淺草初齊。軟綠可席。四圍雜植玉蘭文竹。間疊太湖石數架。亦奇峭動觀。時日影將落。殘霞猶在。返照牆壁。作殷紅色。樓窗隱約。珠簾未捲。深院寂寥。靜若無人。惟廊際畫眉鸚鵡。自架上時一撲朔而已。室內什器。陳設頗精美。半爲西式。中設長方棹。鋪以紫氈。纓絡下垂。上置鍊金古鼎。玉膽瓶。瓶供長薰。鼎

燕百合。幽香冉冉。襲人衣袂。壁懸名畫數軸。多宋明佳品。上列大玻璃圍屏。映照全室。依屏具檀木胡床。外蒙織錦。間攔翠石小几。有兩少年。相向對坐。啜茗深談。而爲音極低。一少年年歲可二十。貌殊清減。而備美如好女。絲結烏巾。明珠中綴。春寒未已。猶禦薄綿。緞袍膠履。斜據床右。懷擁一貓。毛色硬黃。瑩光可鑑。目閃灼與室內電燈相驚觸。虎虎欲躍去。逼視之。則爲闐玉所雕琢者耳。少年作語。輒傾其首。以手撫貓背。態極蘊藉。又極悲梗。一少年則年事稍長。面潔白。目架金絲眼鏡。服飾雅素。凭几坐。眉宇間又自呈

一種蕭閒遐逸之致。惟聆語時。似不勝其咨嗟感歎。噫。此兩少年爲誰。非卽此記中所謂琴香公子秋影居士者乎。

秋影居士於昨夕去時。與琴香公子約。逾午當來聆其演述哀艷之情事。想讀者猶能憶之。及至午。秋影居士以客擾不克來。特先以電話啓琴香公子。謂須向晚始可踐約。故秋影居士延至日落。乃乘車赴琴香公子處。既至。侍者肅之登樓。琴香公子出迎。檻次聯袂入座。詢曰。君已晚餐否。予令庖人治清釀。敬以待酌。秋影居士曰。吾餐已罷。但有酒亦甚善。今日爲十七號。夜來月色必佳。不

慧擬拉子作竟夕談。藉此正可重助意興。不識子能任之否。琴香  
公子曰。予多浮思。夕恒失眠。君計如此。實鄙願也。秋影居士曰。若  
爾。子可述子之情史矣。琴香公子曰。當謹告吾友。但茲事密印予  
腦際。予每一酬想。輒鼻酸心痛。內疚於懷。未嘗一訴諸人。今直言  
之君前。君亦當代予飲恨矣乎。酉年之首夏。君不扶喪南歸也耶。  
予別後。邑邑幾成疾。及至五月。予伯父忽以書詔予父。言祖母染  
瘡。勢甚重。可速來京邸。且謂祖母頗念予。須挈之歸。予父得書大  
戚。卽以書示予。命予可略檢隨身用件。囑予乳母亦同行。遂於翌

日攜數僕。乘京奉快車回京。予自十二歲侍予父居津。蓋不歸已三載矣。予亦時時思祖母及伯父母。第以老父督學頻勤。不令暫輟。無暇至京。今得歸省。於意良適。及抵家。祖母之恙。殊無惡狀。予父暨予心乃稍慰。祖母素愛予。今見予歸。身已漸長。破其衰容爲笑。召予至榻。親予頰。且讚予父教養有方。命予卽居其堂之西軒。俾得朝夕承顏。桑榆暮景。爲歡至促。悅佳兒足成禮。願含飴以弄孫。此固老人之恆態也。越十餘日。予祖母之疾浸愈。予父苦京邸屋宇卑暗。空氣穢濁。又尋將去天津。特以祖母愛予。遂留予京邸。

侍奉。謂俟涼秋。再着人接予。請於祖母。祖母允之。予父遂行。予留京邸。亦不大慣。惟祖母所居之院。尙有高槐數株。兩軒長廊。亦極宏敞。階下叢花環植。猶足貞賞。然居久之。終覺鬱鬱。日思作野外游。一舒積抱。因啓祖母。祖母亦曰。吾兒來京。已將彌月。猶未許吾兒一出游。良悶吾兒。此時十刹海之荷花。想俱盛開。明日若涼爽。吾兒可往彼處作游。吾若非病魔纏繞。當已去數次矣。予聞言甚喜。起謝祖母。祖母復向予乳母曰。汝公子去京多年。今始歸來。明晨乃第一次出游。可將我前日所製之新紗衫衣。彼須使人見汝。

公子。要出落得翩翩模樣。勿謂吾孫最陋無長進也。言已。願予大笑。又囑予乳母曰。明日汝亦得偕去。予乳母謹笑應之。

次日晨起。予漱洗畢。卽促乳母檢衣出換。至祖母處。時祖母尙未離寢。伯母在焉。予趨前問安。且言乘此早涼出游。伯母暨祖母皆笑曰。兒太消急矣。其有人遲爾耶。予聞言甚忸怩。亦覺己日來神意俱欠安適。不知何謂。伯母見予似窘。乃復慰予曰。頃已飭兩僕攜杯器。先至海濱。於荷花最盛處。爲兒覓清潔之茶亭。以便觀賞。去時可再伴以秦媪。祖母曰。兒去乘馬車最宜。汝乳母及秦媪可

共坐轎車。予一一承諾。遂偕乳母秦媪行。予以男子出游。而從者爲女媪。正復可笑。要亦爲予祖母及伯母溺愛之情出於此也。予乳母爲人忠厚慈藹。待予極盡其保姆之職務。秦媪稍滑。然善於言語。洞徹人情。每說一事。口肖手比。詼諧雜出。令聽者絕倒。故伯母命其伴游。予亦不拒。予住宅在吉祥胡同。至十刹海。出經地安門。路不過里餘。車瞬息間到矣。沿岸多人家園墅。樓閣參差。垂楊掩映。儼入圖畫。時旭日初上。水波湧翠。芙蕖萬頃。嫣紅飄動。曉風徐徐吹人襟袂。清涼如洗。予對此佳境。不忍馳過。止御者緩其轡。

俟乳母之轎車將及。予卽邀同下車。漫行柳陰中。未達數武。側聞笑語。隨風飄至。予迴眸視之。見左近橋際。亦停油壁數輛。有二媪。一婢。擁一女郎。方款步至。女郎年可十五六。作漢妝。修眉素頰。清麗澈骨。着粉紅單縑之衣。長裙壓地。輕葭若曳雲霧。髻挽雙翼。餘髮覆額。金鑽貫耳。容光四溢。予遽覩玉人。心怦然紛駭。不禁痴立。引首尋思。似曾相識。適彼美亦以秀睽矚予。流盼偶及。旋復掣去。爲狀亦若甚詫異者。正自猜索。予乳母及秦媪。忽趨予左。與彼二媪寒暄。且爲女郎致禮。女郎笑靨略頷。色轉頰。二媪比共秦媪作

微語目注予甚愜似詢予之究竟又時露讚歎之意女郎佇聽良不爲厭態更閒暇頻以素手弄其牙柄紈扇吾友君以予此際迫視女郎未免太甚何其甘居輕薄而不自重乎此女郎神意之高潔風姿之綽約洵爲世所鮮有至足見慕於懷蓋予意尙不僅屬此端實以此女郎予曾於何處得見顧一時力覓其前塵之影渺不可及復陷入種種冥想覺天地間事事物物咸假色相以住色相則因心分別以生生住之間實屬空法而論者又謂空之中究有真體存在是則虛妄不妄固由因緣環結非無端引合盡自性

所變耳。如予今日與此絕世名姝之邂逅，豈爲偶然，抑是往業不然。吾何不識，若識彼似詫，非詫根塵相接，勿待審計，卽迅如電影，陡爾觸發於無聲嗅之頃，已留一痕迹。予復以何故，必於今日出游，出游何以必於此時此地，得遇此女郎，信必有道，決非一時之妄念所得構造。思潮起落杪忽千里而不知己之神識之已出於舍矣。迨秦媪與予乳母還，請於予曰：公子可前行乎？予竟置若不聞。彼等以爲有犯於予，乃互相抱歉。予乳母牽予裾而自咎曰：吾輩貪作語累公子獨佇久矣。予始驚省，立歛神識，大爲慙惡，恐彼

等。識。我。痴。念。曰。無。事。也。因。矯。爲。他。語。以。掩。飾。之。而。轉。視。女。郎。則。已。偕。媪。婢。姍。姍。東。折。向。綠。翳。深。處。而。去。時。二。僕。亦。迎。至。卽。導。往。所。覓。之。茶。亭。相。率。旣。入。予。獨。當。檻。而。坐。荷。香。拂。面。胸。次。灑。然。而。後。念。前。思。聊。復。潛。續。語。未。暇。匿。迺。驟。詢。秦。媪。曰。頃。所。遇。之。女。郎。伊。究。屬。誰。氏。耶。秦。媪。見。予。爲。問。近。突。反。囁。嚅。以。答。曰。彼。卽。東。鄰。文。家。霞。姑。公。子。未。嘗。識。之。乎。予。乳。母。曰。媪。僭。矣。公。子。抵。家。纔。幾。日。又。未。出。門。一步。烏。知。霞。姑。之。爲。東。鄰。也。爲。西。鄰。也。秦。媪。笑。曰。老。婢。秦。媪。自。稱。下。倣。此。誠。僭。悖。敢。謝。公。子。霞。姑。之。家。事。吾。最。明。晰。卽。其。爲。人。吾。

亦最敬愛。公子若不猥聞。當略以奉告。予曰。亟願聞之。勞媪明言。秦媪曰。霞姑籍漢軍旗也。父以翰苑起家。出爲江南學政。不幸卒於任所。夫人玉氏。賢明有禮。生一子二女。公子居長。現入某學校肄業。次卽霞姑。霞姑本名佩霞。家人愛其和婉。呼曰霞姑。以示親切之意。幼者名佩琬。亦曰琬姑。老婢前夕至其家。琬姑被暑。偶沾微恙。故今日霞姑獨從媪婢以出游耳。霞姑性氣溫柔。愛弄琴書。工鍼繡。尤好蓄花。每當春日。必製錦囊。將園圃中所植之花。有殘落者。盡掇以貯之。或用白綾影刺落花無數。慘紅哀翠。繽紛萬蕊。

各極其翹舞飄零之致。真神工也。老姥嘗獲見之。又有潔癖。入其  
蘭閨。紗窗棐几。雅淨無倫。架上圖史。縹緗點綴。絕好一名流之書  
室。不類女郎居處。卽其吐囑。亦極玄妙。遇事遣言。靡靡成章。惜吾  
輩多不能解。祇覺清脆之音。一如鶯囀。可娛耳而已。然不悅作旗  
下妝。好御漢服。此則足爲異者。有婢名小鸞。亦妍慧可人。霞姑憇  
之行。必自隨。卽適間所携之明眸編髮侍兒是矣。予聞秦媪之言。  
畢心旌搖搖。拄首於檻。悵然無端。不自知其爲或欣或感。蓋予之  
一覩女郎。卽神馳魄動。逆料其必具有超塵絕俗之情愫。今聆媪

說如此。果不出予心所忖度者。曷勝允恰。忘言久之。而愉慰之色。亦呈現於予面。予乳母此時。未知是否瞰得予意之所在。竟笑向秦媪曰。霞姑生有如是之姿貌。又有若是之聰明。苟與吾家公子相配。真玉人成雙矣。秦媪復聳其肩。爲形若鷺鷥。以目射予。哆然稱和。予乃正色斥之曰。若輩信口揶揄。已不自檢。何復褻人閨秀。乃爾。彼等見予出言頗鄭重。亦大踴躍。聲浪頓爲寂然。予顧日影已午。炎威漸盛。振衣離座。曰。吾等其去休。二僕入整茶器。乳母秦媪遂從予匆匆登車歸。

琴香公子言至此。小僮錦子趣闢西樓之門而進。請曰：酒饌已具。公子卽就飲。否。琴香公子聞語，乃斷其談鋒。問曰：時爲幾何。錦子對曰：已入亥矣。琴香公子於是釋其所擁之玉猫於几。曰：小談未罷。夜已轉深。秋影居士亦應之曰：俯仰陳跡。百年誰在。因相與爲歎。跋履起立，共入餐室。

## 第五章

餐室三面皆爲百葉之窗。一面卽連於東樓。是時更闌夜午。月色

皎潔清光破檻而入。晶映几席。纖埃畢現。秋影居士飲檳酒數巡。罷却燈倚窗而立。仰觀樓外。長天朗淨。樹影參差。良久若有所憶。澹然微吟。琴香公子顧之曰。君抑將賦詩耶。秋影居士曰。否。適對明月。偶觸舊事。因誦謝希逸月賦耳。琴香公子曰。友生離散。端居泥憂。千古才人。同斯永慨。我輩悠悠。何以自止。予知君雖力斷塵思。栩栩然世表。然每當此蕭瑟淒清之景。其一往情深之懷。正恐未或能已也。秋影居士笑曰。良如子言。尋當遣之。但子既於十刹海歸後。事復若何。請子繼爲我述之。琴香公子於是停盃而續言曰。

予自歸後。更歷落無所適。精神恍惚。飲食俱減。惟彼姝之一片亭  
亭倩影。攝入予腦際。時或過發。暫不可失耳。是以鎮日無奈。頗思  
與之一謀面。以吐傾心企慕之衷。第各有庭戶。名教所關。固安得  
越禮。以貽羞玷。亦且不識彼姝。究於予曾否含情。予又焉敢冒昧  
逕陳所志耶。輾轉縈懷。竟空華泡影。日見諸夢寐。一夕黃昏。予方  
和衣假眠。悠焉思散。忽覩一雛鬟。年十二三許。婀娜含笑。牽帷而  
入。低語予曰。公子睡耶。吾家霞姑命兒相請。公子能不惜玉趾。以  
辱臨否。予卒聞霞姑見請。驚喜逾恆。推枕起曰。若非小鸞乎。何得

來此。我聞秦媪言。霞姑高潔無倫。雅比天人。已謂塵世罕與儔者。今惠爾見召。尙不以我爲濁物耶。我本欲過訪霞姑。接其芳儀。聆其清言。因苦無介者。故獨抱影踟躕。而未敢進耳。小鸞亦謙其詞。以答曰。承公子嘉賞。謬贊霞姑。公子。句不知霞姑自遊十刹海。得瞻公子丰采。兼於媪輩談說。藉悉公子之爲人。亦深致傾佩。人生茫茫。不易得一知己。苟相思慕。正宜論懷。毋事猶豫。自墮後悔。請公子從兒去。兒當爲介賓矣。予笑曰。艾彼佳人。載茲慧婢。吾生何幸。竟得與共往還也。遂躡履起行。小鸞緩步前導。似經無數深院。

迺抵一處所。小鸞指之曰。至矣。此卽霞姑之香閣也。予移目視之。門自東向。式若華月。上有額磚。署曰桐花舊館。青瑣未扃。掩關徑入。小軒數楹。清幽絕塵。修桐四株。皆高出簷外丈尋。枝葉凌虛。空翠日影。點映苔上。白石階除。朱闌曲曲。窗格通作冰梅。嵌刻極工。蒙以湖水茜紗。菱似輕煙。室外畫簾。爲風欺動。沉沉欲捲。予覩此。欣忻萬狀。和融之氣。溢乎心房。以非此雅館。是烏可居彼名姝。更憶秦媪之言。信不誣也。剛欲引入。而轉瞬小鸞杳焉。予以爲小鸞必先傳報。霞姑或富親近。乃久之猶不見出。予茲時逡巡廊楹間。

罔知所向。心轆轤如潮湧。進既不能退。又不得稍一駐足。惟聞琴聲鏗然而作。如風戛幽篁。水鳴碎玉。徐徐出自窗際。節奏純美。清動心脾。意謂必霞姑恰爾操絃。小鸞未敢告客至。殆俟其曲終也。周章籌想。大爲之神往。因回顧闌畔。有青磁雙橙。予遂坐之。傾耳注聽。審所鼓者。爲減梅三弄。特變其韻調耳。乃彈未及終。偶有一字。音落徵絃。而徵絃肆然崩響。絲若已斷。樂云徵亂則哀生。且於音律。徵者爲火。在人屬心。心聲變亂。詎爲佳兆。予念及此。懼而雀立。轉聆室內。則似有人啜泣聲。推琴聲。又有裂帛聲。甚巨。予斯際

驚詫莫名。殊不能以禮自守。遽就窗隙窺之。髣髴一玉人。低垂雲鬢。以素巾掩面。俯於案側。若不勝哽咽。然仔細辨識。竟似非霞姑。予始震異。倉皇欲遁。而頃忽間。又有厲音風起。予後轟然如雷擊。予駭極而奔。不期失足。遂顛躓階下。脛骨痛折。不禁高呼。適亦有人。叫予曰。公子醒來。其夢魘耶。予聞聲頗稔。豁目凝視。則縠帳半下。銀釭熒熒。固頽身臥枕上。顧叫予者。迺守予睡之乳母也。吾友予是夢。雖爲思慮有因而致。然亦可謂極其奇特。予後得至文氏。詣霞姑居處。果與予夢中所游無二也。卽今予與彼姝所造種種。

慘惻之狀。若一一迴證諸夢境。則亦莫非早具有端倪矣。

間復逾旬。匆匆已是七月矣。素秋乍啓。金風却暑。涼葉墮階。蟬聲清咽。予祖母每屆是時。必盛筵邀集賓客。以爲懇親之會。惟其期祖母尙未提及。而予盼之則甚綦切。以苟招請女賓。文氏終必有人也。一日午飯初罷。予向窗倚坐。強展舊籍。凡抽卷閱不過一二頁。便厭目擲去。又磨墨作楷字。潤毫攤紙。習未數行。亦復擱置。甚或狂草。橫直點竄。儘莫胡不可辨。人值其神經顛亂。思慮越度。往往呈發此種現象。予日來無聊之生活。則大都近是也。已而秦媪

來傳祖母之命以呼予。予至祖母處。時祖母與伯母正議請客。專予喜極。向祖母伯母問安畢。祖母謂予曰。吾日內將開秋季懇親佳會。吾兒其爲我書請客之簡乎。予欣然遵諾。願几上備有猩紅箋盈寸。筆硯亦具。予乃就坐。祖母每報一客名。予卽書寫一簡。如某太夫人某夫人某小姐。已積有十餘人矣。而猶不及文氏。予中心惴惴。滋爲惶急。祖母至此亦停語凝思。似更尋可請之客。且訊伯母曰。尙有誰可招者。伯母半晌對曰。東壁之文夫人。不當請耶。祖母爽然曰。文夫人何可不請也。汝若弗言。我幾遺忘。我病中伊

致意甚慤。感何如也。今卽其兩位女公子。亦當相邀。命予俱書之。予此時慰悅無比。似莫大之希望已獲。頓覺佳趣滿前。彼絕代之麗姝。從茲幸得通款曲矣。祖母旣復謂伯母曰。文夫人之疾。亦極可憂。倘或差誤。彼家小兒女。誠不了也。伯母曰。我昨聞人言。彼家公子。明春將完婚矣。祖母曰。若如是。則亦甚善。少頃。祖母又添請數客。命予一一書訖。遂將簡交伯母。飭門子分途延致。是日爲予祖母謙客之期。風日清暢。雅事悉備。廣廳之中。應接之室。供張莫不極其繁縟。且麗。處處花光弄影。芳氣中人。雖幽砌閑。

堦。小景點綴。亦都延佇可賞。又特傳班演劇。結綵徵歌。僕婢奔走。咸自振掀奮勵。不似平日之怠惰。懨懨無生人氣。蓋此皆予伯母加意指揮。刻求鋪設。以承老人之歡心也。予孤靜成習。嚮厭紛沓。於賓客周旋晉接之場。尤所引避。不敢逼足。而今日則精神煥發。氣象萬千。舉動活潑。迥異常情。一似彼姝已加我以溫語。歸我以攝去之魂。更自以爲予畢生美滿之事。殆罔或逾於此者。是以耳目之所接觸。事物之所領納。無往不含有快愉和婉之狀。及晡。旣盛服訖。徘徊顧影。徒倚欄楯。岌岌惟盼彼姝之臨至矣。未幾果有

聞者傳言。報有客至。祖母伯母皆出迎。予獨徘徊軒次。心自猜度。不識爲誰。正欲遣人探問。而秦媪適以祖母之命詔予。謂文夫人暨其女公子。皆在應接室內。請公子出見。已復笑謂予曰。霞姑娘。今日妝飾較昔尤端麗丰裁亦愈美。公子當留意勿復爲之神癡。使有所見。晒於人也。予佯若不聞。遂同來應接室。翩然步入。未遑周視。祖母卽命予前拜文夫人。文夫人年可四十外。雖面含病容。顧神態恬靜。行動溫雅。洵不愧大家風範。而更矚霞姑則體態盈盈。服飾華燦。猶髣髴前日也。惟長衫半背作旗下之時。妝儼然滿。

洲。閨。秀。又。自。饒。一。種。蹁。躑。風。致。以。美。人。身。段。無。施。不。宜。淡。妝。濃。抹。  
總。極。其。勝。爾。婉。姑。時。始。十。一。歲。固。一。垂。髻。之。小。女。郎。也。姊。妹。相。將。  
傍。立。母。側。因。亦。互。爲。之。致。禮。然。霞。姑。已。羞。暈。於。頰。紅。梨。微。上。矣。予。  
遂。引。退。坐。依。祖。母。文。夫。人。因。顧。予。而。語。祖。母。曰。昔。年。我。去。京。邑。公。  
子。母。夫。人。猶。抱。公。子。於。懷。殆。與。佩。霞。俱。未。三。齡。惟。佩。霞。先。公。子。生。  
二。月。耳。今。忽。忽。已。長。成。無。怪。我。輩。之。頹。唐。矣。吾。觀。公。子。之。貌。頗。肖。  
其。母。夫。人。對。之。殊。令。人。增。慨。想。也。言。已。深。自。惋。歎。祖。母。間。作。他。語。  
慰。之。已。而。客。漸。罄。集。互。作。寒。暄。語。溫。一。室。伯。母。乃。肅。客。入。席。時。廣。

廳前劇已開演。八音齊奏。百樂競陳。座上諸女賓珠光釵影。動輒照人。然言談至不一。或評戲曲。或論家常。或商略服飾。燕語鶯聲。各抒己見。而予座恰與文夫人席距最近。霞姑席又居文夫人下。時文夫人因復詢予所學。殷勤示意。備致慈祥。予幼失恃。每受長者之撫惜。卽自悲苦。今見文夫人垂愛如斯。感激無任。幾爲之墮淚。文夫人知予感伊甚深。遂又謂予曰。佩霞亦少能文事。吾與公子之母。昔年往還極密。且聯世好。汝輩有學。正不妨共研求。此後公子或有不懌。可來吾家也。予卽起謝之。斯際霞姑正以目睇予。

予適亦舉目視彼四目。偶擊眼波。一盪霞姑不禁爲之低鬟。蓋予與霞姑今日。雖未得深致衷曲。然兩情相悅。固已心有靈犀。莫逆之懷。於眉間目下。已觸類而喻。不假言說矣。及至白日西匿。客將尋歸。予始強趨霞姑前曰。霞姊亦歸乎。霞姑良久竟不能置答。僅微粲曰。然。冉冉從母去。

## 第六章

霞姑靜淑幽潔之閨媛也。既生名族。復擅才藝。蕙質蘭心。靈思秀

鑿固已負絕人寰。而母夫人又特鍾愛。吹煦護植。宛若掌珍。視長子幼女有加焉。其父在時。亦極寶愛。嘗自教之讀。故文學造詣甚高。兄佩福年十九。性流易。不好學問。喜修飾。迹近紈袴。雖入學校肄業。猶自放蕩。然習於排場。工酬酢。人見之者。多以為能。而佩福亦自以為是保家之令子矣。文夫人則深戒之。勉其崇德。顧非所願也。於是先人之遺書。子不能讀。而惟霞姑世其家。霞姑不徒浸深中國之舊學。即世界之新知識亦富。購坊間譯本。具覽之。苦不能盡通。因亟謀攻歐西文。文夫人重違女意。許之。遂聘請美國女

教士亞麗司脫。日一蒞家。以授英文。旗下頑固輩。鼠眼寸光。見而  
詫之。以是妄生詛議。謂霞姑已習洋教。吾家雖爲世好。亦知文夫  
人憐予。予慕霞姑。而祖母伯母。終不與之締婚。或亦以此故見梗。  
是未可知。予之初謁於文氏。卽予家謙客之第二日也。緣文夫人  
歸後。遣人致水晶文具。美玉玩器。諸珍品以錫予。祖母特令予往  
謝。更屬乳母秦媪爲從。予自日昨得復見霞姑。心境頓舒。如雲散  
月現。廿餘日縈結不解之相思。竟以告釋。昔之夢寐不甯而已甯。  
神識不靜而已靜。吾不知彼纖纖之姝。何以具有此種特別之精

采能使予一見以憂。一見以喜。故予是日之動定。殊自暇整。又不似疇昔席次。快愉悲感之叢集無序矣。文宅緊接予東壁。屋宇較新。亦復宏壯。予既至。閤者早已報入。頃見二媪出。謂奉夫人命。導予等內行。蓋佩福已出游。家固無應客之男也。經過穿堂數重。至一大院。檻室連雲。構勢華敞。登堦有小婢揭簾起。夫人已笑迎於門。予卽入拜。兼致祖母伯母謝悃。乳母秦媪亦前請安。夫人曰。區區之意。何言謝也。姪能來。吾極欣悅。昨日不已相屬乎。遂命坐。琬姑時侍於側。夫人顧之曰。爾不呼琴哥耶。琬姑嬌笑無語。牽小婢。

手以帕裹之。不已。予亦就隙問夫人曰。何久未見霞姊。夫人驟然曰。汝憶霞姊耶。汝霞姊欲作女博士。往者晝夜勤習漢文。近更思攻西方語言。因請一美國女先生至家教授。此刻正彼從事英文之時間也。乃視案上時計。復曰。尙有半句鐘。可完課矣。姪其俟之。遂遣婢出餠果饗予。予聞霞姑攻習英文。不勝佩異。以彼深閨弱秀。竟有此新機俊識。殊令我輩慙汗。因叩文夫人曰。霞姊英文學幾何時矣。夫人曰。今歲仲春方始就學。至盛暑輟業。日來秋涼。乃復開課耳。予曰。姪亦學過英文年餘。去冬以事間斷。居嘗頗思假

地温習。今幸違此。深願附學。不知若何。夫人欣然曰。是烏不可。佩琬幼。固不能受業。佩福初尙預課。近已置之高閣。不聞問矣。霞兒一人學。亦自岑寂。且少磋磨。姪倘欲從亞麗司脫温習。是誠兩得其宜矣。言已。回首屬小婢曰。爾看霞姑娘課畢否。若已歲事。可對彼言。有客在此。我命其出。見婢承諾去。俄而遙聞步履綵繒之聲。聯娟而至。簾乍啓。流香飄溢。霞姑扶小鸞入矣。見予在。含睇若澀。匏犀微展。予既立起。面忽頰。不敢平視。而心又復怔忡。無克自制。因亦罔知如何。作最温宜之語。可對玉人。乃霞姑轉款言詢予曰。

公子來已久乎。予始靜攝以應之。曰：弟至亦纔有間耳。姊適完課。耶。霞姑柔聲答是。遂至文夫人前問安。夫人命坐之肩右。以手整其襟。上所綴之珠珮。問曰：亞麗司脫已去乎。霞姑曰：已去矣。彼言明日尚須覓我以巴黎最上品之革履。但不識可着之否。言時垂袖傾鬟。自視其錦鞵。予斯際忍俊不禁。力覓言問霞姑曰：頃間聞夫人說姊氏勤習英文。想所造不淺矣。今誦者已爲何書。霞姑聞語。覲然曰：今春初學拚音。焉敢言有深造。秋來先生選皇家讀本第二集爲課本。持誦將不過數篇。惟音讀尚可上口耳。文夫人因

謂霞姑曰。琴公子亦曾攻英文。適聞吾言亞麗司脫在此教讀。大願從之溫習。吾甚贊之。吾猶憶汝父在江南任時。上摺請興學校。言文宜中西兼重。以養通才。嘗自欲從西人問業。後不果。今若鬢髻齡。當此世界交通之會。若不達一兩國文字。殆終難爲學。惜我老而多病。否然亦可略略肄習。惟佩福有此時光。又居學校。仍終日優游。不求上進。殊自暴自棄也。語至此。長歎不已。霞姑作婉語以慰夫人曰。俟阿哥歸。兒再勸之赴課。恐或不至中輟。公子能無嫌華門之陋。來同溫習。洵至佳事。吾等初學。有未清澈者。就問當

較易矣。夫人曰。吾言亦如此也。予遜謝曰。霞姊慧敏絕儔。一反三隅。況國學已具根底。弟魯鈍無似。雖稍有所學。究不過浮光掠影之知耳。倘幸與以同學。得接珠璣。劫去疎鄙。則獲益更非淺鮮矣。今霞姊何乃爾謙抑。霞姑載笑而視其母曰。公子謂吾謙抑。公子言者毋乃不謙抑耶。夫人亦笑曰。謙讓明禮。本德之基。惟謙不盈。讓乃有受。故海以卑廣而居深。山以鎮靜而可久。凡虛誕自誇者。皆敗德之器。無可成就。汝等能不驕人。互相退仰。但求學問。正所以自尊自重也。吾甚嘉之。予啓唇方欲有所陳說。而秦媪忽自倚。

後趣起曰。夫人與姑娘公子之論列者。直同學堂中先生講書。津善道。老婢等如下流學生。默立聽之。正不知心猿意馬。東馳西逸。急殺悶殺矣。言未已。舉室皆爲之宴喜。夫人曰。秦媪老滑。出言每足解頤。亦殊可人。較勝下流學生多多矣。時予乳母亦至。予側語予曰。公子歸乎。來已四句鐘矣。恐太夫人繫念也。予已自忘歸。然聞乳母語。遂起辭文夫人。夫人曰。今日談論大樂。何汲汲欲去耶。晚飯後再言歸不遲乎。予亦以恐祖母繫念對。夫人曰。既如斯去亦可。但姪何時思至我許。卽自偕乳母或秦媪來。勿用見外。汝

知吾極愛惜爾也。余再拜曰。夫人仁慈。姪深銘刻。惓惓之忱。曷敢  
須臾失。時霞姑攜佩琬立。夫人後凝眸欲語。爲態依依。予知其必  
有後言。但羞以出諸口耳。夫人復叮嚀屬予。歸候祖母伯母。乃率  
霞姑等。送予至於廊次。予此際實難爲懷。聊一申謝。卽偕乳母秦  
媪出。

予既歸後。乃從容將溫習英文事。陳之祖母。又懇言不願出京。以  
離祖母。請祖母寓函於父。祖母雅不欲我回津。今聞予語。大爲契  
可。予自亦上書老父。將在都情形。詳審申告。越二日。得父覆簡。謂

予居京。既能承祖母之歡心。復不致荒學業。卽緩回津邸。亦以爲然。於是予極忻慰。間復數至文氏。而文氏內外之人衆。俱漸次稔熟矣。卽佩福亦善遇予。然霞姑雖形影印合。混入無間。而就其表面細觀察之。則終覺萬種嬌羞。每情落於外。志達立際。似又深不可締致其愛力者也。予上課之期。定於八月一日。先由伯母至文夫人處商之。復由文夫人與亞麗司脫訂約。及期予乃受課。蓋每日午後一時至三時。爲受讀時間。亞麗司脫年三十許。爲人誠篤。中國語極佳。講解亦明晰。教授之室。另自爲一院落。四面俱嵌明

窗外週以雕欄。可凭可坐。前有砌石小池。秋荷數莖。猶自紅衣未謝。修竹數十竿。傍垣而植。翠籠粉壁。蕭疎若寫。室中設圓棹。置軟椅四。依窗則有梨木小几。間架盆花數事。予初至時。佩福尙預學。後彼以校中已開課。遂不至矣。予每來必隨以秦媪或乳母。霞姑惟携小鸞。授課時。亞麗司脫獨上坐。予暨霞姑則隨意坐之。霞姑居處。卽爲此室之西院。門際有長廊可通。課畢時。予輒過其居。煮茗談時。焚香讀畫。實藉師資。豈僅膩友。且霞姑天性超美。所造復精。往往能道人所不能道。予亦極逞己之所得。說以娛彼。予或他

去霞姑轉鬱鬱。惟言不涉乎心懷情抱。有時語未檢點。竟自呈露。則兩人如感寒疾。噤而遽止。由是且月餘。一日亞麗司脫尙未至。予憑欄坐。誦習讀本。霞姑則於室內俯案作字。階前簾影秋光。幽篁清寂。小鸞忽於西窗外叩格呼曰。噫。美麗哉。此雙蝶也。姑娘夜來不言。欲捕一對。置玻璃盒中。爲畫本耶。霞姑聞聲。問曰。是奚在。卽碎步取綺筵出。果見兩蝶。紫班金眼。綉織且長。栩栩逐繞欄西。遂直趨窗下。迎風撲之。小鸞則手張羅巾。追捉縞袂霞裳。低排斜擊。二人回環宛轉。裊裊一若作盤中舞。予旁坐凝觀。神渙欲癡。竊

以爲若使費曉樓當時見之影繪一楨秋閨戲蝶圖則更不知能增幾許明艷予亦擬起而助之而雙蝶乃竟漸集予右霞姑小鸞同笑曰公子速掬我等力已憊已予卽以書亂揮之立墮一翅喜甚亟自提取將以授霞姑其一猶款飛予肩未忍他去霞姑欲俱得之暫不予接仍舉筵就撲詎知引腕稍遠佇立欠舉一足又自踏其裙緣遂致傾體前伏遽爾墮入予懷予駭絕力曳之起小鸞亦前扶互相驚觸而霞姑之玉頰竟掠予唇際過膩香輕滑沁徹鼻觀予全身血液不禁顫動立注湊心臟心乃狂跳非強自鎮制

蕩若不能持。此時霞姑已羞不可仰。擲其箠。任雙蝶翩然偕飛而去。急奔入室。小鸞一隨之入。第自含笑。霞姑欹頤坐。顏色桃暈。且極嬌喘。微曰。卽汝呼有蝶。有蝶幾使予跌殺矣。小鸞不語於懷中。出瑤瑁小篋。爲霞姑輕理鬢絲。又隔窗目予笑。予急他視。已而亞麗司脫至。遂授課。惟予及霞姑。俱各低俯其頷。兩不相矚。蓋偷一相矚。其神聖初闢之情感。若害若羞。若驚若愛。實有極難乎其爲地者耳。

第七章

時維十月。氣益蕭森。庭樹鴉棲。黃葉盡脫。文夫人之舊疾。又復作矣。蓋勞瘵者。際此九秋之杪。僚慄悄寒。固最足以薄其虛軀也。霞姑事母至孝。侍奉備致。湯藥必自嘗而後進。又知母病難可起。輒暗泣。由是英文之課遂輟。予以霞姑不至。獨學寡歡。且惜霞姑之憂悴。亦或託故不至。亞麗司脫見學者既絕。因辭館焉。然予每日猶必至文氏。省視文夫人。以藉慰霞姑。霞姑見予無處不體貼其意。用情深密。乃轉增悲感。因謂予曰。吾昔與公子相遇。竊謂夢寐不期。日來竟得共朝夕。談學論藝。假玉石以切磋。花南硯北。爲樂

至夥也。又孰意風波易動。吾母病忽如斯。天之顛倒人何其甚耶。烏乎。吾母倘有不測。吾烏能獨生矣乎。願公子珍重。勿以吾之憂爲爾之愁鬱也。言時珠淚盈眦。數持巾搵之。予聞語痛徹。迺勉強曰。姊出言抑何沈痛耶。夫人病雖厲。然醫者言猶無礙也。吾亦願姊宜自愛護。幸毋過傷。姊謂我勿以姊之憂爲愁鬱乎。姊。句。汝。知。我。……心固無能暫睽乎姊之左右也。言至是。聲大梗塞。若弗能再成詞。惟目直注霞姑面。霞姑色變。蓋恐予重有言。或爲媼婢聞。卽顛聲呼小鸞曰。可將茶來。公子至已久。當渴矣。遂相率進。

室內探文夫人病狀。夫人踳臥於床。面外向。二目若瞑。聞予等入。啓瞬而視。見予曰。吾姪來耶。日勞汝矣。太夫人及伯母夫人俱佳。否。予前曰。祖母伯母屬姪敬候夫人。夫人今日已稍瘥乎。夫人曰。吾病已深。恐不能再起矣。勢雖有時略減。究何可恃。霞姑此際倚坐床畔。就枕上爲文夫人挽髮。夫人以目矚彼良久。旋復矚予。因閉目作長歎。琬姑側侍。以小甌貯參湯進。呼夫人曰。阿娘飲乎。夫人頷之。琬姑乃遞甌於夫人唇。飲畢。夫人又顧予曰。姪。吾近來恆夢見亡者。昨夕似與汝母夫人相談。汝母夫人溫宜和淑之態。尙

一如平生也。噫。汝母夫人與吾在閨中卽相友善。旣嫁之後。雖不常往還。然每於佳會。猶得見之。嘗於那年。汝母夫人孕汝。吾懷佩霞。汝母夫人與吾戲曰。若屬男女。則當聯……夫人言未終。語頓咽住。遂反首內向。又喘聲曰。姪可稍坐。吾言多。神憊矣。而予與霞姑初聽夫人語。已自感然。至是更槎觸無似。悲耶。喜耶。實耶。虛耶。霞姑則雲鬢低匿。幾抵於帳裏。而予亦惟自齧其唇。俯視地上。咸渾。暈如醉人。默不能出一語。少選。秦媪至。謂祖母待予午餐。予乃歸。嗟呼。吾友予叙至此。君得毋以我爲怯懦。卽有負心者在乎。

何則。以吾死母與文夫人。既有如斯明言。予既聞之。予自應歸告於祖母暨老父。以締其舊盟爾。又孰知予心已碎。而事終不諧也。予祖母伯母。本皆不然於霞姑。且謂文夫人將死。佩福必破其家。予父意更有所在。言予年幼。進圖者惟學問。區區婚事。豈能置諸念。倘有轉懇之者。則盛怒不可止。謂是徒亂吾兒之心意也。吾友君試思之。予將何以爲情哉。此吾所以負疚於懷。而悲苦卒莫或能釋耳。

予祖母伯母固愛予。前以予承順好學。故留予居京。今見予廢業。

又日造於文氏。知予意當有所屬。恐予父知之。責無旁貸。遂致書予父。謂予離父久。亟懷膝下。可着人來京接予。以免予之繫念。予父得書。信之。卽以二僕來速予歸。予聞之頗喜。以不見老父已近半載。今回津沽。亦殊得也。俄頃忽念及霞姑。中心陡現愴怳。意緒旋起旋落。罔知所措矣。大凡人當其情濃愛緻之時。恰如逢春花蕊。盈盈待展。敷榮向杲之希冀。前途正無程限。迺遽有狂風巨雨。飄至。將使吹折。其喚起之觀念。有不悲涼恐怖者耶。然予猶盼祖母之再止我。自念孤悶。究爲無益。遂起赴祖母處。祖母正寢倚軟

榻上。有二婢蹲榻右。爲之按摩腰膝。予入。卽趨榻前。捧祖母手。至予額。曰。祖母。父速兒歸。兒則不願離祖母也。祖母亦愀然曰。吾兒。汝父思汝切。數命吾兒去。吾皆阻之。今吾不能復留吾兒矣。雖然。吾明春可仍接吾兒歸耳。予始不意祖母有此斬截之語。竟無可補救者。予是時。幾欲放聲而哭。蓋予之希望已絕。其含之痛苦。尤匪言所能罄。然猶力自忍耐。辭祖母而歸予之寢室。予乳母正整頓予之行篋。予覩之。若矢貫心。倒臥於床。俯枕哽泣不已。予乳母知予之意者也。又素憫予失恃。每與予言。予母在時事。動生哀惻。

今見予悲。亦自淚下。因以茗進予。且獻聲慰予曰。人生聚散。乃屬常事。公子何悲苦如是。令旁觀者亦不能不隨之傷然。公子日已將宴。曷弗往一辭霞姑娘。明日此時。當可在津矣。予乳母爲此語。本欲鼓盪予之心氣。以滌除予之鬱邑。然不知此語實不啻飲予以刃也。予聞之。肝腸爲之寸斷。第昏疲已甚。置乳母之言而不答。靜息偃臥。乃沉寂既久。予乳母意予已入睡鄉。自作語曰。若使夫人在。何忍視此兒之荷慟如斯也。旋復微嗟。爲吾半下風帷。輕足而出。予此際忽似有人詔予曰。霞姑正念爾。爾可速往。否則無晤。

面之會矣。予卽憬然而起。披帷外視。窗掩黃昏。微現月影。予遂潛步出。僕婢皆不甚注意於予。以晚色將闌。未可察識也。及至文氏。闈者室已燃燈。二三蒼頭抽烟聚話。嚕嚕不可辨。予之入也。彼等亦竟未之覺。四顧庭院冷然可懼。一似經行曠野寂寥之居。予緣階而行。踽踽間。不知足之已抵霞姑居處。及闈。欄際忽有人啓問曰。誰耶。予辨其爲霞姑之音。予心大震。呼吸俱促。顛聲應曰。姊爲我也。霞姑亦顛聲曰。弟何爲夕。至予亟近其前。堅挽其素手。久不能出。言淚下如繩。點點隕其袖端。曰。姊恕我。鹵莽憐我。情癡我。明。

自行矣。今強來一面別耳。姊乎。霞姑未俟予此語已。顧亦雙淚迸落。體震慄若被嚴寒。瘦屨幾不能佇立。雲鬟遽墮予肩上。曰。吾弟。明日子果捨我而去耶。雖然。吾母亦在朝夕矣。言未已。乃嬌嗽頻作。時月正破雲而出。光照廊下。分外皎灼。似爲予一對離人。特展其清暉。霞姑素面與之映對。眉黛叢愁。淚珠晶結。顏色沉白若石。身着紛絨之衣。美乃可悲。旋復自起。續謂予曰。吾弟。此去津邸。歸事老父。幸自珍重。天地悠悠。吾誠薄命。吾惟願子毋置我於念。以苦縈其心。予忍悲曰。姊乎。天或鑒姊之孝。使夫人起。其沈疴。弟但。

有。謹。守。先。人。遺。盟。死。以。不。逾。爾。且。吾。人。之。墜。地。爲。愛。所。致。是。愛。情。者。構。生。命。之。本。原。吾。甯。能。失。其。愛。情。而。重。生。命。矣。乎。於。是。仰。面。微。呼。上。帝。者。再。又。呼。予。死。母。者。再。乃。詎。呼。未。已。而。小。鸞。入。蓋。小。鸞。先。以。霞。姑。之。命。往。別。室。取。物。故。不。知。予。之。適。至。也。此。時。覩。予。乃。詫。曰。公。子。固。在。是。耶。秦。媪。乳。母。尋。之。殆。偏。矣。又。見。予。與。霞。姑。悲。狀。竟。自。驚。駭。遂。欲。扶。霞。姑。入。室。內。而。予。乳。母。及。秦。媪。亦。蹤。跡。至。見。予。在。二。人。故。作。細。語。語。曰。公。子。速。歸。太。夫。人。呼。之。頻。急。老。婢。等。第。謊。言。公。子。清。眠。未。興。苟。知。向。晚。獨。出。老。婢。等。身。碎。矣。遂。不。待。予。之。有。說。卽。

擁予行。至於院外。予奮身回顧。雖雕牆懸隔。猶微聞霞姑咽聲呼。予曰。行矣。吾弟。

琴香公子叙言及此。涕下不可止。以手拒餐棹。引杯大飲。秋影居士亦黯然無言。錦子癡立。室中燈月皆含慘澹之光。琴香公子旋又續言曰。予既歸津。三閱越月。文夫人之惡耗至。予當欲回京一視霞姑。然予老父病亦着枕矣。纏綿牀褥。經歲莫起。再明年春。而予父逝。時予伯父正得外放。舉家皆遷赴任所。道過天津。遂將老父柩寄厝荒寺。挾予南行。逾月霞姑之噩音至矣。嗟呼。人生際此。

可不謂歷盡極酸至悲之境乎。琴香公子此時復於懷中出信數函。遞秋影居士曰。此皆予與霞姑別後。至未南行時。霞姑致我之書也。請君悉閱之。但吾之通信極爲艱苦。以每次須有人回京。或來津。假以物送秦媪。秦媪乃爲轉致之。霞姑亦復如是。苟由郵。則恐闖者誤投也。言已。伏案而噓。秋影居士乃展霞姑之信。就燈下讀之。

## 第八章

第一書曰。佩霞歛衽再拜致書。吾最摯愛之玉弟足下。始予聞吾弟之言歸也。猶謂可以暫留。孰意竟匆匆成別耶。判袂之夕。悲何可言。黯然魂銷。惟別而已矣。斯文宿翬。於今良信。媪輩擁弟去後。小鸞卽奉予入室。萬轉柔腸。此時寸寸斷矣。玉帷四垂。銀檠半燵。愴懷身世。有淚無聲。純白之情。天心當鑒。思等流光。間恐或絕。惟冀如弟所言。厯劫重生。願持勿失。雖使骨化形消。因風委露。墮塵緣而不盡。纏綺業以無窮。亦非我之所引爲悔者耳。方今阿母之恙。較弟去時。其勢稍減。苟能再進一勺之饘。味嘗靈藥。涵致清神。

則猶有生機乎。勞弟懸注。謹以奉聞。言不盡意。書與神馳。伏維珍重。第二書曰。朔氣凝寒。深閨愁重。開軒臨除。益自蕭條。昨日偶過東院。躑躅廊際。戶網蛛絲。幾不可入。敗葉盈階。荒苔沒砌。池水黯淡。枯荷勞折。撫瞻舊事。渺乎若夢。悵然自絕。而不覺涕隕之無從也。竊歎人生之離合。乃有眷於悲歡。凡屬含情。誰能遽遣。昔之與弟。本蹈南北。甯期言面。便爾同心。耳鬢撕磨。硯席磋切。花間共語。池上聯詩。其樂何極也。乃者時忽見別。頓阻關山。天路茫茫。無由會晤。臨風灑淚。對月悲啼。人各一涯。相思徒佇。又何其淒涼也。繼

復入室。得英文片紙於課棹屨內。是君八月十五默寫之卷也。字斜線直。宛轉停勻。著墨鮮潤。秀上眉端。無怪當時亞麗司脫笑弟。卽習西字。亦肖女郎。雖然。彼又烏知吾弟。弟純潔其性。優美其思。樂天然之趣。觀自在之理。加以秉質超逸。縈思彫華。故進退體被鸞和。吐囑語脚珠玉。固不同乎世間任誕才人自飾佳士。如醉心功利。競懷名勢者。更無足論。豈真有類我輩清宜和柔之女郎耶。歲已就莫。藉使裁箋。未達精微。惟意相印。第三書曰。吾最摯愛之玉弟。鑒之。嗟呼。天之禍予。曷其無極。旣喪我父。復奪我母。有生之

慘。寧。復。加。茲。兩。接。唁。言。字。字。俱。淚。茹。悲。含。痛。弟。之。所。以。慰。我。憐。我。者。可。謂。至。矣。三。月。以。來。予。懷。耿耿。非。不。欲。一。致。蕪。箋。以。表。積。悃。奈。何。將。濡。筆。而。淚。已。流。既。陳。辭。而。語。忽。塞。千。端。萬。緒。奔。上。心。來。正。不知。從。何。而。道。起。也。茲。者。哀。母。之。心。固。未。稍。輟。然。念。弟。之。情。又。何。嘗。暫。止。下。幃。刻。燭。和。淚。寫。衷。敢。紀。屬。續。之。言。居。喪。之。戚。致。乎。吾。弟。亦。欲。吾。弟。知。余。中。夜。煢。煢。哀。念。慈。親。惶。然。無。所。告。訴。之。狀。耳。吾。母。去。歲。臘。底。服。沈。醫。之。藥。切。脈。聞。聲。薄。有。起。勢。余。私。慶。幸。方。冀。可。瘳。故。除。夕。前。三。日。復。弟。之。書。未。言。母。病。之。若。何。也。及。夫。孟。春。疾。乃。大。漸。

未延三日。遂以不測。昊天罔極。竟忍攘吾仁親慈愛之母而去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母當彌留之際。余獨依伏枕畔。承衾咽噎。吾母猶堅執余手。呼余曰。吾兒。勿過悲苦。由是而兒之寒溫饑飽。吾不獲再加以意。宜自愛護。然若兄若妹。則更惟兒之是賴矣。嗟夫。吾弟。余聞阿母之言。不禁一慟而仆。至今思之。猶令人長號不能自己也。吾母既殯之後。余支離特甚。日輒數暈。竟至絕粒。適姪氏來自奉天。見而憐之。百計調攝。乃使一息復存於世。而姪氏又以舉室孤弱。兄妹涕零。無人可以治事者。遂定於喪中。爲兄迎娶。

阿嫂於今已匝月矣。人生憔悴。憂患紛來。死固能酬。同情莫接。寸  
心鬱結。兩地徬徨。昨奉手翰。謂老父近亦被病。且屢瀕危急。日侍  
湯藥。殊自憂悒。懸懸左右。罔識投止。噫。彼蒼之遇於吾二人者。何  
若是之酷耶。筆墮哀餘。臨緘愴裂。不知所次。聊慰遠懷。佩霞泣血。  
再拜啓。第四書曰。使來辱惠玉環九枚。循轉不解。素綺一端。縑織  
甚密。對物喻情。興懷動魄。載茲渥寵。益增惋怛耳。餘春向盡。雙雙  
乳燕梁闌。首夏猶清。片片落花簾際。閒宵有淚。永晝無言。步月徘徊。  
難忘幽眷。看雲佇立。不接清塵。粉暗裝奩。脂殘鏡屨。昏昏志緒。

鬱鬱偕從。把卷則神移。挑琴則心碎。重尋舊事。夢斷綢繆。複製新  
篇。聲含酸痛。伏念吾弟。侍疾津門。弔影蓬館。殷勤扇枕。委曲溫衾。  
衣減綺羅之飾。食却海陸之珍。聆晨風以微泣。對暮雨而長吁。遂  
使翡翠筆床。花鬢垢掩。珊瑚硯匣。燕翅塵生。婉約心情。懶結陳王  
之珮。風流意態。愁薰韓椽之香。蓋羞白蘭煎煙。寒楊柳。憐誰玉折。  
露冷芙蓉。乃猶魂飛京邑。思繞燕山。贈我以瓊瑤。示我以幽爽。效  
銘心鏤骨之儔。作別鶴分鸞之語。良足多情也矣。惟慚陋質。已冒  
窮途。感時命之多艱。悲履止之寡樂。體斯慰藉。敢不拜受。今奉塵

尾一柄。可以辟塵。可以談義。絲巾二方。可以覆枕。可以掩涕。  
秋影居士。就鐙下。將霞姑致琴香公子數書。逐次讀已。意殊惻然。  
淚含欲墮。乃亦蹙額顧謂琴香公子曰。昔巨源詩云。風流才子多  
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今況當數紙耶。無怪子之欲情死矣。琴香  
公子時仍伏案次。聞語未答。且喘咳作不能已。錦子亟以熱茗進  
之。又爲秋影居士把酒。居士止之曰。吾覺微薰。更勿需此。汝可將  
珠裘來。加汝公子。遂復向琴香公子曰。夜已向盡。寒氣侵人。子恐  
不能堪。卽此休息乎。琴香公子曰。否。余尚有要言告君也。因舉茗

微啜。錦子適持衣至。漫起着之。良久曰。余昨日不言去。秋柳二在都。締取消息。乃更有使余悲者乎。秋影居士曰。然。但未識爲何消息。更致足下悲也。琴香公子歎曰。蓋余自悲霞姑於泉下。四五年來。侍伯父淹宦東南。實未嘗一訊都中親舊之動定。以有所觸發。則私心沉痛耳。至是始特遣柳二存問之。踰半月。柳二南歸。乃述其在京見聞之種種。孰知文氏之敗。竟非余意所及料者。文氏於滿洲雖非世胄。固名德之後。惟以佩福陶誕其行。勢至中落。婦又伎易。更形陵遲。故當文夫人棄世未三載。而大局已不可收拾矣。

琬姑丁斯憂患。尤爲破心。旣傷老母。復悼伯姊。真若嬌花被雨。弱草驚風。矧又受敗兄戾嫂之蔭覆。其摧挫窘促之情。自可想見。顧年華浸長。貌益娟美。幽淑成性。一秉母訓。雖遭屈抑。亦惟任之。攬鏡窺影。時或自憐而已。所幸小鸞戀守舊恩。謹侍左右。誓不他去。朝夕相親。猶慰意焉。至辛亥之夏。佩福以家計愈以困絀。先人遺產。典質殆盡。將不可支。因託琬姑小鸞於妗氏。以前遵妗氏意。許琬姑於吉林毓中書子也。而自率妻孥走荊州。投駐防將軍鳳公。餬口。鳳公其妻之中表也。雅相錄之。居未三月。遂值民軍之變。鳳

公死之。佩福夫婦亦竟遇難。凶耗傳歸。情傷骨肉。琬姑抱其姪氏。日夜號泣。繼之以血。弱女子第何爲。終不過招魂設奠。哭斷長天耳。乃斯時南北正言統一。毓中書亟謀反里。欲迓婉姑同歸。婉姑義不可。謂須持終兒服。姪氏亦以爲然。奚知禍機又由此起矣。姪氏有戚。名裕南平者。旗下之僮鄙也。本藉賈而富。自視龐然。但比之居官者。動爲婦孺瞻企眩惑。則猶未爲貴也。因於光緒間。納贊除道員。後以通關節敗漏。禍及珍妃。革職鬱悒十數載。伏不得逞。其事國人多知之。迨清室亡。新國初建。雖曰民主。而當國執政

者。實未嘗祛去其最卑劣富貴尊榮之慨想。故一般社會民智。仍不能進化。造有若何之新活計。使人各展發個性之本能。盡力以維持世間。確守自由權界。於是裕南平傲倖易得之心。希位慕勢之念。復因時而熾。挾財貨遨遊諸貴人間。夤緣得接桓成君。桓成君恃父威。爲貴人之最有權力者。一喜怒足以左右諸貴人。因諸貴人多承迎其喜怒。乃所以爲貴人者。桓成君有別館在石駙馬大街。選色貯嬌之處所也。裕南平素工諂媚。曲意苟容。頗邀桓成君歡。亦得出入是館。久思攘一殊色以獻。則膺卿大夫之位。如反

掌耳。歸屬其妻物色之。其妻卽以婉姑對。且孤苦易與。矜氏亦老  
懦不足懼。裕南平大契可。謂間嘗一見之。果窈窕孌也。若獲斯美。  
功名當立就。較彼所謂碩學通儒輩。鈔襲前人之作。遙譯異域之  
文。依草附木。射譽采名。題曰文集。顏曰著述。莫不委身豪貴。周旋  
數十寒暑。至今髮皤皤然。而始得拜一參政。任一館長。以爲榮幸。  
舖餒地。其用心致力。不大有工拙耶。他若背故君。害同黨。煞費艱  
苦。殷勤忍詬。效犬馬奔走之勞。爲厚祿高官之計。伊等所策之笨  
拙。更不可同日道矣。當卽命其妻誘致婉姑。婉姑持兄服旣終。將

賦于歸矣。會毓中書卒。吉期因以再滯。始氏以小鸞年齒長。相守非禮也。遂遣嫁之。始氏門族素單。有子早死。好禮佛。日常誦佛號數十千。有兩老大婢。供給使。故庭戶內。固極寂寞也。琬姑以明珠仙露之姿。生長金粉綺羅之窟。遭家不辰。所親喪亡。長年永日。對此枯靜無聊之居。迴想舊日之生活。則於結何堪。今乃忽得葭葦。疏通款洽。憐慰備至。寧不心悅情感。而有絕拒者乎。於是裕南平之妻計行矣。始則臨存遺問。繼則載引同游。琬姑始氏。皆雅信之。不知其別有懷抱也。一日裕南平妻過琬姑。許約往三貝子花園。

賞芍藥。謂車已備。惟待明妝耳。時在新秋。風日清暢。琬姑意亦欣然。姸氏以琬姑纏綿愁疾。出覽郊原。應可蕭散。大贊助之。遂敦促容飾。從裕南平之妻並輿而去。乃越三日。竟不見歸來。姸氏訝之。遣婢訊於裕所。聞者拒不納。佯言夫人游園未反也。姸氏乃駭然。自詣裕。裕妻固在室中。根究底裏。裕南平竟出而以實告。謂斯事本得琬姑之同意。非已罪。且桓成君當今之貴人。琬姑此去。必專寵。將來幸福不淺。姥何憂。姸氏聞裕言。驚悸欲死。蓋姸氏之於琬姑。有亭毒保護之責。倘或差失。將何以對其先人。又何以答於毓

氏。且知琬姑貞潔。性命必不可保。遂跣首投地。百端詬索。而裕終置不理。矧無奈且歸。因寓書招統中書子至。語之所以。統中書子一貴介少年也。且不諳世事。但志氣甚盛。遂具控裕兩平於法庭。謂其誘人妻女。乃裕已先向審官道地。及開庭時。辭多爲裕平反。兩造律師之爭辯。亦無大軒輊。終得一不明白之裁判。而裁判之。應知中國法律。視威權金錢兩種勢力爲轉移。無所謂道德公理也。凡民苟有達乎是。則雖抱沉寃。亦應不至彼虛僞之審判廳。以重討苦惱。此特矧氏統中書子不量力之所爲耳。後矧氏細偵琬

姑之踪跡。乃悉琬姑自裕妻誑入別館。桓成君見而果大愛悅。但琬姑冰霜自守。皎日誓心。峻不可犯。數覓自盡。桓成無可如何。亦未忍橫加迫切。惟令侍兒善防護而勸導之。未幾。桓成君忽以試馬墮地。爲馬踐踏。幾乎隕命。由是行宮雨歇。禁苑雲遮。經時莫幸別館。而琬姑亦得暫延其餘生。嗟呼。似此奸宄詐惡。不惜欺陵孤弱。以自恣所欲。效禽獸性之行爲。而一深閨弱秀。竟被其塗毒。生命危在旦夕。凡屬天良存在。神靈自守者。咸當出其秉賦之善力。以營救而抵禦之。況不肖之於文夫人之於霞姑。有感恩知己。

之私乎。惟不肖。萎情病軀。無克自振。欲營救之。則資力綿薄。欲坐視之。則中心靡忍。吾友。余安得不更有以悲耶。足下倘能翼不肖救琬姑於難。則余誠銜恩沒世而不忘矣。至搜求西冷異簡之究竟。則終當要在其次耳。秋影居士聽琴香公子述斯言未半。卽避席而立。至是竟扼腕抵几曰。天理安在。人道安在。若輩真狗彘不食其餘矣。旋復就坐向琴香公子曰。吾輩悠悠。雖不營乎當世。然視此等事。要皆吾人分內所應竭力排解者。固當如子之言。是不徒以情義論也。願子毋自悲苦。吾必有力以拯琬姑出。琴香公子

叙說既多。精神羸敝。至不可堪。幾欲呼錦子扶其歸臥矣。今忽見秋影居士。聲情頗激。慨然以救琬姑爲任己之意氣。亦不覺頓增數倍。遂起揖秋影居士曰。足下果能救琬姑耶。則計將安出。秋影居士亦復離座笑執琴香公子之手曰。若何急爲。吾有老蒼頭祝五者。今之蚪髯客崑崙奴也。現留居金陵。當電召之。待其至。商以進行之策。必能脫琬姑於危。且吾亦欲往北京一行。昨日曾有人告我以瑤庭之消息。謂其貧病若饑人矣。琴香公子詫曰。子得瑤庭之消息耶。子若北行。吾願從之。秋影居士曰。汝能偕行。亦甚善。

西冷異簡。吾意必須足下面詰之於琬姑小鸞。方可識其所自來。柳二前既未獲見於琬姑小鸞。是故烏可燭其暗幕也。時窗外天色已大明。林間宿鳥又迎朝霞而噪矣。浦東各工廠汽管亦嗚嗚作響。詔工人赴彼工作。鮮潔之空氣。及陽和之初日。令人領受。皆足發其真純清秘之天機。若其午夜營營。爭名擅利者。梏於威迫之政令。陷於愚劣之宗教。雖對此奐美。亦莫或有所審度。每每視其惛沈掉舉。縱蕩嫉慳之行爲。爲可貴。洵足悲已。秋影居士悅此晨晞心焉。若動。因曰。夜來所話誠多。子應罷憊。吾且歸。下午六時。

連君於海國春君須來會也。遂釋琴香公子手。從容而別。

### 第九章

秋影居士有老蒼頭祝五者。山西太原人也。少有膂力。能直格十數輩。常聚鄉里惡子弟。浪博轟飲。肆行街市。遇者輒辟道。一日有囚首丐。未識來自何處。橫坐橋上。瘦骨鰲黑。軀儂殆甚。向陽捫蝨。聊不顧人行。五過而咄之。丐置弗聞。五怒甚。猛起一足向丐者背。力蹴之。丐仍平坐自若。而五顧已擲身尋丈外矣。久之始可倚立。

知丐爲異人。遂膝行至丐側。謝無狀。哀求所業。丐微哂而唾曰。孺子何自擾也。言已。曳其百結之衣。顛蹶南去。五未忍捨。追隨之。纔半小時。已踰二十里。抵一破寺。丐闢扉入。殿中有大鐵鼎。約可三百斤。上覆巨石。其量稱之。丐輕撮之下。探手鼎內。取大乾餅十餘塊。彘肘二枚。走神龕平座處。枕草蓐仰臥。擘餅肘而大啖之。五見所爲。益滋惶駭。徑匍匐階下。泣涕祈請。願執役左右。丐頃啖竟。搔首踞坐。指巨石而顧五曰。爾果欲從。乃公爲斲養。可舉斯石。復置之鼎上。若弗能趣去。毋溷乃公。五乃頓首起。轉引此石。盡生平力。

而後舉。丐笑曰。孺子尙可供役使。於是授五以拳技鏢劍。又教之飛騰刺拔。三年術成。丐別去。會天下亂。五投身軍籍。因得事秋影居士。祖振遠將軍二十年。又從其父武功將軍二十年。至秋影居士殆三世。已七十歲矣。然猶自老健。力超十乘。手能斷鐵。百步外射所物無不中也。每當酒酣。輒述少年快意事。言嘗支身從振遠將軍游華山。日莫道迷。臨崖暫息。夜半驟有兩虎。咆哮出其右。風生林谷。將軍與余皆伏而待之。已而兩虎果跳攬至。吼聲幾裂耳。余陡起。據一虎擊其額。立碎。一虎搏余後而上。將軍亟前躍。縱身

扼虎之吭。拔其兩爪而奮投之。嗥然一聲。不知所在。明日尋視。亦已露腸死崖下矣。又嘗謂秋影居士之爲人。雖無其祖之神勇。然散朗之姿。固未失也。故平屠於少主人輩。獨敬居士。居士既卜居蔣山。彼亦攜家從之。辟地種菜。自號爲蔣山傭。有一子。頗教之讀。惟不使其習拳藝。人或問之。則曰。此技大不易學。恐有害其生也。居士之往滬。彼本欲從之來。以居士否許。乃止。今居士忽招之以電。乃大笑謂其老妻曰。吾固言。吾少主人終不能離老奴也。今果然。又特以電召我矣。我當卽趕快班車去滬。諒必有要事也。言時。

以手自捋其鬚。意若甚怡然者。

琴香公子自晨秋影居士去後。卽就寢室臥。直至未刻始興。梳洗畢。至伯父母處請安。用飯後。仍歸己室。坐倚軟椅。口啣雪茄煙。微吸之。意本不嗜此。聊借以消遣耳。靜憶昨夕之長談。良暢。而秋影居士又能於言說所不能達者。隨處領會。涉有入玄。信不愧其爲風流人物也。但身世亦復榮落。雖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內却塵滓。外謝鞿輓。究能一反之覺路。遁之空門否。則尙未可必。停復思及琬姑事。不識從何入手。秋影居士雖引之爲己任。許以

北行亦尙無成算。又忽想及瑤庭之淪落。歎人世之無常。禍福之不測。當年同游者。多已如此。將來己之身世。更不知何堪。於是自度愈入愈杳。如陷嚴刑。騏若有失。第神宇則甚安舒。比曩時之踈。沮沉鬱相去絕遠矣。原人凡有所存結於中。哀之也極。愠之也深。孤居獨往。累年而不可得一二知己者。道懽懽寸心。如儲萬斛。今一旦忽平生冥契同情之友。把臂連宵。投款彌日。傾吐無復餘瀝。其神王智優。固非言喻。此琴香公子所以心疾頓失。而容止自休。恍然條達於無形也。少時琴香公子於懷中。自出金錶視之。回顧

錦子曰。鐘已六點。秋影居士此時必遲我於海國春蕃菜館矣。汝已囑御者備車否。錦子答曰。已備。琴香公子遂起更衣。從以錦子及二僕。馳車往四馬路。既抵館門。適一車已纔至。有客方下。視之秋影居士也。遂相攜而入。侍者卽導之第二層樓第一號餐室。室內陳設潔好。燈影輝映。旁室絲竹歌聲正雜。琴香公子曰。吾意子來已久。乃亦適至耶。秋影居士曰。實告汝。我過午尙未曾眠。頃偶一憶几。不期遂已傍晚。顧汲汲來也。且言且就席坐。侍者進茗。又進菓品數事。出語甚細。問尙請客否。秋影居士曰。無客。祇余二人。

然尙有一人來。亦非客耳。爾可沽十斤花雕侍之。餘或有所需。余自呼爾至。侍者笑而退。以秋影居士發言殊異。又若謂此盈盈酒數。必非汝一二公子輩所能盡。琴香公子聞語亦訝之。訊曰。是何爲者。秋影居士曰。吾晨間別君後。卽發電至甯。召祝五。祝五若得余電。必立乘特別快車來滬矣。余已囑旅館中人。祝五至。可卽領彼到此。一痛飲之。彼所嗜之酒。惟紹興花雕耳。琴香公子曰。子亦何神速。但琬姑事。究當若何籌畫善救之方。不可不審密也。秋影居士曰。君尙未喻吾之所指乎。琬姑斯時。危若倒懸。彼桓成者。聞

疾已漸愈。倘一夕重臨別館。則琬姑能幸免乎。無論其從之也。死之也。吾輩既先事知之。卽當先事出之。苟不能出。實吾輩之恥。亦不啻卽爲吾輩所陷溺也。然當今虎狼當道。惟勢所在。旣非法之能平。亦無理之可論。君試思維。當何去何從。吾輩能與彼互相爭長短乎。故吾力斷之謀。非劫之不可也。劫之尤賴神速。無事緩滯。以致敗。老蒼頭祝五。任俠之士也。身手猶健。頗足了此區區。君復何所顧慮之有。秋影居士言時。神色軒昂。然爲音則極細微。嚮非傾耳。雖接席者亦不可辨。琴香公子肅然離座。起謝曰。子言良是。

昨夕君謂祝五乃蚪髯崑崙之流亞。余固已喻。特恐其不足以成事。反致害耳。苟能制勝。設中不出之於此。又何所圖耶。秋影居士復曰。是行非徒出其不意。亦以搗其虛也。何則。桓成彼方以威武自居。淫虐敢作。選將訓卒。欲紹乃父基業。所檢防惟反對黨之刺客耳。此固非其意度所置念者。且是時攝養深宮。別館久不踐迹。外者堅甲必去其邏守。內而恩幸久絕其侍從。此所謂表裏俱懈。乘隙掩取。一舉之功耳。然後間道歸之毓氏。彼雖知之。已無可奈何之矣。言已。乃亦振衣起。將席上瓶供之玫瑰花。拈一枝於手。嗅

而笑之。琴香公子方又有言。忽錦子及侍者俱入。啓曰樓下有一老者求見。秋影居士曰。是必祝五也。可卽引其來。侍者出。簾旌揭。動祝五已進。鬚眉皓白。軀幹短異。布袍革屨。二目閃閃如巖電。直趨秋影居士前。引手問起居。轉又爲琴香公子致禮。秋影居士曰。此卽九載前在津沽此屋而居之琴香公子也。汝尙識之否。祝五曰。公子年貌俱長。丰標益覺秀整。老奴見之。願已模糊矣。琴香公子曰。五公矯健猶似昔日。真老當益壯也。祝五曰。謝公子謬讚。老奴殊自慚愧。秋影居士卽命其坐席之下端。祝五鞠躬曰。公子悉

在此。老奴焉敢無禮。琴香公子曰。公何出斯言。公自是。非常人。秋影居士復命之。乃就坐。遂向秋影居士曰。主人以急電招致老奴。未識作何驅遣。請以聞命。秋影居士曰。居吾語汝。此刻姑謀一醉也。因按鈴呼侍者以酒進。與琴香公子又各點西菜一二品。祝五則割蒸豚而飲啖之。踰時酒半。秋影居士移座近祝五。從容將琬姑被誘之顛末。及現已定策。急欲着其却歸。以脫琬姑於阨。已與琴香公子亦當於三日後入都。視傅世子之病。一一悉告之。祝五聽畢。憤然發其洪壯。懇擊之聲曰。異哉。不圖今之世。乃竟有作此。

惡。孽。者。老。奴。十。年。來。不。豫。他。人。事。矣。今。復。何。辭。敢。爲。公。子。一。行。第  
先。探。其。穴。後。舉。其。子。須。尙。得。一。熟。彼。中。情。況。者。足。彌。我。布。置。則。萬  
全。無。失。耳。秋。影。居。士。回。首。矚。琴。香。公。子。曰。柳。二。何。如。琴。香。公。子。曰。  
彼。識。力。機。警。去。歲。在。都。探。取。斯。事。良。具。諒。足。爲。五。公。副。也。祝。五。曰。  
信。如。公。子。言。茲。事。已。辦。明。日。老。奴。卽。偕。柳。兄。北。行。一。禮。拜。後。公。子。  
等。至。京。前。門。車。站。有。舉。帽。端。以。表。歡。迎。者。當。卽。老。奴。也。今。可。無。復。  
餘。論。矣。琴。香。公。子。與。秋。影。居。士。因。閒。叙。他。事。已。而。酒。罄。杯。空。鐘。鳴。  
十。二。下。館。中。人。影。散。亂。歌。聲。俱。絕。門。有。同。來。之。兩。馬。車。亦。各。分。馳。

去矣。

## 第十章

祝五柳二。既乘滬寧車。轉津浦車。北行。越三日。琴香公子。秋影居士。亦自取海道入都。蓋以汽車雖迅速。爲旅客營事便。然興游蕩志。實未逮駕汽艦行海面。揚機鼓輪。挾洪濤。拍長空。灑碧無岸。浮天萬里之足以盡壯觀也。於是於月之二十一日。遂乘招商局新銘號郵船離滬。先由僮僕擇備艙室。攜運行篋。夜半兩點鐘。船乃

啓碇。既出吳淞。馳過橫山。月浮滄溟。島影微茫。已直發黃海矣。時  
艙間人。多已就寢。惟聞司機室機器振動聲。輪葉擊水響聲。甲板  
上。偶有一二橐橐履聲。則爲旅客之貪看天光海色而未忍眠者。  
煙囪中黑氣亦正突突噴出。延蕩明月中。隨天風消散。

斯際琴香公子於船之頭等艙室內。隱几而坐。與秋影居士閑談  
旅事。秋影居士負手徘徊往來室之兩端。且行且竚。相爲酬答。頃  
忽仰首若歎。注謂琴香公子曰。我不航海者九載矣。今竟得與子  
同行。良非意之所及。測琴香公子曰。余又幾乎不獲相從。秋影居

士曰。何故耶。琴香公子曰。余前日告之伯父母。伯父母謂我無要事。可不必北往。余行機大窒。乃昨日幸祖母歸自姑氏。余極意哀之。言老父前歲窆玉泉。余以病未得親視營葬。心實酸恨。茲者體魄既健。清明在邇。遙瞻燕雲。殊思展墓。況又得秋影兄偕。應無他慮。茲始允之。秋影居士旋復笑曰。汝家何仍爲十年前待弟子之排遣。汝亦甘受之而不拒乎。吾籌汝此行。從一健僕足矣。焉用斯喏喏四五僮奴擁之。不知是皆足以使吾輩少年。失其愛人愛物之道。日墮於獸嗜禽慾而不自慊。初登舟時。人多周視余二人。若

謂余二人必亦爲一般懦無天理之貴介也。且有呈艷羨之色者。余實慚悚。琴香公子曰。敬感吾友忠告。但吾亦何嘗不如是思維。奈家庭素習鎖掣。滋無力以駁革耳。秋影居士默然良久。曰。子知瑤庭近歲大變其所爲乎。彼不特能亡其往者華貴嬌奢之生活。且放懷自適。每每出其義理之條件。行動絕去羈束。深出人意料。不知者謂是墮落。吾逆識彼乃已發展其天賦本然靈明之至性。洞悉一誠之可貴。謝却雕飾。順萬有之自然。傷禮法之多僞。故檢放超逸。不似滿洲人與中國人。竟似一佛蘭西社會黨人耳。言時

就几取一小甌。作欲茗狀。琴香公子卽起爲淪之。曰果然。君前日言彼貧病。吾當欲見詢。適子去。旁晚又以議琬姑事。遇之。近兩日君蹤跡且不可見。余擬當誤行期矣。數命錦子往尋館人。謂君爲一僧將出。經宿未反。因此種種。致未得一談究竟。瑤庭消息。君從何處得聞。彼近況若何。希亟告我。我殊懸念。秋影居士接茗微啜。旣復將甌置几上。自倚榻而坐。曰。茲說極長。告以瑤庭之消息者。卽與我同出之僧也。僧名妙嚴。向居京師法源寺。昔年南來。余從納方外交。極相契。後復北去。今以禮普陀過滬。聞余在此。特訪余。

於寓所。十七日午間。余以電話告汝。有客在座。不克赴約。卽此僧。十八日。彼又來。故該晚相晤時。余言余過午。尙未曾眠也。近兩日。則從彼至浦東。參一開士。請講三論。破申大小諦融真俗。法味宣流。立思映發。恢恢乎受著俱遺。神起兩間。乃始克悟。聞有不喜。聞無不憂之上乘矣。今晨罷講。卽作禮歸。然又何至誤行期邪。琴香公子。遽然笑曰。吾正諮子以瑤庭之狀。汝乃又敷立談義矣。秋影居士亦笑曰。余不如此詮叙。則前言後語。又奚以打成一片耶。茲謹當告之。妙嚴之識瑤庭。以瑤庭嘗寓法源寺也。故彼相知甚悉。

瑤庭之家敗。姬亡。此爾我之所宿聞。固無待言。乃近歲彼之舉止。實有可歌可泣。令人欽倒而不能自己者。彼初攻科學。旋棄去。復研究音樂。兼治戲曲。所造甚深。情抱亦愈尙。遂之高麗。游日本。間去俄國。以病還。因得讀盧梭、斯賓塞爾、托爾斯泰等著述。好之。自悔其往者之所爲。全背乎公理。不得人倫之正。極自克責。由是遇事。彼咸以慈和謙誠出之。蓋此時彼之意境神趣。不啻經一番大改錯也。彼有季父。亦一世襲將軍。嘗爲鑲白旗都統。於庚戌歲卒。遺有絕巨之財產。幾百餘萬金。無子嗣。以瑤庭承之。瑤庭既當困

敗之餘。忽得此意外之享受。人皆以勢利之心猜度之。以瑤庭自  
茲富貴又無盡矣。孰知大謬不然。瑤庭固漫不經懷也。然事權在  
握。設施由我。迨其季父喪葬事畢。彼竟實行其散財均田之主義。  
以所有土地。召農人之管領者。一一分與之。所有借券。則當貸者  
焚去。於是戚族譁然。目爲亂徒。竟敢將先人遺業。一朝覆滅殆盡。  
羣欲拘彼質官。彼遂挾餘資。夜遁哈爾濱。端居年餘。悅一高麗故  
臣之女。金姓曰婷婷。婉秀工書。亦擅音樂。瑤亭引爲同心。雅相愛  
慕。幾結婚。中以他事見離。憤而走北京。益潦倒。浪遊八大胡同間。

妓素雲愛其俊而多藝。謀委身焉。會瑤庭金盡。籍不能脫。約共亡去。復之哈爾濱。雜苦工相處。垢衣敝履。不顧也。久之無能爲生。因步司馬長卿後塵。卽市設酒肆。素雲當壚。己則朝起滌酒器。與諸工人歡笑坐飲。且演談人生之眞理。自由之美德。諸工人皆環聽之。有狂歌者。有舞蹈。或吻其額。謂是天人。不識其卽放棄其錦衣。玉食。尊己卑人。襲世爵。承大財產。悖乎天道之皇皇。貴胄也。未幾哈埠忽嬰鼠疫。素雲竟死。瑤庭嗒然若無所從適。諸工人咸憂之。日引其至郊外圍獵。以取樂。解其沈鬱。某貝子瑤庭之舊識也。時

過哈埠。值於途。欣然道故。稔其近況。極意矜慰。欲載同回京。瑤  
辭之。貝子殷勤再四。堅挽不可却。遂從歸。下榻府中。優禮甚備。瑤  
庭且權居之。斯爲癸丑臘底事也。某貝子平生本無建樹。以有益  
人世。不過藉血統關係。竊取祿位。披羅綺而飫膏粱。自謂加人一  
等。福報前修。顧內省之。實曠曠者耳。惟於中國時俗之齷齪。頗加  
攷求。無論皮黃秦腔。皆足以上口。故不時召都下名伶。演唱府中。  
自亦或粉墨登場。一博左右聲采。然此不獨某貝子如是。凡屬自  
命爲貴族者。亦莫不視此爲一己畢生之大學問。餘則漁色攬錢。

做官耳。尙何有他道德事業學問在耶。蓋彼輩自其祖父以來。已  
違卻秉德之性。固無人教養。平日之氣。克伐至盡。對世界與人類。  
直含一種供彼輩荒淫盤樂之觀念耳。今某貝子乃敬禮於瑤庭  
何也。以同類耶。則臭味不同。以念舊耶。則彼輩何能念及。特因瑤  
庭精音律。善戲曲。故欲羅致之耳。去歲冬。某貝子適屆誕辰。大張  
筵飲。廣集賓客。凡滿洲親王貝勒咸走賀。卽先代之舊臣爲新朝  
之貴人者。亦俱偕至。某貝子樂極。但無法可別開生面以示其豪。  
則有聘譚鑫培梅蘭芳王鳳卿劉鴻聲龔雲甫諸名角入府演拿。

手之劇。以娛來衆。興烈無倫。客更歡呼。酒及半。某貝子乃離席把盞。申請客串。客串者。請來賓中有善戲者串戲也。時有一貝勒與一親王。竟允配殺子報一齣。該貝勒固以善演殺子報著稱者也。其表情之密。體神之到。雖當日之侯靜山楊小朵。今日之賈碧雲。郭蝶仙。皆莫能過也。既罷。某貝子復請客串。衆皆知瑤庭最善悲劇。且以久未聆其妙音。遂闕推瑤庭出席。串祭長江。瑤庭雖厭鄙此輩之爲人。不願再與之作儔侶。然有心誨之。遂不加拒。頃之。明妝出帷。珠襦翠鳥。端麗罕見。賓主惘然。舉作牛鳴。乃演至辭母一

段。正哀楚。婉轉聽者入立。人人眼波耳鼓。凝注融聚之會。而瑤庭  
忽墮其髻。毀其容。碎其衣飾。涕淚淋漓。頤指諸親王貴人而詈之。  
曰。汝輩真喪心無恥……當斯國勢顛危而不知懼。人民困苦而  
不知惜。猶自朝秦暮楚。附勢希榮。尋歡作樂。而無忌憚。以舊道德  
論。則權奸僭位。幽囚主后。凡爲臣子者。宜如何殉身殺賊。報故君  
於地下。以新道德論。則梟雄竊柄。蹂躪人權。凡爲國民者。宜如何  
致力誅暴。答先烈於天路。乃反忝顏事之媚之。以炫耀當世。或守  
其往者爲官盜掠百姓之財。問舍求田。頽然自得。以爲己是隱逸。

嗚呼。吾前哲所醞釀之道德。沾溉之風化。至今日而一掃之無餘矣。汝輩真喪心無恥。……當時座客見瑤庭作斯駭浪驚風之行。竦地震天之語。皆紛止不知所措。有掩耳而逃者。有畏禍而避者。某貝子竟忘其平昔假尊嚴之舉動。飛步上臺。以袖握瑤庭之口。急呼左右曰。斯人瘋已。斯人瘋已。速備車送往崇文門同仁醫院診治。

秋影居士述瑤庭之狀至此。因復立起。呼琴香公子曰。琴香。瑤庭之愛自由正人道如此。豈滿洲人中國人之所能至耶。非佛蘭西

社會黨人乎。彼至今猶病臥同仁醫院。吾故亟欲訪之也。琴香公子亦惕然曰。瑤庭果若是激宕耶。吾輩何嘗嘗一無所曉。苦吾摯愛之友矣。言罷。長歎不已。繼復謂秋影居士曰。子謂其爲佛蘭西社會黨人乎。吾則謂其是古之傷心人耳。

## 第十一章

翌日洋面起有小颶風。舟漸簸盪。琴香公子秋影居士雖皆羸弱。然尙不病眩。二人於艙中無所事事。因聯句以遣白晝。晚間風浪

更緊。飯後遂共休臥。侵曉風息。十時舟已止烟台。此際隣號室內。適有長鬚老者挾一雛姬來居。僕婢甚盛。云是某參政。前清曾仕至布政使。自烟台上船者。晌午琴香公子懨懨欲倦。秋影居士恐其不慣長途。或生鬱困。偕之至甲板閒步。倚欄眺遠。曼歌木玄虛曠哉之賦。謝靈運揚州之詩。意興高舉。聲欲凌波。琴香公子亦怡然和之。心神立振。方吟嘯間。忽聞推窗聲甚急。回首睨之。卽隣室之雛姬也。紅袖凭檻。明眸外視。含態若羞。驟顧秋影居士。嫣然一笑。旋復避去。秋影居士訝曰。此非滬上名妓碧孃耶。琴香公子曰。

良是。但吾聞其已嫁某公。諒卽此老者耳。秋影居士曰。我亦聞之。然某公不嘗從沈四先生遊。入超社爲詩友。欲以遺臣終。何復應新朝之詔而出。寂寞之不能耐人如是乎。琴香公子曰。汝不知超社已久。成過去名詞。今沈四先生又改組一逸社矣。秋影居士曰。是何謂。超與逸奚以別耶。琴香公子笑曰。沈四先生之意。本欲引汲一班遺老。超然物外。無爲塵污。詎諸遺老不自聊。兼之官味難亡。故每當政府略示辭色。卽不俟而行。譬如蕩婦爲孀。孤單之生活。卽無外物縈擾。已自難度。況有浪子加意挑動。其能勿心悅而

身就之乎。因是超社。社友漸形凋落。人皆疑社名不祥。蓋超字由字面觀之。乃召走也。是何怪社友不一召而即去耶。故改曰逸社。殆詩人心存忠厚。猶望其免而歸來耳。秋影居士亦不禁撫掌笑曰。此真雅謔也。琴香公子曰。斯謔尙未爲足。迨逸社起。彼輩召去之遺老。果復有被免而歸來者。沈四先生不念舊惡。與人潔己。仍引之爲社友。一日某遺老正邀集諸同社。雅令飛觴。清吟鬥韻。門者忽呈一簡。主人啓而閱之。竟色赧變。鬚豎筋暴。幾欲撕去。曰。又罵我輩矣。一遺老止之曰。昔者吾輩居官時。猶不畏人笑罵。此刻

尙何所畏耶。遂取簡示諸同社。原來上大書諺語二句曰：『逸居無教。』社鼠成羣。』秋影居士遽作莊容曰：是誰爲者。輕薄老成。亦大惡作劇矣。已而天將就暮。遂聯袂反歸艙室。明日巳刻。乃抵天津。船泊岸。從者已先登陸。摒擋旅館。整車來迎。秋影居士琴香公子卽共升車。旁有一香車。客已在。卽碧孃與長鬚老者也。再及迴視。御者已搥驂馳行。兩輪乍離。四蹄頓奮。幾不可見。惟見碧孃猶眼波蕩漾。遙睇送之。琴香公子笑謂秋影居士曰：碧孃固尙未能忘舊恩於足下也。秋影居士曰：汝毋譎言。吾有何恩於伊。琴香

公子曰。昔者夢珠上人贈君與碧孃詩曰。芳草天涯人是夢。碧桃花下月如烟。可憐羅帶秋光薄。珍重蕭郎解玉鈿。豈儘誣足下耶。秋影居士笑曰。首二句實誠有之。末二句則未免自爲杜撰。琴香公子曰。夢珠上人絕句。婉麗清怨。殆不亞飛卿。惜未獲多見。彼斯時浮身何地耶。秋影居士曰。聞尙在東京。琴香公子曰。余前於某雜誌讀彼兩篇小說。奇情幻筆。意想幽迴。幾疑出自唐人。洵近世之作家也。秋影居士曰。桑門有律。時作綺語。終不免墮口孽耳。言際已達旅館。既下車。侍者導入。室內行裝鋪設如式。隨意將息。秋

循居士琴香公子。彼二人此次之道過天津。本舊地重經。桃花人面。觸目傷心之事。正難僕數。故纔進旅館。但呼酒對酌。雖有親舊。亦未及存問也。草草營宿一夕。搭京津快車向京華矣。

十一時半。火車達前門。秋影居士琴香公子。由僮僕圍從下車。行至待車室。側首旁視。果見祝五柳二面含喜色。恭立迎候。且前問好。謂車馬已備。秋影居士頷之。是時不及他訊。琴香公子遂請上車。騁歸吉祥舊邸。邸中原有老僕看守宅宇。及柳二抵京。知公子將至。已爲掃除西院。備主客起居之所。院內花木頗盛。當茲春深。

月季盈堦。茶蘼滿架。嫩綠嬌紅。娟娟欲語。恍若媚其幼主之遠道來歸也。秋影居士琴香公子既入。亦覺幽爽豁人。洗塵萬斛。更衣既已。遂呼祝五柳二。詰問所事。接以禮容。命皆坐談。祝五柳二謝曰。祝翁萬福。老奴等幸不辱命。事已告成。居影秋士聞語欣然起曰。吾固料汝能了此事也。琴香公子比亦致聲勞之。祝五鞠躬謹答。退至坐處。乃歷叙其救琬姑之謀。曰。老奴偕柳兄北來。既至之日。卽造文姑娘之舅夫人。叩謚文姑娘被幽近狀。並陳來意。舅夫人初殊畏懼。恐事涉蹊蹺。貽禍非淺。老奴力任之。言無論成否。必

不他累。舅夫人始共圖之。文姑娘居別館中。雖防範綦嚴。內外間隔。然自桓成君抱疾後。則諸多廢弛。舅夫人已施金錢運動侍者。儘可傳遞消息。藉悉文姑娘起居甚備。惟乏策引渡。長門淚滴。見日無期耳。老奴本欲請舅夫人先通辭與文姑娘。然後從事。庶免唐突。賡思遺言不密。反致敗漏。遂向夫人索一手簡。說明營救之情形。親身攜帶。以待臨時需用。事畢復向別館左近。度取形勢。察視去路。方回廊。迨夜半兩點鐘時。老奴換以夜行衣履。直入別館。嚮內竊聆聲息。人悉酣臥矣。卽越身至最西一小院落。緣舅夫人

日間曾告老奴以文姑娘被拘之地點。故趨此方求之。既下。果見窗際燈火。猶自熒然。老奴遂伏身近窗格窺之。孰知文姑娘斯時仍對燈獨坐。含淚盈盈。一若俟老奴之來救彼也。老奴斯時不敢纖切。因低語曰。琬姑娘。尙未眠耶。舅夫人着老奴星夜投書。請姑娘拆視。言已卽將舅夫人手簡由窗隙搯入。文姑娘亦甚精細。一不申言。但默然接簡閱之。良久良久。重自翻閱。老奴乃低語曰。姑娘可亟行矣。文姑娘斯際。形神畏迫。體驟慄慄。顫聲低問曰。無危險否。老奴曰。極平安。文姑娘乃滅燈。輕啓室扉。老奴入室。肩文姑

娘出。遁歸舅夫人居處。時剛丑正耳。老奴疑天明必有追捕者。顧  
至今日。猶鎮靜無他耗。前二日。舅夫人已爲文姑娘易以貧民妝  
飾。送往吉林沈氏。斯亦可謂僥倖也矣。琴香公子曰。斯固非公之  
仇勇不足致。但彼何竟能漠然置之。秋影居士曰。子奚疑。中自有  
難言之隱耳。夫婉姑之被誘。久已傳偏都下。供之法庭。是時烏能  
復載之公令。以通緝之耶。且彼多美婦人。又何必津津是。唉……  
惟彼裕南平者之希望。則付諸東流耳。吾料琬姑既成脫兔。彼尙  
欲得若何之酬賞乎。苟清夜一自周章。當悔其用術也。要終不逮。

碩學通儒輩技倆之能有所弋獲耳。琴香公子曰。奸佞以貪得爲計。何厭靡工。吾恐其必更有陷人者也。秋影居士曰。誠然。茲且勿論彼之希望失敗與否。然吾等根究異簡的在琬姑。今琬姑已之關東。衿氏又復從之去。則如之何。抑從他方面尋之耶。琴香公子斗聞是言。悵然若失。踟不能答。惟以指點棹作響。柳二間起曰。異簡乎。公子幸無加慮。小人曾叩之文姑娘矣。文姑娘言彼幼遭家難。往事都弗能憶。小人比又詢霞姑娘丘墓所在。彼亦昧昧不能說。但告小人曰。汝誠欲窮悉霞姑娘之後事。非求之於小鸞不

可也。琴香公子卽曰：小鸞安在耶？柳二曰：小鸞斯時卻居滬濱。文姑娘亦將彼住址寫給小人，遂於懷中出一紙條，躬身呈琴香公子。琴香公子取之，秋影居士曰：小鸞旣在滬，是事要不難明了矣。言次，就琴香公子席觀小鸞住址，書爲崔氏小鸞居滬上英租界羣玉里三十二號半。琴香公子曰：小鸞何以得居滬濱，殊令人莫測。柳二曰：小人亦已申問，緣小鸞所遣嫁者爲某部簽事，某簽事固一留學外洋之學生，當時趨附要人，得充是職，金錢頗足揮霍，悅小鸞之美，託媒納以爲妾，後差卸，無以自立，蓋彼在外洋，本無

所學。不過借此爲做官計耳。故非官則無所適。因挈小鸞歸里。家本寒微。室有妬婦。諍厲朝夕。不可稍安。力逼某簽事出小鸞。然小鸞自亦南人也。文夫人於江南任時所買者。彼尙有外祖母在滬上。傭於女冠。素通音問。小鸞旣被棄。遂投其外祖母。亦從爲女冠。故爾留居於滬也。琴香公子至此。已不禁潛焉涕出。以柳二所述者。皆悲涼萬種。荏弱之心力。實未堪支忍。惟思天地高明。厚博。覆載萬物。似無所榮凋於其間。然待彼輩。則刻之酷之。若罔能容其幾微。因向秋影居士曰。天旣不吝惠生麗質。或爲才士。或爲美媛。

應卽愛護亭惜。以盡厥長養之質。方不負鍾靈化育之初機。乃又何以必欲摧殘之。蹂躪之。使無一不受其飄零之感。憔悴之思。至立足地俱絕。沒爲寒烟衰草而後已。吾友此天抑何其不仁之甚也。秋影居士感琴香公子之言。愀然有問。聊借虛言以解之。曰。子此哭洵足爲千古才子佳人一灑淚矣。但子胡不聞王輔嗣之註老子云。『天地任自然。無造無爲。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然則獨爲吾人生才色乎。而人自愛才色。是何怪天之不仁也。惟在人能自適其得。自贍其用。自盡其美而已。苟

自迷其方。自亂其性。心住貪愛。根罹塵惱。則天何與焉。吾儕當體會斯旨。樂我超絕活潑之餘生。乃怯憂患。子之悲量。不亦太甚矣。今吾等且訪瑤庭。吾等在滬。不寓書於彼。言一禮拜內可晤言一室耶。彼斯時必撫枕盼我與子矣。琴香公子拭淚應曰。然。卽此行乎。遂相將命車出。詣同仁醫院。視瑤庭病。

車旣蒞醫院。御者斂其轡。秋影居士琴香公子聯翩下。僕人通訊掛號室。言有客訪傅瑤庭世子。司閤者出應。見公子居士。知客非尋常。驟恭謹曰。貴客欲探傅先生耶。傅先生前已離敝院。作遠行。

矣。秋影居士琴香公子突聞瑤庭已遠行。殊出意外。皆現愕錯之色。相嚮移時。不克語。既而秋影居士乃勉強對司闈曰。若能知彼所向之地否。司闈搖首曰。是則弗能知。頃又曰。但傅先生瀕行時。曾遺一書於此。謂兩日後有客名秋影者來見訪。卽以與之。秋影居士曰。秋影耶。秋影卽爲我也。琴香公子亦謂闈者曰。汝速將書取至。司闈退。反室取信敬呈秋影居士。秋影居士接書。顧謂琴香公子曰。不圖如是。吾等其去休。琴香公子漫然移步曰。瑤庭此行頗令人費解。既悉吾二人遠道來視。無論何者。亦應作十日歡。始

洽別懷。奈何竟匆匆遠颺也。秋影居士不語。復共升車。悵悵而反。時已過午。車行市中。道經東四牌樓一帶。塵籍平達。闐闐襟連。都人士女。競作洽遊。軫摩肩接。雲集風颺。蚩蚩昧昧。若真已極其樂事者也。但彼二人心別所在。感喟係之。亦復無暇環視此京華景物矣。

秋影居士琴香公子。於車中已啓視瑤庭所遺之書。書略云。『二君之於僕。一朝相聞。千里走視。故人情重。至於斯極。感激何似。惟僕近治一事。稽遲半載。迺昨者始有成機。故不得不離此都。不離

此都將必有人置我於死地。而事更失勢。兩俱無成矣。所以僕負  
疚決迫。未俟吾契心之友之至。卽他遁矣。幸二君垂察而宥我。他  
日自有言面之期也。余之所事。暫亦難宣布。要不久終當暴白於  
天下耳。』又云。『幼同硯席。惟我四人。顧仲琪獨先化去。良足痛  
心。僕前行過洛陽。曾一哭奠其墓。墓在洛陽北門外十五里。北邙  
山之原。比詢之墓左居人。悉其家屬已復遷流他所。仲琪之墓。嘗  
祭久絕。淒涼宿草。已浸浸堙爲荒塚孤墳矣。然僕之能識其處者。  
猶伊尊父曩歲示乎我也。二君眷懷舊義。情浹弟昆。諒修墓種樹。

挂劍鳴驢。必素蘊於衷。此次南旋。儻取道中州。尙希轉至墓所。視樵禁而加封焉。則仲琪豈歆感於泉路。僕亦可慰遠懷矣。一閱畢。互相驚歎。秋影居士曰。日者吾二人正言歸時。當往洛陽輓弔仲琪。以寫情愫。猶慮邱壠無由覓視。不占彼乃從告之。且已先我等哭奠。期襟若是。神識何間。生者異地。死者路隔。心力之感。自有印證。以茲徵較。固不信歟。古之賢哲。嘗言交得其道。千里同好。良有以也。然琴香公子終覺弗懌。入夜秋影居士已歸寢室。僮僕亦俱退。琴香公子則仍倚燈清坐。默念瑤庭。何若是栖皇。更復有相晤。

之期耶。但吾明日當掃吾父墓矣。吾父幽魄其欣然來享吾祀否。繼而將就臥。乃不覺又忽有無限往事。紛上心來。憶日間之車過比隣。彼壯麗之戶。不知誰屬。而我宿好清潤溫如之玉人。果向青冥耶。抑沈黃泉耶。吾數年來精神上之痛苦。刻刻增益。觸處堪哀。非皆彼玉人綺結之情。有以使我然乎。至我中懷疑之事。今日尙存空際。未得究竟。卽其香塚所在。亦莫能識。是此一段落絮飄花之史。何日截止。此時琴香公子悲煩至極。腦暈欲顛。不得已自啓室扉。出巡廊下。借清涼夜氣。散其心房懣鬱。窗際燈光射照階下。

草木支映。明滅無定。正袖手步次。引首前視。而涼風吹過。斗見花  
間有微影。閃動恍若人行。瞥又不見。琴香公子大懼。毛髮悚慄。膚  
粟頓縮。卽欲反室。乃足僵似鐵。重不可舉。一時間。十刹海初遇之。  
婷婷仙影。懇親會。再接之。盈盈秀態。茜窗伴讀。撲蝶之相觸。素靨  
俱片片。顯現於眼簾。旋又聞隔牆隱約有女子之悲音。一若當年  
月夕。與彼姝臨別。婉轉嬌呼之聲。因數行涕下。大哭呼曰。佩霞。吾  
姊。吾明日將祀吾父於野。汝果有靈。其隨我往。汝雖死。吾實愛汝。  
不汝畏也。時秋影居士從薄睡中聞琴香公子哭聲。知其必又有

感於舊情。卽披衣出。果見琴香公子。泣立廊下。遂近公子。執其手。曰。琴香。夜將盡矣。子猶未眠耶。因輕扶入戶。琴香公子顧猶自語。雪涕不已。

## 第十一章

洛陽北郭外。有北邙山。丘原歷歷。綿延四百餘里。古葬埋之所也。地下白骨。應多黃土。塚上荒碑。幾經歷寫。王建張籍。當千餘年前。歎已如斯。故後之人。有足涉是山阿者。靡不悽愴意亂。躑躅魂銷。

是日上午辰刻。有二客素衣白馬。從者數人。向丘墳松柏盛處。匆  
匆進發。頃及一小墓。粉碑三尺。上書曰。嗚呼。東都蕭子仲琪之墓。  
從者中有一短褐草履類農夫狀者。先近墓下。以手指之曰。此卽  
蕭公子墓也。既又歎曰。噫。其家久無人至矣。前歲孟秋來。一少年  
弔之。撫碑竟日。惶惶而去。不知屬彼何人也。吾曾於茲處識之。時  
二客已卻馬林下。步至墓側。面含愁慘之容。若被深哀。沈默鮮語。  
相對黯然。良久復傍墓周行數匝。從者亦皆旁自竦立。森冷之氣。  
凜然殆欲砭骨。恍在冬令。曠漠陰寂。鳥聲都絕。但聞晨風薄樹。松

柏蕭蕭已而一客命從者整祭器。一客探袖出素帛可咫。蓋哀辭也。趨墓前奠酒焚之。咽聲曰。仲琪吾友。秋影琴香咸在此。汝尙知之乎。仲尼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雖然。吾烏能塞吾悲耶。言已。俱謹肅致禮。讀吾書者。當知此二客。焚哀辭者。一卽秋影居士。一卽琴香公子耳。以琴香公子悲痛霞姑是夕之次日。祀其先塋已竟。遂與秋影居士訂期出京。議決歸途。取道京漢。徇經鄭州。則停換汴洛車。便至洛陽。以弔蕭仲琪之墓。故昨午車達洛陽。卸居旅店。秋影居士。琴香公子。卽遣柳二祝五。至北邙近處。訪彼農民。

尋求蕭墓。今晨特共來致祭也。及焚奠既畢。而餘痛未散。瞻顧日影。駸駸已就西矣。然秋影居士。琴香公子。猶徘徊墓側。不忍去。乃祝五柳二。殷勤一再申請。始回寓。翌午復乘汽車至鄭。轉向漢口。買輪直下春申。

既歸滬之明日。琴香公子晨起偕秋影居士。訪小鸞於羣玉里。二人步行。擯去車從。由南京路而廣東路。達羣玉里。乃歷視居戶號數。幾盡巷之末端。始得一砌石平門。門上書三十二號半。戶主林嬖嬖。琴香公子笑曰。是殆不誤。林嬖嬖卽小鸞之外祖母也。遂以

指彈扉。未數響。有人出應。門啓。爲一老嫗。龍鍾約七十外。乍見琴香公子。秋影居士年少甚都。詫曰。若問誰得毋誤耶。秋影居士謙詞曰。敢勞嫗嫗。我等欲訪一崔小鸞姑娘。未識是居此處否。琴香公子亦曰。余特以事謁崔姑娘。老嫗矚然良久。後復曰。若等覓彼有何言說。琴香公子曰。余有一舊識與崔姑娘有密切之關係。故欲就彼一訊問耳。秋影居士已喻老嫗旨。蓋恐來者爲儂薄。特拒之也。因笑曰。嫗嫗勿多慮。小鸞姑娘若在此。請卽告彼有人來探詢文姑娘事。彼必知之。老嫗方又有詰問。顧堂屋中屏幃開。有女

子碎步出。呼老嫗曰。阿婆。勿拒客。此兒素識之琴香公子也。於是琴香公子秋影居士俱入。老嫗乃下關。女子年將十八九。儀容慧雅。縞衣慵髻。琴香公子一審視之。果小鸞也。別來雖隔數載。然其明眸貝齒。姣俏之姿。固未嘗稍異。一時迎覩。回思舊事。酸楚之意。直自足根而上鼻端。熱淚幾欲衝眼而出。小鸞此時亦不啻獲見一親極愛切之人。中心悲緒。忽爾觸發。更自掩泣。哽咽不勝。老嫗見之。現不懌之色。曰。客來何竟如此相嚮。殊令人弗解。又對小鸞曰。我勸汝。汝既滌去塵思。慕茲真道。奈何仍將閑情癡思。時時縈

逗懷抱。是尙欲希返本來者耶。言已。意頗不屑。秋影居士自異曰。何物老嫗。有此棒喝。殆亦春夢婆之流乎。遂肅然起敬。亦勸慰琴香公子曰。坐且清言。徒悲何爲。已而小鸞搵淚。琴香公子乃爲介紹秋影居士。小鸞卽肅客東室。室中香盃瓶花。供以繡絹觀音大士像。梵磬蒲團。頗卻塵俗。旣坐。小鸞親瀹茗饗客。且謂琴香公子曰。公子今日何竟視兒於此。兒去歲在西湖西冷橋畔。以霞姑所遺之簡。上公子。想公子已收着。或不至誤落紅橋耶。琴香公子聞語。遽離席。視小鸞曰。吁。西冷之簡。果卿之所致耶。此簡大困我。我

以緘寄無端。探索乏術。懸想成疾。悠悠兩歲。今日何期。乃得揭斯  
疑幕也。願卿詳其原末。以見告。幸無再惜珠玉矣。秋影居士亦欣  
然曰。今日可謂得一言而起廢疾矣。吾亦以得聞爲快。小鸞曰。竟  
陷公子大費神涉耶。兒罪矣。冀公子恕兒。雖然。兒固非得已也。兒  
當時未能明言之衷曲。實有可傷耳。小鸞此時淚復墮。趣又轉呼  
琴香公子曰。公子。汝以霞姑娘信死也耶。琴香公子聆小鸞言大  
震。聳然瞪目。徑近小鸞側曰。卿何所言也。秋影居士亦避席曰。異  
哉聞矣。小鸞至是更悲不自攝。伏几嬌啼曰。公子。霞姑娘實未嘗

死。惟自孤行絕域。飄泊他州。實足痛殺耳。琴香公子含悲曰。夢耶。嚙語乎。言已神色迷惘。竟若宿醒。小鸞復靜起。慰琴香公子曰。公子請暫憩坐。兒當細爲述之。琴香公子曰。嘻。小鸞。卿知吾心已碎矣。此語得非虛誑歟。小鸞曰。誑言奚爲。霞姑娘亦特以公子乃出乎此耳。秋影居士曰。此誠意外事。無怪柳二探取消息。終莫得其要領。琬姑且言非求於小鸞不可也。言次。卽引公子歸坐。琴香公子曰。此中奧秘。何奇突若是。安得不使人魂思顛亂。小鸞曰。霞姑娘自夫人亡後。哀悼無已。恒臥病。乃少夫人秉性便厲。入門未三

月。非徒不能下體姑娘之意。而加慰藉。且常暴語反譏。謂夫人遺金具夥。爲姑娘侵蝕。偪促主人。〔此小鸞指佩福而名下倣此〕亦嚮以凶顏。霞姑娘玉質冰心。渺無塵污。乃何堪對此狺狺。益墜身窳窟。婉姑娘又嬌幼。無可爲言。日夕但有淚痕濯面。若不知此身之存在世間者。惟猶時時眷懷公子。不或稍釋。或戾東院課英文之室。視公子歸所坐處而坐之。展公子所貽之錦札。淚眼簾纖。臨風細玩。以天緣苟在。尙必有鏡圓釵合之期也。未幾。忽聞公子被喪之耗。姑娘更爲係結。歎歎謂兒曰。琴香公子。純篤人也。今遭此

大故將奈何。孰能出爲慰之耶。又曰。予與彼之弔影慚魂。何竟如斯相似。繼又聞公子伯大人外放。太夫人舉室南遷。過天津時。並挾公子而去。兒與姑娘初尙未深信。意謂公子若南去。則必有書至也。後偵之果然。霞姑娘此際素持之希望。撲滅盡矣。眉峯堆縷。飲恨摧肝。翠被日覆。生氣浸微。又堅止兒延醫。或告病狀於主人。於是者浹辰。兒亦無策以調護之。一夕夜將半。室內蓮燈欲暗。鑪香炷歇。兒假寐案側。姑娘忽自起。揭其羅帷。游目覓屨。若將離榻。兒卽趣起扶之。姑娘瘦體虛搖。歲難幾不能舉步。乃扶兒近書几。

憑之剪燈使明。命兒取素箋一紙。按之燈前。似欲致書屬誰。願執筆逾時。竟未克落墨成字。惟頻頻以手掠其額際亂髮。容態悲慘。殆無可狀。已復擲筆於几。一聲長歎。淚下如珠。點點濕透香箋。兒曰。姑娘病已如斯。何堪再擾。其休矣。姑娘不語。遂更扶兒就榻臥。明晨離寢。兒檢拾紙筆。驟見几上箋紙。凡姑娘昨夕淚之所暈濕處。竟慘凝爲落紅。兒駭甚。不禁衝口鳴異。姑娘已聞詢爲何事。兒不可隱。卽以箋呈姑娘。姑娘倚枕接視。遽自色變。墮箋而暈。兒驚呼之。老嫗等亦紛至救之。良久。姑娘始微聲嗟曰。昔薛靈芸淚墮

唾壺凝而爲血。今余之積哀亦逮是耶。遂屬兒檢昔日所書之簡。將箋焚貯之。且令曰。此箋亦一雪泥也。他日若必致之琴香公子。以識余此心耳。比時兒正無以遣姑娘之悲。乃忽有人報亞麗司脫至。兒喜極。卽稟之姑娘。姑娘命迎入。亞麗司脫自夫人棄世後。已嘗兩來吾家。來必存恤姑娘。達於極摯。彼曾言彼愛姑娘。實出精誠。若致愛之思。則自亦弗知由何以而後始可擬其地也。然姑娘亦頗昵彼。每相晤。談必移日。此日恰逢姑娘悲痛之餘。彼來。是或天故有以啓之也。凡物與事。處至困之地。則必思變謀通。其有

不能思變謀通者。皆錮於支見。特無人令生其動悔之機耳。姑娘  
既見亞麗司脫。意大舒。遂復清言。留亞麗司脫餐。直迄旁晚乃行。  
兒則以擗羅他故。未獲預聞。彼對姑娘所說者爲何。但姑娘自其  
去後。爲態若怡。竟擁被坐。笑謂兒曰。亞麗司脫直天人也。予從今  
之生活。將一賴之於彼矣。兒笑應之。亦不更求其語旨之所在。惟  
以姑娘必因亞麗司脫善作溫語。足解姑娘之沈悶。有所感發而  
爲此說也。越數日。亞麗司脫又來。是時姑娘已健起。病似告愈。卽  
平日憂惋之容。亦若減褪。但另生一種凜悄意致。兒甚訝之。亞麗

司脫見之。悅然操英語語姑娘。若謂姑娘能自振滌煩惱。慶其將來之幸福。姑娘亦以英語酬答。繼則與亞麗司脫細語移時。兒傾耳聆之。究不清審。第聞一句曰。非從汝到美國。無生路也。已而亞麗司脫去。姑娘又笑向兒曰。亞麗司脫邀余明日往彼之教堂。參觀祝聖禮。汝謂若何。兒曰。姑娘出遊。疎散精神。良佳。以兒意。嬰病初痊。靜養爲宜。姑娘曰。余籌之熟矣。吾不出遊。吾將決死於是。復何益耶。汝可爲我告之主人。兒承命之主人處。主人已出外。兒遂轉白少夫人。少夫人固惡聞姑娘事者。不過冷應之而已。而琬姑

娘此際。則爲舅夫人召去。幾匝月矣。尙未歸。兒私心猜測。姑娘性情。數日間。何頓改若是。由表面看之。雖祛悲色。若一仔細觀察。其實言笑中。俱含陰森之象。較其宛轉哀怨時。尤可痛可懼。兒又不敢根問。恐復觸動其悲端。則不更難收拾耶。及至來朝十時。亞麗司脫果驅車來。姑娘已梳洗畢。晤次。未休坐片刻。亞麗司脫卽挈姑娘行。兒亦欲相從。姑娘尙猶疑未決。亞麗司脫則以目示意。姑娘似不可。姑娘乃屬兒曰。予去卽歸。汝固無庸隨侍也。遂出。嗚呼。兒與姑娘同居八載。帶結裾連。曷嘗寸步稍離。詎料從此分手。

地角天涯。神州碧海。萬里迢迢。無再會合之一日矣。抵晚。姑娘竟不見回。兒惶急殊甚。不得不復告主人。乃主人仍在外。少夫人則言。去者自去。歸當自歸。何用接爲。反飭僕輩。不得他行。直至明日。主人反兒細稟之。主人亦詫之。始遣介往亞麗司脫教堂迎送。教堂中人。則言未見姑娘睡彼處。卽亞麗司脫亦已於昨午乘快車去天津。反美國紐約矣。介歸報主人。主人駭極。莫知所措。不得已。遂請舅夫人偕琬姑娘至。商酌尋覓之策。舅夫人琬姑娘聞失姑娘。已慟哭非常。又安有策。少夫人此時。則曰。姑娘之走失。是有意。

自逃。非洋人所誘。且洋人有勢力。誰敢向教堂究索。惟以大家閨閣。從洋人遁。大辱門楣。是不如第詭言姑娘以思母病沒。親戚既不之疑。亦足以掩飾衆聽矣。主人不求事之可否。深然之。當即購一空櫬。停家七日。迎僧起度。弔祭如常禮。後殯窆之西直門外亂塚中。於是人亦以爲姑娘真以病死矣。嗟呼。又孰知我姑娘實以種種窘迫。種種悲苦。反激情懷。忍痛而從亞麗司脫。泛重洋。飄零異國。而不反耶。然數年來。兒則以姑娘所屬之淚簡。珍重緘藏。未頃刻敢忘。每欲繫致公子。以盡所責。特苦無地可以寄之耳。迨去

歲仲春。兒從所天南歸。道出杭州。藉遊西子湖。舟泊西冷橋畔。兒適推窗看山。不期獲見公子。攜僮僕數人。匆匆入一精舍。當時兒欣忻無任。本欲面公子。訴別來積感。奈兒之所天。乃嫉刻多疑之人也。以公子之少年。兒忘李下之嫌。就言衷曲。恐又將同阿婆適才疑兒者而見疑矣。況彼所處之地位。更有不同。所以倉卒間。兒祇得戒一親信老蒼頭。上岸躡之。探知公子卽寓居是處。兒趣歸逆旅。立啓行篋。檢淚箋。遣老蒼頭上之公子。公子兒之昔日未克明言者。實以此不得已之苦況耳。冀公子恕之。惟我姑娘此時尙

孤身懸居紐約。公子若將奈之何。琴香公子。自五年前。徵得霞姑死信。卽日懷慘淡。身住愁城。謝女魂遙空臨秋水。蕭郎思隔怯對春花。固以此生已矣。今聞小鸞詮述此一番離奇哀惻之史。始猶酸辛。繼則愕異。終又灑然而喜。至是乃瞿立謝小鸞曰。感卿多義。卿其勿悲。吾明日卽往美州。尋取卿之姑娘。天平天平。余今日何以能得有此佳消息耶。遂回視秋影居士曰。吾友。此中隱秘俱一洞悉。足慰吾意矣。雖然。霞姑之不死。果有此事耶。信不誣否。秋影居士無語。但首頷之。作微笑而已。

寂寞程生曰吾所聞西冷異簡事如此因具載之其後有傳說者則莫知孰是矣。或謂琴香公子往美州果尋得霞姑遂由亞麗司脫主婚成嘉禮更勸秋影居士納小鸞。或又謂琴香公子至美州竟未尋着霞姑小鸞終爲女冠而秋影居士則攜琴香公子往浙東依一老僧了度枯靜之生活云。

四冷吳簡記

一七四

孤雲傳

# 孤雲傳

序

當世界科學極盛之時。而前清末造。於學校教本外。絕少科學書印行。列賣標於新聞紙中者。以詩文集及說部爲大宗。僕戲稱之曰文學復古時代。然與時勢不相應。懼國運愈落。其後清社果屋。而民國代興。但其趨勢。至今猶然。余乃大疑。將中國人類。果在世界爲退化之人類歟。何其不順常軌而

發達。抑別有應歷之程境。故呈露此一種之現象。於是乃就文學之自身爲觀察。僅舉說部微窺之。覺二十年中譯著並陳。諸莊雜出。幻而爲天龍帝虎。屑而至米鹽醯醬。措大常語。所謂豪傑可推倒一時。心胸能拓開萬古者。真極中國前無宿例之奇觀。有之則在明清之交。今日流行社會之舊小說。凡爲文人學士販夫走卒相與雜取而消閑者。全傳短記雜曲彈詞。出於明季及清初之撰著。十居五六。則此抒發社會普通動作之談。似有深意寄焉者。將卽以訴末運而鳴新爽。

爲蛻成太平之一例歟。此與吾不合世界趨勢之疑問。固尙隔一翳。然而其所以忽焉致盛之故。足見已有所在。吾正取此說。心口相研究。白虛陳先生以舊刻於甲寅雜誌之孤雲傳。增撰爲足本。將單印行世。囑余序其端。余授而細讀之。以漢唐叢記之筆墨。吸入詩篇而夾叙之。自於現今名作中亦爲獨秀。又所敘事實。可累數十萬言。能歸納於一小冊。彌見詳盡。叙述之力量。亦足嘆服。然此卽余所稱爲文學復古。今之作者。類能近似。余所悠然意遠。而爲之躍如。及先生所自

言者。乃在其取義。傳中所言。固不過一種之哀情。然其高尚通脫之意態。自結合世界最新思潮。方有此岸偉鮮潔之奇。爲古人意境所未有。以視清季靡靡而述千年結晶之怪狀者。不啻如味且時忽唾露朝旭。文章能開新時代太平之一例。驗於尺簡短幅而信。從而復悟此固文學界之新文明。今之科學國。亦且文章明潔豐豔。十百倍其盛。我國短時間詩文集說部之印板獨昌。決非倒行復古。咀嚼舊文學之蔗渣送日者。其形成十六七世紀西國文學復古之狀態。卽以爲

科學繼盛之預備。彼則演此階段之進程於數百年。我將演之於數年。猶夫法蘭西三次革命。共和帝制。迭相間作。凡亘百年。我國複演。則以五年短期。事事皆備。此天演家所謂每演必複。彌演彌促者。似又足信。則今日猶未多見科學書。疑不合世界趨勢之翳障。當可盡撤。然而或然或不然。姑序於此小冊中。以驗方來。

民國五年十一月吳敬恆

孤  
靈  
傳

六

# 孤雲傳

白虛

張顛持僑寓江右。有故人童冠三者。統帶新軍。頗負時望。一日過張話舊談次。張無意取童摺扇展閱。上有細草書詠女伶小靈芝二絕。靈芝繼楊翠喜而起者。詩云。清歌入海百珠馳。繞國妖霓夜落時。花傍戰場紅似火。滿城又說小靈芝。自註。或言靈芝丹徒產也。復題二十八字云。秋娘死後廢琵琶。城上空留北府鴉。十載不歡鄉國事。江風吹動女兒花。又哭亡友三首云。狼山東去海雲寒。

萬樹枇杷擁一棺。從此枯桐收拾盡。不堪風雨向人彈。未遣頭顱  
入陣雲。九原遺恨此孤墳。國門處處多風雨。掩盡陰符且哭君。碧  
血藏來土未乾。百年城郭有餘寒。此身雖化干將去。心似洪爐在  
世間。又紀事二首云。花魂無主影徘徊。雲壓空山撥不開。話到傷  
心泣神鬼。墓門千載蘊餘哀。陰符夜向北風號。百丈花枝壓寶刀。  
窗底一燈紅似酒。飛鴻過盡雪蕭蕭。款暑孤雲錄舊書。法楚調自  
歌。不謬風雅。顛持不期失聲而言曰。詩雅近漁陽。何音吐之激也。  
末二首似於男女之間有隱恫者歟。冠三曰。是尙未知。然此人甚

奇特。吾爲語若身世。孤雲韓姓海門人。幼隨叔課村童。於塾執炊。役乘隙伴讀。業大進。旣冠。情苗怒茁。幾弗克自持。瞿然恐墮素業。時服黃芩支仁之屬。瀉心腎火。其刻勵如此。久之聞於鄉。鄉有狀元號四先生者。嘉其志行。索觀其文。大憚。薦諸官署充教讀。因稍稍得讀藏書。胸次漸廓。氣亦愈王。節假旋里。則就四先生門問奇字。時海內有四大公子。其一與狀元爲通家。獨嗜古錢。窮日摩弄。讀書會客不釋手。孤雲亦愛古銅器。因獲交焉。旋公子赴小站顏蔚亭督辦處。言孤雲才。馳簡招入幕。孤雲瀕行。往問四先生。以天

下之故語多博深切明。四先生送諸江干。忽拍孤雲肩曰。適語子者。乃播種於九幽之下。而收效於十年後者。京畿易觸忌諱。子其慎旃。顏爲吾舊交。英鷲靡倫。事之母披逆鱗。苟不爾者。吾事方長。恐爲子累。當絕子矣。語已遂別。孤雲既至小站。傲岸自喜。善刺人。隱微。卒忌於顏。將借端殺之。意洩。公子前。公子亟促孤雲速遯。會皖藩馮公。創練新軍。需北洋人才。電公子物色。公子以孤雲應。孤雲避險走皖。充督練公所文案。草擬編制新軍章程。大爲馮激賞。馮故詩人。見孤雲詩。益心許。宜城南門外有新葺大觀亭。臨江高。

聳。馮公收烈士徐錫麟遺物。陳設亭之側室。隱以誌哀。亭下爲元  
余闕墓。馮公謂孤雲曰。爲我撰楹聯飾亭。但定哀之世。宜多微言  
也。孤雲會旨。草二十二字以進。曰。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精  
靈不味。鑒茲蹇蹇。匪躬愚。馮公曰。善。未幾馮公去職。孤雲亦賦閒。  
或云聯語達都下。中滿酋忌。故罷官。自此孤雲生涯骯髒。流轉章  
門。偵吾有改革意。隸吾軍。充下士。吾察其不類。嚴詰所自。遂得實  
如上言。吾欲重用之。孤雲持不可。謂當以啓發兵心。自任。以長官  
語兵士。不若以兵士語兵士。爲親切有味。而易入。吾軍固多志士。

乃增精神講話一科。每休沐日。屬孤雲去講席。吾亦間竊聽之。其警語有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今日但有彈丸政治。又曰。今之社會。一般蝥賊。眼中止有金錢。胸中止有飯碗。爲害人羣。原來爲此。所謂姦而不雄者也。一旦擊斃其人。吾爲我鐵彈丸叫屈不少。又曰。敵在眼中。鎗在手上。如天與我語。如地與我言。如後有百千萬年之無限萬萬未來之同胞。一齊擁出。而此鐵彈丸躊躇又躊躇。以至於無可躊躇。然後機一動。功已成。直行所無事耳。又曰。怒而視人以目。諸君諸君。此時恰須注意。要罵且慢着開口。要打

且慢着動手。收斂我精神。相對視瞳人。呵呵。原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嚙。兩人頭戴的帽。是一般樣。身穿的衣。是一般樣。脚着的鞋。是一般樣。又曰。我之道德完備。天地神鬼皆來聽命。道德苟有一絲之可議。魑魅魍魎於我皆有發言權。又曰。蝥賊在前。我一粒彈丸出得槍膛。轟然一聲響。實合萬衆啼飢號寒。冤苦不平。聲以作此一聲響也。哥哥燈下磨槍。怒氣蒸絲絲短髮。血如繩。誓當共飲長城下。夜渡黃河百丈冰。弟弟長白山頭立馬時。雪深如海陣雲馳。與君一掃匈奴窟。爲執軍前人字旗。人字旗者。意不囿於種族。

政治之改革。當進爲人道戰也。其最沈痛之語有曰。自種之花。看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護之愈慘。淡孤雲每發一語。卽於軍心。種一善根。全軍無異諦聽。天竺大雄氏說法。吾所知於孤雲者止此。顛持曰。有是哉。曷介余一禮生佛。後數日。冠三挽顛持。會孤雲於百花洲之沈文肅祠內。冠三孤雲均服常服。不爲禮拘。顛持見孤雲神識精悍。有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之概。趨與握手道歡。孤雲卽曰。予已攜筆硯詩箋至。塵世茫茫中。得一知己唱和爲樂。乃覺無極。顛持曰。諾。視紙筆皆精絕。睨其硯有文曰。剖山得龍腹出肝。

入世磨黑滄海乾。置之沸鼎生微寒。是孤雲自銘其硯之詞。顛持  
曰。殘荷滿洲。余三人卽以寒韻聯詠。殘荷四律。正凝思間。忽傳有  
警電至。全城戒嚴。冠三孤雲倉皇歸營。顛持亦悵然返。至夜有電  
局友人密語顛持曰。那拉載滯相繼崩。天下方驚疑。今果有安慶  
砲隊熊成基之變。脫太湖會操兵響應者。滿漢之局。殊難定也。顛  
持聞而竊喜。喜孤雲之鐵彈丸。當發吼聲。是夜以後。軍警荷鎗梭  
巡。詰究行人甚嚴。而數日竟靜謐無消息。冠三忽來告顛持曰。安  
慶無事矣。吾乃見疑當軸。已撤差。行將他適。特與子辭。顛持太息。

贖之以詩。有虎經市口。應寒膽。蠶捲春心。欲化灰之句。亡何。顛持亦涉疑似。不獲宵居。治裝趣海上。道經建業。得寒疾。止王生家。病中閱海上報紙。劇場告白欄。赫然現孤雲名。演秋瑾遺事。深以其行蹤飄忽爲異。又私冀其能爲名優。造福社會。亟馳書。挽友詢虛實。心急不耐。候覆。卽媵以詩曰。莫使眼枯聊破涕。轉從心瘳一回。嗔。縣知忍俊不禁。意等是載胥及溺人。佛說我先入地獄。儒家道在植藝倫。願君覆面蓮華舌。報化恆沙億萬身。函發縈思數日。忽同時得兩函。一友復書。一卽孤雲述別後情事。并報一絕示意云。

千年還誦問天辭。人是三閩事已奇。來到沔池作精衛。可憐心事  
幾人知。顛持讀竟感嘆倍至。卽本其意規之曰。涼雨孤燈蓮漏沈。  
三閩天問怨何深。鶴鷓自昔難療妬。莫效鶻啼五夜聲。流光容易  
又屆殘年。王生私設一校。學子年假寧家。校內空無人居。顛持病  
久初愈。益耽靜穆。移榻入校。度歲念久未寄內子書。因奮筆云。載  
別幃房。遂淹星月。征車載露。逝櫂愁風。骸體摧魂。具如塵系。高柔  
夙志舛矣。中涂裴澤歡。悰翩其獨旦。欵枕憐儂之語。擁夢猶聞背  
燈招手之思。流波不息。心衣禁澣。薌澤襲而意消。手帕未乾。啼痕

覩而鼻刺。豈值霜鴻宵唳。始感羈人。鷹雉朝飛。能悲秋士。行旌肇  
駐。歸志已湍。機事多乖。輪蹄遂滯。葦藍盈掬。已過五日之期。蕭艾  
興懷。益信三秋之喻。鏡中愁睇。淚定盈眶。衾裏迴腸。恨應迸臆。嗟  
乎。不經獨寐。那知修夜不暘。未有離懷。誰識遙情。易感百年。且暮  
有幾。韶華五臟。陰陽豈堪。刀斧竟守宮。而且。且儂亦可憐。聽杜宇  
之聲。聲。卿宜且過。緘愁遙贈。甯紉心寫之詞。咒枕相呼。或有魂交  
之夢。寫竟。自翫書詞。過於豔綺。頗萌悔意。擬不封寄。而神思慳慳。  
就榻頽然而臥。比醒則孤雲兀坐案次。灼視書詞。顰蹙若有所思。

顛持蹶起曰。子何時至。得毋夢耶。因傳門者聲。不通報罪。孤雲曰。止。闍人導余入室。本欲呼君。余止之。以君病後須養息也。引眸得見手書。詳誦一遍。勸余遐想矣。顛持遽令十謝過。繼叩孤雲以何因緣至此。孤雲曰。海上伶人。多染猥瑣氣。難語大道。卽演藝亦鮮配角。以此興趣益索。至於蜚語中人。尙非所畏。今乘年終輟演之隙。已脫然誓不再入伶界。特來視君。無佗事也。顛持走告王生。王生固好客。卽飭役運孤雲旅裝至校。並道歉曰。歲闌事冗。無暇爲先生伴寂。茲得友如韓君者。樂共晨夕。走心滋釋矣。顛持亦深以

爲慰。年事已過。孤雲日漸頹喪。甚或竟日不一語。顛持恐其思深  
慮極。變爲狂易。時以詩酒陶其沈鬱。一夕孤雲持和章至上云。照  
眼光明爛錦才。綺懷譜與玉琴哀。阿婆三五誇年少。着意研硃滴  
粉來。紅樓旖旎競笙歌。銀榜雙雙掇艷科。甚事干卿春水皺。臨池  
弄影患情多。山雞舞鏡矜華藻。么鳳求凰苦寂寥。莫怪文君好眉  
嫵。琴心甘受馬卿挑。明姿大好趁芳時。芍藥蘼蕪結夢遲。山下東  
西混溝水。迷陽却曲儻何之。妝成鬧掃髻拋家。浪蕩東風舞袖斜。  
天上人間春去也。況論零落碧桃花。春閨銷盡玉關魂。冷落塵霄。

竝。掩。門。我。亦。陳。沅。甘。病。廢。藥。鑪。禪。榻。共。朝。昏。年。年。緝。緝。浣。溪。頭。刺。  
繡。何。人。筆。未。投。夢。裏。忽。傳。吳。已。沼。扁。舟。載。入。五。湖。遊。翠。袖。聯。翩。總。  
不。如。下。風。送。抱。引。瓊。琚。西。廂。倘。有。題。檢。集。願。增。雙。文。第。二。書。下。自。  
跋。云。楚。騷。香。草。美。人。肇。祖。於。鄭。風。衛。什。厥。遂。明。珠。美。女。花。燭。洞。房。  
絡。繹。名。篇。代。有。作。者。然。皆。以。無。題。之。體。抒。有。爲。之。言。厲。意。深。微。邈。  
乎。難。識。至。若。尋。常。贈。答。却。傍。香。奩。哇。徑。犁。然。波。瀾。不。二。者。蓋。自。我。  
作。古。無。知。妄。作。知。不。免。矣。顛。持。覽。已。喜。曰。子。苟。能。作。綺。語。氣。復。平。  
和。當。隨。春。至。人。間。萬。彙。昭。蘇。不。復。枯。木。倚。寒。巖。矣。孤。雲。曰。我。何。能。

璣人。所謂四海皆秋氣。一室難爲春者。吾似之矣。於是相與無言歸寢。時清廷方籌備憲政。國人有爲金鐵說者。日夕運動權勢。開國會。聲入孤雲耳。大憤。立成狂疾。常夜深獨登孝陵。哭弔。途遇巡警。則向之脫帽露頂。曰。吾短髮。迹涉嫌疑。曷捉將官裏去。得厚賞。巡警察其癩。揮之去。又常跪顛持前不起。唯曰。顛持救我。詰以故。曰。吾身週遭皆敵。皆嚙視我。顛持知其病深。力扶起。處以別室。擬扃之防他變。而意良不忍。旋孤雲果失蹤。城內外遍尋無着。恐其自殺。與三閭伍。乃懸重賞於秦淮榜人。及下關漁父。冀獲遺蛻。及

旬無朕兆。顛持至是始慟極而號。忽校役來報。謂有村女裝名傅影仙者。投刺求謁。顛持愕然。收淚延入。女容不勝清怨。顛持叩以來意。云是孤雲親屬。來覓孤雲。顛持梗咽告之。女若已知。不甚酸楚。惟曰。先生識高而交廣。訪尋自較女流爲易。敬謝先生。後此如何。勿令無告之人失望也。顛持曰。此吾責也。女起辭出。顛持目送其去。謂此女外表質素而神彩彌呈。淡遠非常女也。歷時旣久。孤雲不可得。女亦未再來。顛持陡失良友。久羈校中。體氣尙佳。遂別王生作黃山之遊。山遊數日。景物撩人。都別塵世。不禁穆然。有高

世。之。想。偶。憩。茶。亭。聞。左。室。嚶。然。有。呼。痛。聲。主。嫗。趨。入。問。狀。既。出。淒。然。自。語。曰。傷。哉。女。也。顛。持。問。女。爲。嫗。何。人。得。何。疾。嫗。曰。女。係。過。客。自。云。覓。壻。旅。此。將。彌。月。矣。日。昨。過。前。山。尼。菴。燒。香。歸。途。踵。爲。蛇。啣。嫗。爲。掇。草。藥。敷。之。想。毒。已。祛。惟。創。口。未。愈。耳。顛。持。斗。觸。女。事。則。曰。女。得。毋。傅。影。仙。耶。室。內。噉。然。應。曰。是。也。卽。問。老。嫗。曰。言。者。是。否。張。先。生。嫗。茫。然。罔。知。置。對。第。認。顛。持。卽。女。壻。色。欣。欣。然。顛。持。起。語。嫗。曰。嫗。毋。誤。會。吾。張。姓。固。識。女。耶。煩。嫗。導。入。省。視。嫗。意。猶。夷。似。以。爲。越。禮。影。仙。卽。內。呼。曰。吾。足。痛。弗。克。起。迓。請。先。生。勿。嫌。瀆。褻。入。室。一。

談。嫗始讓顛持入。女按榻斜倚壁間。舉手禮顛持坐。顛持曰。晤女郎後。竟無孤雲消息。今次遊黃山。亦半爲訪孤雲也。雖然。吾乃不審女郎與孤雲分際。胡屬而乃不辭辛苦。隻身跋涉至此。女郎能語我否。影仙曰。方仗先生福慧。求得孤雲。縱有隱秘。亦當檢舉。以告前在校未語及此者。以與孤雲前後情節太長。難以悉數也。嗟乎。吾不得孤雲。生復何味。所未卽死者。決孤雲祇有去路兩條。一自殺。一逃禪耳。自殺久無佐證。計必入山披鬚。故吾誓必走遍天下名山。非得孤雲不止。前月抵此。計將他適。不幸足傷蛇吻。阻吾

行期。適遇先生。天也。孤雲卽不在人間。吾亦應將此段痛史。俾先生知。且使天下後世知孤雲。非薄情。卽弱女子。亦非循情於虛。毫無真處也。先生適問吾與孤雲分際。胡屬。此語吾至難答。蓋以古今通禮繩之。殆無名義可言。實則無論何人。不能謂吾爲私奔。孤雲爲外遇也。先生聽之。吾蓋識孤雲於宜城市井中。而恩義逾於夫婦者也。吾幼劬學。復幸得師。於人有生之樂。粗能窺其真際。迨年及笄。相繼失怙恃。家政悉操叔手。叔嗜賭無賴。日比匪人。逾年蕩資垂罄。計無所施。遂中奸人言。給吾遷居。圖鬻吾於勾欄。吾灼

其奸計無術自脫。欲求援於縉紳先生。恐以細民家庭污賤之事。爲不欲聞。而平日往來者。非儂薄少年。卽忠實小販。舉無可託。於時思得一人。卽孤雲是也。孤雲常至吾對門之古董店。衣飾氣宇。似宦似紳。又似屠狗椎埋。吾謹識之。乘間得其僦居之所。曰綠雲樓。展轉由舊識女生手。獲覩其題樓詩。今爲先生誦之。千錢樓價。綠雲名。江雨山風占一城。牕外東流古彭澤。人家種菊祀淵明。吾既覩其人。復誦其詩。愛戀之心。不期油然時襲予。而弗能去。會圖鬻事發。知舍孤雲外。無可奔訴。遂急不擇禮。背叔逕詣綠雲樓。時

孤雲方擦古銅筆架。見吾突來。深致詫異。吾卽踞孤雲前。叩首不起。孤雲驚起曰。是胡爲者。吾曰。欲求賢者救耳。孤雲曰。吾不悉姑娘何事。曷速起語我。吾見孤雲言時。欲以手掖予起。而意殊蹶蹶。因曰。非得季布一諾。甯死弗起。孤雲蹙額仰視。隨頓足曰。苦我哉。今許姑娘。予力所能到者。決不少吝。吾聞言。泥首致謝。迨起立。孤雲禮吾坐於胡椅。自亦歸座。促吾陳述。仍執古銅筆架。以刷刷焉。吾時羞憤交縈。不知爲詞。頃之始發。吻曰。乞君恕我唐突。事非萬不獲已者。必不冒恥擾君。於是悉將叔謀。及所以重孤雲者。盡情

傾吐而微露奉託終身之意。孤雲聆吾言既已。頻點其首。微微自語曰。阿叔陰謀。尙無證憑。一難也。吾與姑娘。絕無瓜葛。從旁干涉。二難也。語止。舉首向吾曰。容當爲姑娘策之。吾聞言。殊失望。而樓下忽喧。戛震耳。孤雲趨立梯口。詰問。卽有人緣梯而上。吾視之。叔也。後隨惡少數輩。蜂擁入室。叔怒目作勢。指孤雲曰。卿本佳人。何爲作賊。孤雲氣憤斥之曰。汝何言也。叔卽指吾向孤雲曰。此吾姪女。爲汝姦拐匿此。非賊而何。孤雲方欲摘其奸伏。吾亦起立致辯。叔曰。此非與奸人論理地。語已。示意惡少。握孤雲髮。羣曳之去。叔

則推吾同行。擁至警署。警吏略詰顛末。卽備短文飭警士送吾輩至縣核辦。當由綠雲樓出至警署。又至縣署也。沿街行人。竚立爭望。相與譁然。謂爲姦案。指摘笑罵備至。好事者竟尾後。謂去聽笑話。時吾冤抑之氣。與羞怯之情。殊不能以語言形容。比達縣署。視孤雲。英氣稜稜。夷然弗以爲辱。鵠立移時。衙外梆子作聲。知事坐堂矣。點名人跪。孤雲植立不動。知事拍案曰。跪。吾聞拍案聲。肺葉如戰。風震震作響。羣役遂力按孤雲雙肩。跌其脛而膝屈焉。知事橫目作獍笑。向孤雲曰。汝何名。籍何所。孤雲不語。知事再詰之。乃

曰。汝第問案情耳。彼僮荒所控。果非誣者。照例辦我可也。我身在此。與名何涉。問之殊詞費也。知事曰。汝真刁狡。因頤左右曰。將紙筆去。令其自供。孤雲援筆草書數十字曰。不才是顏慰亭。欲殺之人。馮方伯。電調之人。傅影仙。乞援之人。餘情可問此女。書竟擲筆不顧。知事覩狀。知孤雲非可小覷。復念馮公雖去。餘威猶存。操切辦理。恐干未便。不如上稟中丞。得旨而後問。因卽宣告暫停審訊。俄而知事乘輿出。歸後復升座。促吾詳供。吾乃悉舉以告孤雲者。告知事。知事佯作盛怒。斥吾叔曰。汝欲逼賣胞姪。復辱好人。罪大

惡極。尙有何說。吾叔方欲言。知事已飭役板責二百。始曰。汝力不能自給。女在汝家。終爲汝陷。此人（指孤雲）俠義。有惠於汝姪女。配之甚善。吾叔聞而乞恩。知事曰。本官姑念汝貧。判給汝聘禮四十金。速具遵結。否則不汝恕也。吾叔不敢再言。如命具結。知事卽囑孤雲領吾歸。綠雲樓矣。如許繁重之案。霎時了結。後聞人言。巡撫雅重孤雲。卒以其傲慢官吏。不善趨承。棄之。然聞知事稟白時。俯首無語。繼乃太息。舉茶送客。知事既出。知巡撫意旨。而孤雲身分。果非無所繫屬也。故判結如此。至吾婚事。則無媒妁。無主婚之。

人無問名納采親迎廟見諸禮。僅得知事數語。主持草草完配。吾亦姑以權變。認爲適法。滿擬終事孤雲矣。嗟乎。先生試思。此後甯有變局耶。不意是夜孤雲請吾歸寢別室。吾意孤雲尙須諏吉成禮。不甚爲異。遲諸旬餘。寂無音兆。吾乃懷疑。第不敢聲。一日孤雲傳吾至樓上。兩人坐定。孤雲謂吾曰。予有要語奉白。此事關涉我躬。頗巨。願姑娘諒我。勿以爲薄倖。蓋予有隱痛。萬難如官家言。遽成眷屬。予已籌策至周。今幸貸得百金。聊爲姑娘養生之資。案牘具在。諒阿叔亦不敢再肆兇頑。姑娘可以毋慮。此邦不可居。予亦

將由潯陽入江西事吾事也。言已取一包裏趨前置諸几曰。此區區者。聊盡心力而已。願勿嫌菲。吾聞而失容。木然不知作答。少須。若有人語吾耳畔曰。此汝終身大事。汝已出火坑入大士蓮花座。何可墮落。於是吾神立定。智慧陡生。卽抗聲曰。君子思之。吾心本久屬君。吾身亦由君再造。婚媾之事。官主之。叔允之。君領之人。盡知之。天地鬼神。實昭鑒之。胡可中道捐棄。脫因賤質不足事君子。吾亦何力足進於君前。惟有投江以滅吾躬。決不累君子也。孤雲曰。姑娘毋悞吾意。姑娘在今世人羣中。可謂高抗有志節。卽風貌。

亦出世表。況於風塵中獨眷藐躬。吾卽無狀。甯弗知感。豈第感而已。實語姑娘。吾蓋欲以性命依姑娘爲終始者也。惟吾有難言之隱。苟匹姑娘。後此殆無倖理。吾不忍苦姑娘。故拂盛意耳。吾曰。君之隱衷。吾不敢叩。以意度之。或者欲肩國家重任。恐爲室人累乎。果使如此。亦非所難。吾少學刺繡。後於音樂圖畫之屬。頗有領會。若得一教習。便足自給。否則手壓針綫。爲人作嫁。亦可資生。不致累及君子。孤雲曰。言固不謬。惟尙有一節。言至此止。旋復曰。無已。爲姑娘述之。吾少時。父母卽爲議婚於平江之李氏女。名玉姑者。

曾致聘禮達數百金。吾年既冠。父母棄養。家亦中落。依叔爲生。叔爲吾治裝。囑赴平江成婚。既至。暫棲逆旅。訪李氏家在何許。欲致意焉。是夜忽有一女子。由後園排闥入室。詳審吾狀。叩吾姓氏。吾方驚疑。具以實對。女卽曰。禍至矣。速偕吾遁。予曰。天下那有此怪事。女郎何人。得勿中狂耶。女若頓憶一事。自擊其掌曰。予皇遽語無倫次。吾卽玉姑也。吾爲救君來此。內情容後言之。君毋致疑。可趣行。否將莫及。言已。竟以手挽吾。由後園出。約行數十武。見火光。矍然有十餘炬。由旁村蜿蜒而來。女曰。若曹來矣。吾導君趣至前。

山小徑潛行。予時百體無主。惟惘惘隨女狂奔。約十餘分鐘。至山腰。迴顧火光已集逆旅門首。予曰。果何事者。女郎曷語我。女喘息曰。此非可談地。恐其追至。若曹善山行。吾與君須窮一夜之力。過此山巔。再南向入萍鄉境。有官道可行。方免山中盜患。屆時再述可也。兩人於是無言。覓徑前行。有時草長沒踝。似有蛇噬。然奔避。而樹影幢幢。如逢鬼魅。吾無術壓驚。第頻頻咳嗽。以壯女膽。長行二時許。尙未至巔。女趾忽躅石而傾。噉然呼痛。而山鷗聞聲飛去。怪叫一聲於山空之中。毛髮爲戴。女似驚極。忘痛。捉吾襟曰。扶我。

緩行。予掖之起。挽其臂蹣蹣而行。移時至巔。女力已疲。行時如扶醉人。身體逾重。予亦兩腿麻木。遂相偎偃息草際。立時昏然入夢矣。忽聞大聲發於耳際。兩人驚醒。則一偉少年立前。叉手於胸。問曰。汝輩何人。乃於烈日中駢臥於此。吾始猛省爲翌日亭午矣。卽曰。遠方之人迷路耳。少年曰。此女係汝何人。吾茫然不知所答。女卽微語曰。此吾夫婿也。少年大詫曰。汝言是吾鄉音。曷云遠客。女曰。吾家固距此匪遙。吾夫則蘇產也。曰。汝何姓。家何處。女顏立變。不敢答。吾亦瞠目相對。少年乾笑曰。此拐騙私逃也。速隨吾去。詢

悉來歷。始許汝行。否則飲汝以彈丸也。言時示以手中小鐵彈。吾不敢拒。卽隨之行。途中語之曰。前途吾有仇家。去將不利。且吾一書生。渠亦一弱女。長途跋涉。業已疲荼不勝。何必苦吾空行。觀君儀表。似有血性。曷釋我去休。少年迴視吾曰。聆汝吐囑。似非匪人。顧汝謂有仇家。其人爲誰。有何仇隙。予目視女。令答。女僞爲不知。少年曰。此足證汝情虛圖脫矣。山跌有捷徑。再二時可到。先至吾家。當無所苦。未幾果至一小村。入室頗修潔。少年囑家人治饌。供吾輩午餐。食已。少年自出。女卽抵聲告予曰。少年亦吾婿也。予聞

而大駭。以疊受驚疑。已非所堪。今聞是言。知覺全失矣。女又曰。君勿爾。吾今語君以詳。先是予不知與君有婚約。見少年英俊。頗涉愛慕。少年王姓。名无咎。擁先業甚富。距吾家里許。爲人豪俠。自喜有勇略。手持鐵彈。擊人於百步之外。無不命中。此地百餘里。皆山谷。盜匪出沒其間。爲行旅苦。无咎常獨走羣山中。遇賊行劫。卽追擊之。無一倖免者。賊啣之次骨。無如之何。年來稍斂迹矣。吾家有急需。告无咎。悉能稱意而歸。吾曾病熱症。需犀角牛黃。近市無眞品。將不治。无咎爲走長沙購歸。值甚鉅。服之立愈。吾乃感无咎恩。

意至深。時吾父已棄世。祇有母及兒嫂。母兄將吾字於无咎。今春已納聘。吾方幸得所天。旋聞里人私議吾家無道。謂吾已配海門韓氏子。得其聘金。今忽壻王。爲人心澆薄之證。予聞而歸詰母氏。母曰。確也。第海門相隔千餘里。音信不通。存亡不卜者。業已三年。汝年事已長。豈能再待耶。予曰。茲事殊孟浪。胡弗先通一信。得實再議。未晚也。母曰。汝太稚氣。彼家何處。惟汝父知之。今從何處通信耶。爾時予遂無言。日昨君忽旅此。訪吾家世。爲吾兄知。恐事發莫收。亟與吾母密議。謂不如誣君爲盜。乘夜執而斃諸山間。藉杜

村人口舌。議爲吾竊聞。立奔告君速行。後度君莫辨山路。終爲所執。故決意與君偕亡。及遇旡咎。吾輒私心籲天。幸彼莫識。苟知其將婚之妻。私與外人夜逃。必立斃於其彈丸之下。吾一發吻。彼卽審爲鄉音。愈逼愈緊。故吾後此緘口不言。以有言將愈露真象也。予曰。彼已出外查詢。立可知狀。予仍死矣。玉姑曰。不如再逃。予曰。逃將安適。設追至。仍死也。玉姑曰。事苟至此。一任天數。今有隙可乘。豈能失機。坐此待斃。於是兩人復逃。至夜月色溶溶。絕無雲翳。山徑易辨。行反較緩。以體力不勝其倦也。行至夜深。計達山巔。尙

遠而骨節奇痛。玉姑亦然。遂不能再行。棲臥大樹下。雙眸乍閉。卽聞人至。視之。非他人。竟是旡咎。予知死候已臨。轉泯懼心。玉姑則手足均顛。齒相擊有聲。而旡咎已蹲於虬根上。從容語曰。君等毋恐。吾非害人者。事之端委。吾已盡悉。天之報施。真不爽哉。吾出門後。市口已爭傳李家奇案。蓋若輩來捉君時。臨行不見玉姑。頗疑其告密。趣抵逆旅。又不見君。主人謂適間似聞客房有女人聲。遂益信玉姑作祟。窮搜就近山谷。渺無迹象。疑或藏諸鄰家。歸叩鄰人門。已下鍵。頻呼久不啓。益信爲是。衆舉巨石撬門。擁入。見鄰婦

倉皇遁匿柴房。衆譴曰：是矣。卽入婦室，乃不見人。室有木製長櫃，內一好事者曰：豈匿此中耶？隨以手提之，甚重，捫之已扁。復以兩人舉而搖之，似有巨物傾側之狀。玉姑之兄阿虎遽曰：是宜昇諸山中，再以沸水澆之，令死，較妥便無痕迹。衆曰：善。遂如法而行。至今晨伏龍寺小沙彌下山汲水，瞥覩長櫃，疑中有寶物，喜告寺僧。啓視之，則赫然其師慧珠尸也。僧遂入市偵悉主名，欲訴諸理。衆方知慧珠與鄰婦姦通事，爲李家誤斃。迨吾詣市，李家已質得百五十金，賄僧寢事。吾念僧犯淫戒，以此殺身，阿虎狡悍，立成窶人。

均屬孽由自作。可不再加以懲創。惟將君之旅具。取置吾舍。不意歸後。君等又潛行。默念必係忌吾之故。惟吾平生行事。雖近暴烈。要亦因人而施。非絕不知大義者。玉姑重許於我。純是乃兄阿虎之無良。微特吾不知情。卽玉姑初亦不知前與君有婚約之事。及其知之。雖悔無及。然昨夜竟能救君出險。天性固是純厚。識力亦是不凡。吾方深致景仰。自愧弗如。豈有轉懷妒意之理。但此皎然心迹。未白於君前。君固謂吾爲暴徒。卽玉姑似亦未知我王旡咎爲頂天立地之男子。吾念涉此百凡。不顧惟以追得君等爲一絕。

大。事。行。時。亦。未。將。君。旅。具。攜。來。復。恐。君。不。肯。同。歸。吾。舍。故。祇。取。得。銀。餅。一。包。佐。君。兩。人。路。費。亦。聊。以。表。吾。敬。意。也。今。幸。重。遇。吾。知。免。矣。言。已。卽。置。包。吾。前。吾。兩。日。夜。疑。雲。片。片。至。此。方。盡。釋。願。以。无。咎。如。此。俠。義。而。玉。姑。出。我。於。難。恩。義。逾。重。不。期。男。女。之。私。盡。爲。敬。愛。无。咎。玉。姑。之。心。所。壓。因。曰。謝。君。盛。德。惟。玉。姑。終。當。屬。君。吾。不。敢。承。也。无。咎。曰。是。何。言。天。下。婚。事。甯。有。不。論。先。後。之。序。者。予。曰。非。以。玉。姑。屬。君。吾。心。終。弗。甯。貼。无。咎。曰。守。分。行。事。尙。胡。不。甯。予。曰。玉。姑。自。言。本。愛。君。君。亦。愛。重。玉。姑。以。愛。相。合。方。是。人。生。真。處。君。言。守。分。斯。

亦分也。无咎忽曰：玉姑殆哉！吾驚而迴視，見玉姑首枕土塊，瞳人突出，口角流白沫不已。罔知所措。无咎曰：待吾治之。卽以指甲力印人中穴。玉姑似略省痛，復施以推拿之術。玉姑能言矣。微語曰：君兩人何謂者？无咎告以故。玉姑默然。吾方欲理前說，无咎起曰：予不耐作宋儒語錄絮絮不休，益墮魔障。吾行矣。卽掉頭絕足狂奔而去。吾從後呼其再商，已不見影。予乃悵然若失。旋問玉姑曰：玉體少安耶？玉姑曰：然。予曰：茲事究竟在姑娘不能無詞。鄙人之意則擬於遲明護送姑娘歸无咎於理順也。玉姑忽搥其胸曰：嗟

乎。天何遇我之酷也。世間儘有不能解決之事。偏屬我身。我尙何說之詞。予曰。誠然。但天下萬事終有歸墟。一義姑娘亦第言其心之所安而已。玉姑曰。安耶。吾不知何者。謂之安。彼爲吾恩愛中之婿。君爲吾禮法上之夫。兩兩比較。吾乃無擇。予曰。愛情真也。禮法爲後起之義。吾意終以愛情重。玉姑曰。人生有眞人生。亦有坊坊者。古人不得已而設焉者也。吾可破乎。予驚。鄉女安得作此語。不覺愛之綦切。卽欲自承。而一念旡咎風義。玉姑情況。輒若有物在喉。梗不能吐。維時月冷空山。萬籟都寂。予腦極疲。至不能運思。玉

姑忽握拳抵地。切齒有聲。俄而喉際作響。噴血碗許。濺及吾衣。推之已暈。按額洪熱如焚。予大駭。復恨无咎不應速去。四顧無人。愴然淚下。繼思玉姑兩晝夜無停趾。備極辛勞。恐怖憂傷。均臻極地。山氣復中之病。乃暴發。无咎雖爲治愈。特偶然耳。今腦熱逾恆。非先降其熱度。勢將莫治。因亟覓山湖。以巾浸水令透。馳歸絞瀝滴其櫻唇。扶其首咽下。如是數次。再以溼巾覆額。良久微聞嚶然曰。吾死矣。予卽慰之曰。請少攝。毋慮也。玉姑無言。少須聲息都寂。手已如凍冰。吾乃大哭而曙。色已映滿山。遍尋得一樵夫家。浼爲市。

棺。草草瘞於南山之阿。碑碣都未具也。吾亦無心往告。旣兼取旅具。遂踽踽旋里。予經此。大創。心漸如止水。情波不揚。已三年矣。昨領姑娘。原非本意。第欲爲姑娘策萬全之地。又雅不願向獄吏。多發一言。故事。遂同默認耳。孤雲滔滔言此。吾竟不知爲詞。轉念不如一死。第思孤雲者。爲吾致愛最深。受恩最重之人。脫失孤雲。爲恫乃較死彌慘。於是吾計決矣。因含淚曰。謹如君言。遂別。自此日夜偵刺。孤雲行期。迨赴贛。吾遂毀顏喬裝。村女附之而行。孤雲從軍。吾卽賃居營門之左右。每見孤雲操練。體直志正。氣糾糾也。

追逐亦趨健異常。吾心滋慰惟孤雲。面容少黑耳值安息日。孤雲出外吾亦緊隨。故多知其所交。百花洲聯句之日。有女倚欄頻視。而君等不覺者。卽我也。此後之滬之宵。吾亦如之。甯校對門有雜貨店。校役常至店購物。吾卽託言候親。暫棲樓上。以故得知與先生爲莫逆交。且稔先生名。後聞孤雲失蹤。吾私尋數十次不得。始謁先生。今吾決孤雲尙未棄世。天涯海角終有握手談心之時。彼時孤雲縱或不諒。責吾前諾。吾亦聽之。惟全吾之真性而已。顛持曰。吾讀孤雲詩。固知於男女間。必懷隱恫。第其事不詳。莫由慰藉。

耳。雖然苦姑娘矣。既又曰。吾性本恬憺。與孤雲異。今孤雲覺悟轉頓。吾猶作汗漫遊。無所歸宿。時事日非。而雙親年邁。遠在西蜀。行將歸省。或者得遇孤雲於巫峯十二間乎。影仙曰。如此良佳。吾雖流轉無方。宜城女友。尙可代任轉遞書信之責。如得孤雲確耗。煩爲函示。因探懷中出手冊。用鉛筆書女友地址。裂交顛持。曰。先生來幾日矣。曰。三日。行期定乎。曰。遲明卽行。遂互道珍重而別。顛持既辭黃山。逆江西歸。行經巫峽。祇於想像間得一神女。更安從遇孤雲。抵家後。田舍依然。惟高堂白髮新添矣。偷閒數月。忽有事至。

叙府。叙府距峨嵋不遠。心嚮往之。迄事畢。遂往峨嵋。遊覽十日。覺景物幽奇。雄博。又過黃山。欲窮其勝。低徊留之。不忍去。偶於僧寮詢孤雲蹤跡。僧云。似有其人。小住。卽去。已經年矣。顛持聞而微喟。遊興遂消。擬作歸計。是夜山僧來告。西去十餘里。人跡絕稀。有瀑布。有石室。有急湍。如錢塘潮聲。有深潭。可瞰龍蛇影。有雲氣。霏雨如張華。蓋餘凡名山勝景。罔不畢具。若雅人深致。有會於迹象之外者。存乎其人矣。顛持心動。遊興復發。曉起裹糧。獨往。紆迴屈曲。境漸幽邃。小徑草封。祇辨路痕。一綫浮漾於前。再行。彌望皆青徑。

迺不見而坡陀起伏草滑幾傾稍憩則擇山勢斜處攀緣上升歷時半日僧語諸境欣賞過半念前無可投止不如過返稍留不盡之緣正欲蛇行忽有物曳其襟袖視之兩猿亟以蓋柄格之兩猿跳躍更捷接蓋擲於樹杪遂隨之曳入一洞洞窅黑莫卜其際迴環數折略辨迹象仰視微有隙光漏入度卽山僧所謂石室舉眸前矚彷彿有人再進有如山魅伺物肌膚爲栗近前灼視顛持忽連呼曰孤雲其人未答猿已竄去孤雲跌坐石磴手奉一物槎枒如古樹根凝神近窺是一髑髏顛持曰君在是耶何如此也孤雲

眸微啓曰。良友久別。無恙否。顛持復曰。君何爲如此也。孤雲曰。良友少坐。再談此地。猶是人間。非不可以落言詮也。與君別後。浪遊至此。得山靈氣。漸有所悟。遂日夜伴我。鬪髑髏。吾之靈魂也。吾生本富情感。故觸處皆生荆棘。欲除情感。至盡。又爲吾所不能。悠悠千古。芸芸衆生。吾將與誰語也。惟我鬪髑髏。能網羅一切人物。化而爲一。以衆生皆鬪髑髏也。與鬪髑髏語。不啻與衆生語。且與衆生語。或不省。或多忤。古人往矣。溯其言行。問不能答。來者又爲臭皮囊。所不能待。以是種種。皆不稱予心。吾與鬪髑髏言。唯否如一。吾與鬪

髻處語默如一。吾或持他義。髻容之。髻有違言。吾亦容之。而吾一縷飄蕩空際。不了之情。絲遂有所寄。而一室遂如大千世界。容我遊行。享盡無涯幸福。凡茲言說。君得毋如甯校中視我爲癩發耶。顛持曰。癩耶。吾以爲仙矣。願明心見性。何有於髻。是亦執着矣。孤雲曰。棄髻。髻亦髻也。顛持曰。茲理近立。吾不耐思。惟吾憶一事至奇。子其語我。吾過巫峽。古人所謂兩岸猿聲者。今乃無聞。入峨嵋。卽聞人言。某山峭壁嶙峋。亘數十里。有猿千百。似據險而守。見有行經其下者。間派數猿要於路。與以豆菽。卽去。否則擾

人不得行。若以利器殊之。猿羣則自上推巨石壓人立斃。以示報復。吾此行備豆菽一囊。果如人言。而得與君晤。亦由猿力。是果何故。孤雲曰。茲事含義。至顯亦至隱也。今不能告君。顛持曰。事本旁及。不告亦可。惟君心中尙有影仙否。此女貞潔無倫。似不宜絕之太過。因詳述影仙暗附孤雲至宵。及苦尋會於黃山各節。孤雲凝思有頃。舉觴餽奉。顛持曰。影仙根器頗厚。重見有時。煩爲轉致。謂見觴餽。卽見我也。又曰。夜氣將至。曷覓歸途。顛持意猶戀戀。良久乃去。旣抵家。藏觴餽於篋。函告影仙。後六年。顛持赴吳淞。厲友人

家。友。聞。篋。有。髑。髏。心。弗。謂。善。移。置。樓。軒。之。角。長。夏。鬱。蒸。顛。持。時。避。暑。於。蓮。華。寺。寺。旁。有。尼。菴。偶。於。後。園。忽。見。影。仙。隔。籬。與。語。云。黃。山。別。後。悟。孤。雲。涉。念。卽。至。善。於。目。見。遂。爲。尼。於。此。未。告。女。友。函。故。莫。知。髑。髏。可。一。見。了。孤。雲。緣。顛。持。約。明。日。送。至。遂。歸。是。夜。颶。風。由。非。洲。掠。台。灣。峽。撼。瀉。拔。大。木。覆。巨。舟。無。算。顛。持。寓。居。之。樓。軒。亦。倒。侵。晨。起。視。篋。已。無。有。僅。餘。數。木。片。狼。藉。於。十。餘。丈。外。走。告。影。仙。菴。已。傾。頽。影。仙。亦。杳。

白虛曰。有中國今日之社會。自有孤雲玉姑影仙其人。是三人

者。既爲今日社會中之一人。而又不適於今日之社會。雖欲不  
死。不禪。不尼。不得也。若狀元。若公子。若馮公。若冠三。若王生。若  
旡咎。甚若山中樵夫。茶亭老嫗。皆是善人。而尙有一二微適今  
日社會之質點。故其生也。無劇烈之痛。至影仙之叔。玉姑之母  
之兄。伏龍寺之僧。鄰家之婦。知事巡撫。則造成今日社會之中  
堅人物者。顛持以一身蕩漾其間。初未能戰勝此中堅人物。使  
孤雲不僧。玉姑不死。影仙不尼。而狀元公子馮公冠三王生旡  
咎茶亭老嫗山中樵夫諸可以爲善者。有以成其善。此顛持所

孤 雲 傳

以適成其爲顛持也夫。

五四

# 52  
104036

